裴多菲诗选

上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

裴多菲诗选

兴 万 生 译

上 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

PETŐFI SÁNDOR ÖSSZES MŰVEI

本书根据 Akadémiai Kiadó, Budapest, 1951 年版译出

裴 多 菲 诗 选

上 卷

（匈）裴 多 菲 著

兴 万 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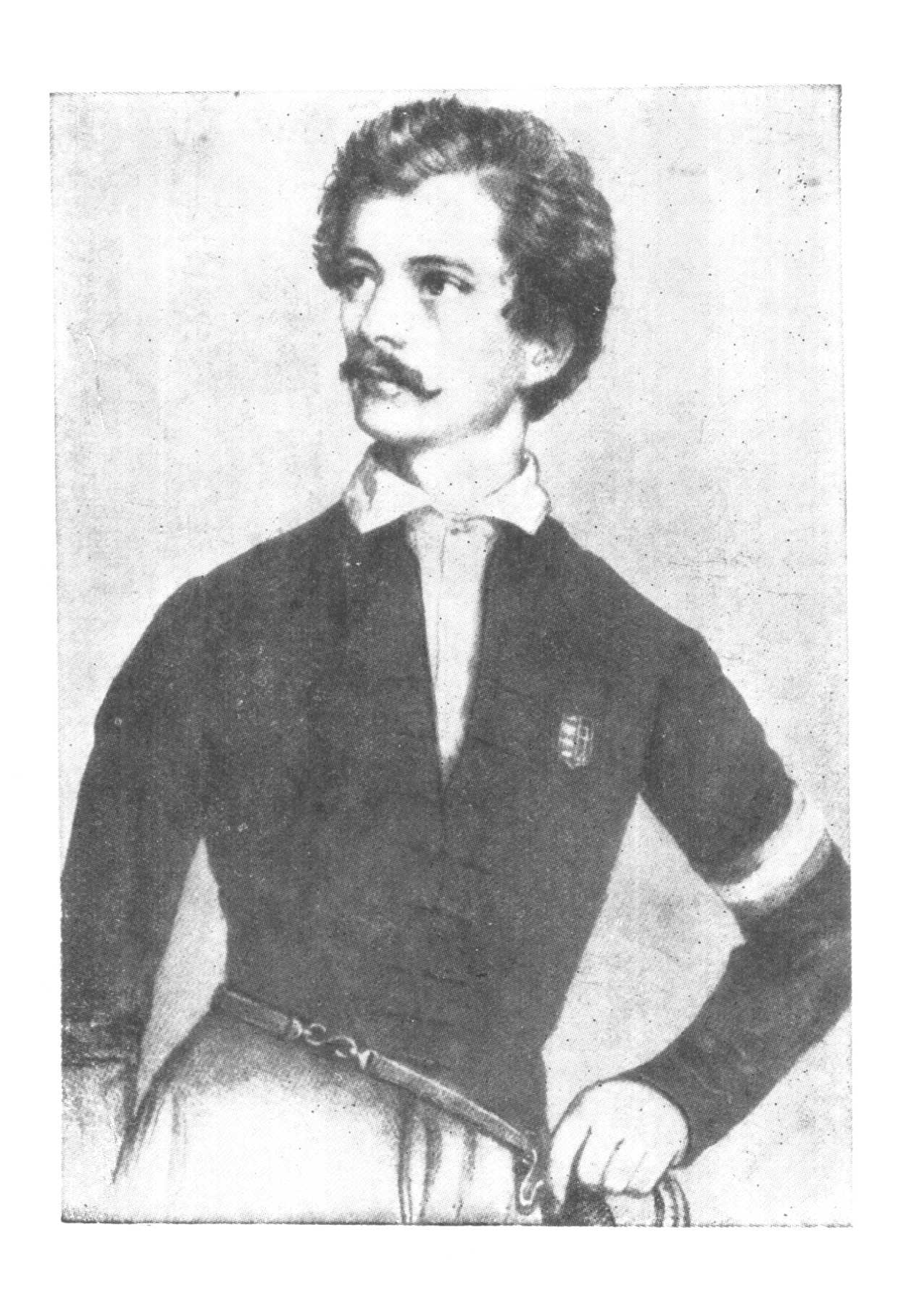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75 插页 5 字数 205,000

1982 年 1 月第 1 版 1983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26,501—96,500 册

书号：10188·236 定价：（六）1.20 元



裴　多　菲

巴拉巴士·米克洛什作



傍　　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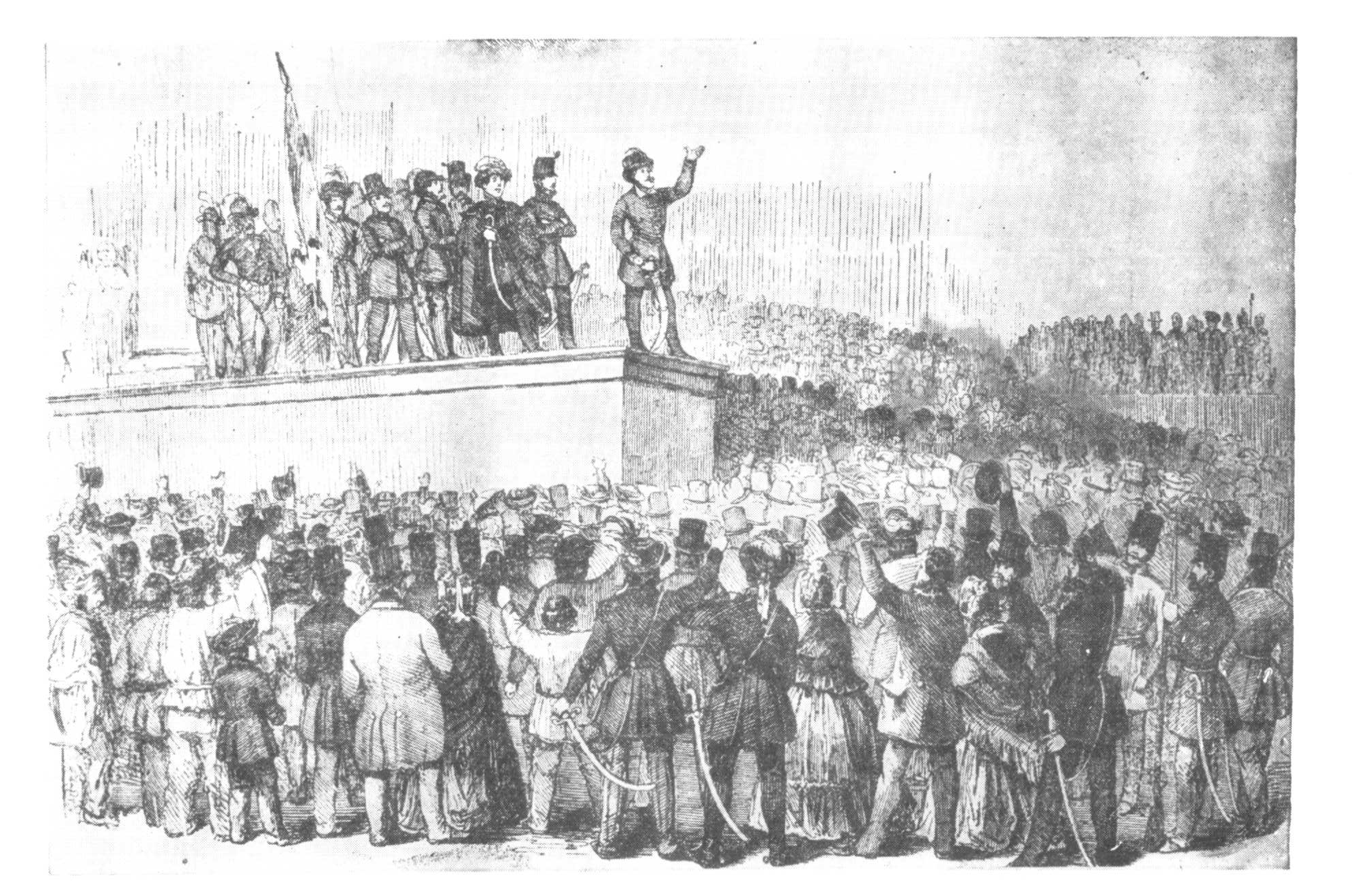
杨珂·雅诺什作

Petőfi „Dalaim" című költeményének utolsó szakasza, melyet a cenzor vörös ceruzával megjelölt, majd törölt szöveget.

Mellőzvén a törlötteket, kinyomathatik,

6/8 847

这是裴多菲《我的歌》的最后一节的手稿，被书报审查官路斯塔尔·卡洛依用红笔勾掉，并签署："删去最后一节，才可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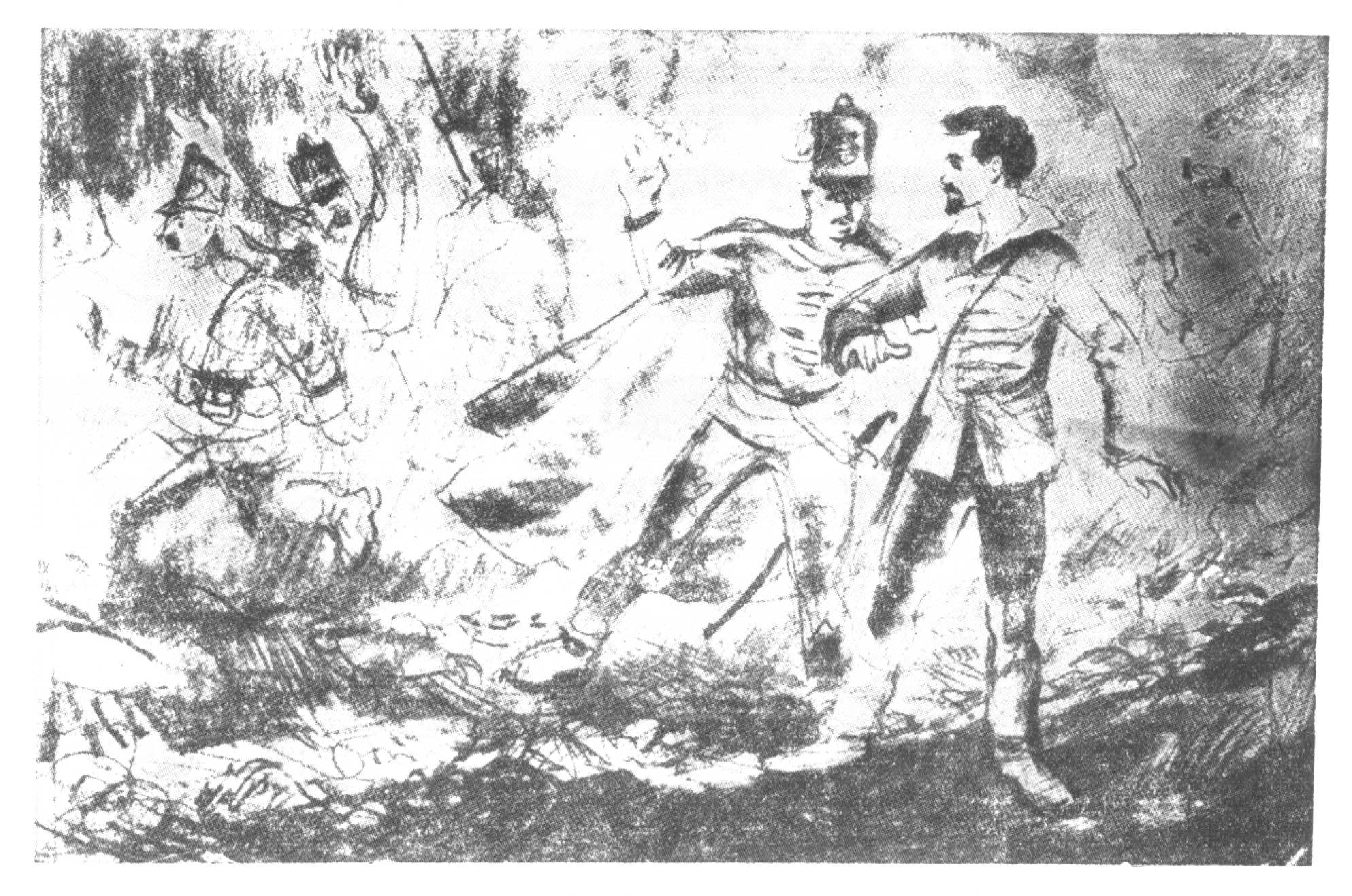
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裴多菲在民族博物馆前朗诵《民族之歌》



Bem . rajzolta Petőfi Sándor

贝 姆 将 军

裴多菲作



裴多菲被哥萨克兵俘虏

裴多菲的诗歌创作

裴多菲·山陀尔(1823—1849)是十九世纪匈牙利革命民主主义诗人，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杰出战士和歌手。他以诗歌为武器抨击封建势力，同时也曾手持武器奔赴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战场，同俄奥联军英勇奋战，最后为民族独立与解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死在哥萨克兵的矛尖上"。

裴多菲的诗歌不仅在匈牙利得到最广泛的流传，而且还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和欢迎。他作为一个战士的英勇精神，受到世界人民的敬仰和爱戴。他的诗歌传播的领域直到今天还在扩大；二十年前，他的诗歌已被翻译成五十多种文字。在我国，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就有了翻译介绍，在读者中广泛流传。

一 "只有人民的诗，才是真正的诗"

裴多菲出身于一个穷苦的屠户家庭。他自幼过着清贫生活。少年时代他做过演员，也当过兵。他乘驿车或雪橇浪游过很多地方。他夜宿在酒店、小客栈、军营和露天的帐篷里。这使他进一步熟悉了匈牙利下层的劳苦人民的悲惨生活，为他

的富于独创性的诗歌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裴多菲是在匈牙利古典主义浪漫派文学的影响下走上他的创作道路的。但是不久他认识到浪漫派文学脱离现实与单纯追求形式的倾向。他抛弃了他们的反动的政治观点，而只是接受他们诗歌里接近民歌的风格，并且向民歌学习，从民歌中吸收养料。他初期的作品，题材多是取之于农民、牧羊人、流浪汉和村姑的生活；在语言方面，则用大众化的口语进行创作（如《谷子成熟了》、《牧羊人骑在驴子上》、《傍晚》、《谁能让花不吐蕊》等诗）。直到今天，裴多菲的五十多首这样的诗，已经成了匈牙利的真正的民歌。诗人把活生生的劳苦人民的语言加以提炼，把民歌形式加以发展，提高为出色的艺术作品。但他没有用方言土语来充塞自己的诗歌。他用自己的诗歌创作的实践，推翻了贵族文学家们从来就轻视农民语言的观点，驳倒了他们认为"庄稼佬"的语言只能表达低级感受的论调。诗人用极流畅的大众语言、和谐的音调，把大自然的美、草原上的牧羊人、多瑙河与蒂萨河畔的渔夫、田野里劳动的男女青年，都描绘在他初期的诗歌里了。鲁迅称赞他"所著诗歌，妙绝人世"，主要是指他前期的作品。

在十八世纪后半叶的匈牙利，贵族地主阶级出身的作家们对民歌抱两种态度：一种是轻视，认为民歌登不了诗的"神圣的宫殿"，不过是低劣的民间产物；另一种却把它当作古董去欣赏，甚而追怀封建社会的所谓牧歌情调。这两种态度都是裴多菲所否定的。裴多菲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态度：他用民歌的形式写当代人民的阶级斗争。他在给科苏特的信中说过："在匈牙利人民中间，我的歌是为了争取自由的第一

课。"①

裴多非是劳动人民自己的诗人。自从他开始写作，他的诗就深深扎根于群众当中。他把完成的诗稿在小酒馆、大车店里朗诵，听取劳动人民的意见和接受他们的审查。他把下层劳苦大众的反应作为衡量自己诗歌优劣的标准，努力使每一首诗从内容直到形式都为群众所喜爱。一八四四年是诗人向民歌学习的丰收时期，除了民歌体抒情诗之外，这一年他完成了两部长篇叙事诗：一首是由四章组成的讽刺诗篇《农村的大锤》，另一首是用六天写成的民间故事诗《雅诺什勇士》（即孙用译的《勇敢的约翰》）。这两首长诗，不论在内容或形式方面，都是诗人向民歌学习的重要收获。

《雅诺什勇士》是诗人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长篇叙事诗。诗中的主人公雅诺什是一个勇敢而热情的农村青年，为了追求幸福生活和崇高的爱情，经历了颠沛流离的苦难和战场上死亡的威胁，他通过黑暗国、巨人国和渺茫的奥帕兰加海洋，终于寻到了幸福的国土、生命的泉水和忠实的爱人伊露斯卡。这部长诗的开头，基本上是写实的，后来故事逐渐发展到非现实的神话传说，给人以美好的向往。雅诺什勇士是以英雄的化身、道德的化身、理想的化身出现在我们面前。这部长诗的发表，给匈牙利文学开辟了一个新时期——即向民间学习的热潮时期，诗人赋予了民间传说以新的色彩和生命。这首长诗，使人感到清新、明快。诗人写出了富有浪漫色彩的英雄和世界，它成为鼓舞人民斗争和进步的力量。一九三〇年，鲁迅亲

① 见《裴多非全集》，第三卷，第六二一页，布达佩斯，匈牙利文版。

自校订了孙用译的这部长诗，在校后记中，鲁迅赞叹它是“匈牙利的一部杰作”。匈牙利著名文艺理论家卢卡契·久尔吉于一九四七年所著《〈多尔第〉一百周年纪念》一文中指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匈牙利出现裴多菲的《雅诺什勇士》和阿兰尼的《多尔第》两部长诗，在整个欧洲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卢卡契说：“这两部作品有它们的民族特色。它们的特色就是一八四八年匈牙利的社会基础和力量……雅诺什勇士的巨大教育作用，就在于产生在一个落后的农奴制国家和民族觉醒的土壤之上……”诗人于一八四四年所创造的英雄雅诺什，正是四年后，即一八四八年，在匈牙利革命战争中英勇鏖战的士兵们的综合形象。

在裴多菲初期的诗歌中，就已经渗透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虽然那时他还不是一个自觉的革命者，但是他的纯朴的心灵已深感祖国遭受奥地利殖民统治的压迫与贵族地主阶级的剥削。一八四四年开始，他的政治抒情诗《爱国者之歌》、《反对国王》、《贵族》、《琴与剑》等，就表达了他的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

裴多菲对人民争取自由的胜利充满信心，对未来世界充满美好的希望。人民的生活与斗争成为他的诗歌源泉，构成了他创作的主要题材。欧洲革命人民斗争的历史，深深地激励着诗人的思想，使他的诗歌越来越充满着不可遏止的激情。诗人热爱人民；诗人的心时时刻刻都同人民的脉搏一起跳动，一同呼吸。裴多菲诗歌的人民性，不仅表现在他采用民歌形式、使用大众口语进行创作，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取材于现实社会生活，无情地暴露和鞭挞贵族地主、教会、牧师和封建礼教，

唤起人民同旧势力进行斗争。我们探索裴多菲诗歌的人民性的问题，决不能只从诗的艺术形式这一面去看，还必须从他的诗歌作品在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影响以及它们所起的教育作用来分析。正如诗人写给他的朋友阿兰尼·雅诺什的信中所说："只有人民的诗，才是真正的诗。一旦人民在诗歌领域中成为统治者，那么距离他们在政治上成为统治者的日子也就不远了。这就是这个世纪的任务。"这里可以看出，裴多菲是正确地理解政治与文艺的关系的。

二 "最美丽的诗，我还没有写出……"

一八四五年四月，裴多菲辞去《佩斯时装报》的助理编辑职务，开始了一次长途旅行。他乘着驿车向喀尔巴阡山脚下前进，他几乎游历了半个匈牙利。同年夏天，《旅行札记》发表了。在这篇游记中，诗人除了回忆自己少年时代的苦难生活和讴歌祖国壮丽河山之外，主要是针对当时盘踞在匈牙利文坛上的封建复古主义的文学和作家进行了有力的讽刺、批判和揭露。这篇游记在某种程度上，曾受德国诗人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的影响。诗人有时兴之所至，感情迸发，描写得痛快淋漓。但是这篇游记是诗人前期的作品，写作本篇时，诗人刚满二十二岁。那时他的思想尚未成熟，他对祖国前途仍感到渺茫，所以他对旧社会的批判与揭露还显得不够坚决和透彻。

年轻时期的军队生活、到处的飘泊流浪，给诗人带来了无穷困苦。但是这也使诗人多方面地接触到了社会上各种不同

的人物，使他进一步了解到帝国军队里士兵生活的悲惨，正如他后来写的回忆性质的诗篇《士兵的生活》、《我偷望，向外偷望》等所记载的那样。

从一八四四年裴多菲生活在佩斯以后，他一方面看到了京城的辉煌、富丽和奢华，大贵族地主的趾高气扬，投机商人的牟取暴利；另一方面也看到了流浪在多瑙河桥头的乞丐、穷人的黑面包和眼泪，劳动人民的汗水和疲惫的身影。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裴多菲把布达佩斯描写成阶级矛盾表现得最为露骨、最为尖锐的城市。因此他在一八四五年写的《佩斯》一诗中就指出社会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修鞋匠的粗暴的打骂行动，
车轮下结束了穷人的生命，
小偷、山盗，还有投机商贩，
佩斯街头成了乞丐的大海。

诗人在指出上层社会的腐败之后，他的笔锋又转向京城生活的另一个侧面：

看哪！在天空晴朗的初秋，
穿得花花绿绿的小姐们出外郊游，
面颊涂着浓厚的胭脂，臀部凸起，
老爷们牵着狗儿游戏……

裴多菲把自己和那些享福作乐的贵族地主阶级对立起

来；他沿着平民诗人的道路前进，以平民歌手的姿态出现，无情地斥责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贵族老爷们。同时他对劳苦大众抱着无限同情，并号召他们走出“草棚”，团结起来打倒“宫殿”。

裴多菲诗歌创作中的鲜明的民主倾向，遭到了当时资产阶级文艺刊物《祖国的晨曦》的疯狂攻击。他们狂妄地宣称：“裴多菲把农民、牧羊人、山盗的粗野的语言带到诗歌的神圣的宫殿里来了。”更恶毒的是他们攻击裴多菲诗歌的民主主义精神，说“他在为无知的卑贱的人歌唱……”① 这些叫嚣丝毫阻挡不住广大人民对裴多菲的热爱。而且裴多菲越来越感到诗人责任的重大，他严格要求自己，坚定不移地前进，写下了《致十九世纪的诗人》、《我的最美丽的诗》等作品。他强调“每一个诗人都要同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前进！”要作家们正视“人民在斗争，受累，流汗”，要作家们率领人民大众，冲破千难万险，奔向“迦南”②。

他的诗是剑，是枪弹。他向谁射击呢？向那些残暴的贵族地主、牧师、律师……向奥地利皇室的统治者，向那些与时代背道而驰的一切反动的东西射击！他不怕资产阶级政客和文人的围攻，他毫不在乎反动批评家们的咒骂。裴多菲自信他所写的诗是来自人民，而且他宣布：“最美丽的诗，我还没有写出……”当匈牙利人民向奥地利皇室反抗时，那最美丽的诗才

---

① 转引自霍尔瓦特·马尔顿著《我们的旗帜——裴多菲》一书第二〇〇页，一九五〇年，火星出版社，布达佩斯。

② 迦南，巴勒斯坦及其毗连腓尼基一带的古称。《圣经·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八节中称为“流奶与蜜之地”。

会产生：

那时，我就用闪光的剑锋
在一百条生命中写下："死亡"！

什么人爱他，什么人恨他，诗人在一八四七年一月一日写的《〈诗歌全集〉序》中说得最为明白："……绝大多数的读者坚决拥护我，而绝大多数的批评家却坚决反对我"，读者与反动批评家们之间的意见相距之远，正说明了裴多菲诗歌创作的正确道路。

一八四六年春天，裴多菲组织起"十人协会"，它为后来形成匈牙利第一个作家团体"青年匈牙利"奠定了基础。同时在裴多菲领导下，出版了进步的文艺刊物《生活景象》杂志。这正是欧洲革命前夜，标志着诗人走向革命的开始。在裴多菲起草的作家团体的纲领中，提出改造社会的政治主张："我们不要在国家这只破鞋子上，永远用补钉上面打补钉的方法来修理了，我们要把国家从头到脚修饰一新……"这就是说，要反对资产阶级化贵族温和派的改良运动，要争取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彻底实现。他以政治诗为创作的主导方向，陆续写出许多号召人民群众起来打倒统治者的诗篇，例如《贵族》、《匈牙利的贵族》和《我的歌》等作品。在《我的歌》一诗的最后一节中，诗人号召奴隶们起来砸断铁锁链：

还忍耐什么，受苦的奴隶们？
为什么不起来，不砸断铁链？

只是等待着……难道上帝的恩惠，
能把铁链从你们的手上锈断？……

这是《我的歌》最后一节，发表时被出版审查官用红笔勾掉，因为它正打中了统治者的要害。

裴多菲歌颂人类的尊严，强调"男人，应当有男人的骨气，不要象傀儡一样软弱无能"。诗人相信人民的力量，他把奴隶比作"囚笼中的狮子"，它的自由虽然已经失掉，但它仍然无比骄傲，在皮鞭下它毫不屈服。囚笼中的狮子成了诗人心目中的英雄。诗人以动物本能的反抗比作被奴役人民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给人以巨大的鼓舞力量。

三 "我觉察革命之来临，有如狗之觉察地震"

这一时期，欧洲各国的革命浪潮无时不在冲激着诗人的心灵。但是裴多菲在革命前夜曾一度陷于孤寂和淡淡哀愁的绝望中。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组诗《云》和其他几首诗上，例如被鲁迅引入《野草》第七篇《希望》中的《希望之歌》和《旅行书简》中的裴多菲的名言"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这说明，不管是绝望，还是希望，都是骗人的，即无所谓希望，无所谓绝望。在绝望中闪烁着希望的火花，在希望中蕴藏着绝望的恶运。裴多菲的短暂的"淡淡的哀愁"，正是作为劳动人民忠实的儿子向法国革命欢呼，却又为寻求民族解放而找不到出路的苦闷时期。

欧洲各国的革命浪潮，特别是国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冲去了裴多菲短暂的孤寂，使他振奋起来，向革命迈进。一八四七年一月一日，裴多菲将自己的诗歌编辑出版，写了《〈诗歌全集〉序》这篇著名文章，并写下了《自由与爱情》的革命箴言："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白莽译）这首诗是诗人走向革命的第一步，是向革命发出的誓言。诗人用凝练的语言，集中表达了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志士们的共同心声。诗中的三个因素（生命、爱情与自由）在匈牙利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对于青年们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曾起过积极的教育作用。

值得提到的是裴多菲的爱情诗。他的爱情诗在他整个诗歌作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就抒情诗的数量来说，约占总数三分之一。今天我们怎样评价这些作品，它们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又在哪里。他的前期的爱情诗，有些显得主题不够深刻，甚至有些无病呻吟。这些前期作品数量不多，现在看来，并无真正的社会价值。他的后期的爱情诗，几乎全部是写给他爱人森德莱·尤丽亚的。这些爱情诗是健康的，真实的；它一方面表达了青年人的纯真的爱情，另一方面无情地揭露了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特别是他的后期的爱情诗，渗透着强烈的政治内容，例如《九月的最后一天》、《一个念头在烦恼着我》、《告别》等作品，充分表现了诗人思想发展的一个过程。在蜜月期间，他写下了《九月的最后一天》，诗人预料自己将为革命死在战场上；象忠于祖国一样，将永远忠于爱情。裴多菲的后期的许多爱情诗，都是在紧张的战场上写成的；甜蜜深沉的回忆与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向往交织在一起，使这些爱情诗永

远不失其价值。

一八四八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的一年，是席卷欧洲各国的革命浪潮日益高涨的一年。马克思说："1848年革命强迫欧洲的一切民族表明态度：是拥护这次革命，还是反对这次革命。在一个月内，已经成熟到能够进行革命的一切民族都进行了革命"①。革命的火焰最早是在意大利燃烧起来的，接着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捷克、奥地利也先后爆发了革命。由于诗人对欧洲革命前途的正确认识，他为革命的来临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并写下《冬天的死亡》、《暴风来了！》等革命诗篇，他问祖国人民：

在鞑靼和土耳其统治时期，②
为保卫世界，我们鏖战到底；
现在假如有了那伟大的工作，
我们能不能保卫自己的祖国？

于是诗人向苍天狂呼：

匈牙利人的上帝哟！你打个信号，
暴风雨来临前，你让我们知道……

这暴风雨来临的信号就是三月十三日维也纳爆发的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第三三七页。

② 这里指的是一二四一年至一二四二年间蒙古人经过匈牙利国土去侵略欧洲，以及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时期土耳其人侵入匈牙利。

命；这天晚上，裴多菲写下了著名的《民族之歌》。由于匈牙利四周被革命的火焰包围，最后，汹涌的革命浪潮冲到了匈牙利，爆发了著名的三月十五日佩斯起义。

这是裴多菲领导的、有学生参加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市民起义。这次革命的目的是废除封建制度和把匈牙利从奥地利统治下解放出来。除《民族之歌》外，裴多菲还写了《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大海沸腾了》、《把国王吊上绞架！》等革命诗篇。起义群众在三月十五日清晨，集合在民族博物馆前，裴多菲当众朗诵了他的《民族之歌》，并占领了兰德纳印刷所，夺取了印刷机器，冲破书报检查，印出了裴多菲的《民族之歌》和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改革的《十二条》。同时在裴多菲领导下，砸开了布达监狱的牢门，释放了工人运动领袖谭启奇·米哈依①。

裴多菲的《民族之歌》印成传单，它是争取出版自由以后第一次印成的印刷品，"它是匈牙利自由的第一个吼声"，成了三月十五日革命的战斗口号。诗人提出了那个时代的最突出的问题："作自由人呢，还是作奴隶？"于是诗人这样高声呼喊：

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
是时候了，现在干，还不算太晚！
愿意作自由人呢，还是作奴隶？
你们自己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

---

① 谭启奇·米哈依（1799—1884），匈牙利政论家，工人运动领袖。曾创办《工人报》，组织工人罢工，于一八四六年被反动当局逮捕下狱。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匈牙利社会，民族压迫与阶级矛盾已达到白热化程度。奥地利皇室的压迫与连年的自然灾害，使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民过着难以忍受的痛苦生活。农民骚动此起彼伏。裴多菲把自己的一切希望同革命人民紧紧连在一起；他把奴隶们看成是能够使腐朽的社会求得再生和更新的唯一的力量。诗人相信奴隶们自己是能够解放自己的。在意大利一月革命前夜，他以自己敏锐的政治眼光判断未来，他说："我觉察革命之来临，有如狗之觉察地震……"① 裴多菲高举民主革命的大旗，率领祖国人民迎接暴风雨的来临。

按匈牙利文的原意，《民族之歌》也可解释为《国歌》。实质上，在奥匈帝国与霍尔蒂统治时期，《民族之歌》在匈牙利人民的心里，已成为非正式的《国歌》了。这首诗是采取匈牙利古老民歌的形式写成的：

向匈牙利人的上帝宣誓，
我们宣誓，
我们宣誓，我们
不再继续作奴隶！

裴多菲看得十分清楚：三月十五日佩斯起义是准备阶段，称为"思想革命"，因为残酷的斗争还在后面。从此，他的诗篇

① 根据裴多菲的战友阿兰尼·雅诺什的儿子阿兰尼·拉斯洛所写的回忆录说，裴多菲在一八四七年经常到《佩斯新闻》编辑钱盖利·安道尔那里去阅读外国报刊。有一次裴多菲对钱盖利说："你不相信，革命就是快要来临了！但是，我觉察革命之来临，有如狗之觉察地震。"

洋溢着对祖国火一般的热情和对革命前途的无比关怀。这一时期，他写了好多革命诗歌，例如《自由颂》、《大海沸腾了》、《拉科治》、《国王与刽子手》等，其中《大海沸腾了》一诗，表现了作者对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对人民力量的确信。诗人不仅把匈牙利人民起义比喻成“沸腾的大海”，而且也意味着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家的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诗人以他锐利的眼光看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和对革命前途的判断，说明了“船在水上航行，水在船下翻腾，可是水永远是主人翁”这个人民起义必胜的真理。

佩斯三月革命后，迅速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人民起义。佩斯人民用棍棒击落了悬挂在政府大厦正面的、象征武力的帝国双头鹰国徽，在大街小巷和多瑙河两岸筑起一层层堡垒，贝凯什州和乔纳第州的起义农民以武力占领了贵族庄园和牧场，冲进档案馆，烧毁了全部的公文和地契，并将土地平分给贫苦农民。马克思在《〈科伦日报〉论马扎尔人的斗争》一文中指出：“匈牙利是从三月革命时起在法律上和实际上都完全废除了农民的封建义务的唯一国家。”① 裴多菲见到全国农民起义的大好形势，在《革命》一诗中大声疾呼：

亲吻，痛饮！一面大旗已经升起，
我们欢呼：那是千百万奴隶起义。

大贵族地主阶级惧怕人民的革命力量，不得不放弃一部分权利，以求得“缓和”。裴多菲十分清楚，从压迫者手中争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第三六三页。

“平等”，必须采取革命的手段，以武装斗争代替议会斗争。在佩斯起义后不久，资产阶级化贵族议会温和派代表们组成二百人的代表团去维也纳，要求奥皇回到宪法的轨道上来。裴多菲坚决反对，他在三月十七日《日记抄》中写道：“请愿是多么可笑，现在不是手拿天书，而是手执军刀走向宝座的时候了。”裴多菲十分清楚地看透了自由妥协派的投降主义政策。他的笔锋一直指向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在他的《愤怒的箭头射出去！》一诗中，对国王提出了警告：

国王，我们告诉你吧，
我们当了好久的傻瓜；
现在我们聪明起来了，
把国王的头踩在脚下！

三月革命爆发以后，裴多菲的诗几乎象日记一般地记载着革命的发展。匈牙利人民把革命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佩斯人民把奥地利反动政府派来匈牙利镇压革命的刽子手朗伯格① 吊死在多瑙河桥上；维也纳起义群众把奥国的陆军部长拉图尔② 吊死在路灯杆子上。裴多菲看到人民的这种英勇行为，写下《把国王吊上绞架！》一诗，大力赞扬这种革命行动：

---

① 朗伯格·费伦茨·弗利普（1791—1848），奥地利反动军队的将军。他受奥皇旨意前来匈牙利镇压革命，一八四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佩斯人民把他从车上拖下来，并把他吊死。

② 拉图尔·切奥托尔（1780—1848），奥地利反动当局的陆军部长，镇压维也纳人民起义的刽子手。一八四八年十月六日他被维也纳起义群众抓住，在陆军部门前的路灯杆子上把他吊死。

人民啊！这才显示出你们的力量，
你们干得太好了，干得实在漂亮！
可是，你们还要干最后一下——
　　把国王吊上绞架！

…………

你们想把树上的枝桠一气折下，
可是春天一到，又抽出了新芽；
你们要连根拔，你们要连根拔——
　　把国王吊上绞架！

这一时期，维也纳宫廷和匈牙利政府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大，并走向公开分裂。巴江尼政府垮了台，国会成立了以科苏特为首的国防委员会，并把全部政权委托给它。科苏特成了匈牙利人民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真正领袖。

这时裴多菲正着手写作革命性十分强烈的长诗《使徒》。这部长诗是裴多菲后期总结性的作品。它描写一个抱崇高理想而未能实现，终因谋杀国王而被判处死刑的革命者的一生。《使徒》是匈牙利人民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光辉的诗篇，它是诗人创作思想发展到最高峰的标志，说明作者始终沿着平民诗人的道路前进，为人类谋求幸福。作者在赞扬长诗的主人公锡尔维斯特时说：

你是一盏灯，你给别人送来光明，

你就这样耗尽你的一生。

长诗反映了广大人民的美好愿望和理想社会的壮丽图景，对当时人民革命，起了鼓舞和教育作用。我们从长诗的内容来看，《使徒》融合了诗人三个不同时期的特点：第一，他早期的短暂的悲哀和对旧世界的仇恨(1846年)；第二，对他的妻子森德莱·尤丽亚的忠实的爱情以及诗人预料到他在为祖国尽忠后民族所面临的灾难(1847年)；第三，革命浪潮高涨年代(1848—1849年)的激进精神。从《使徒》的内容来看，裴多菲是熟悉法国革命史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利叶、欧文的思想以及圣-鞠斯特的《革命精神》一书，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布朗基对裴多菲的思想发展，都曾起过相当大的影响。在为自由而斗争的年代，他把布朗基作为革命的先驱倍加崇拜；在诗人的写字台上，经常放着布朗基这位激进的革命家的雕像，作为他自己信仰的象征。《使徒》中的主人公锡尔维斯特不正是在布朗基主义指导下进行革命活动，而幻想以"少数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来达到革命目标的革命家吗？《使徒》写得很有气魄。在这里，裴多菲的抒情与叙事的艺术得到了巧妙的结合。这是与裴多菲思想的发展有关的。长诗的故事情节富有强烈的戏剧性。结构严密、紧凑，语言朴素、明快，具有散文的美。长诗中出现许多优美的诗句或片断，与人物、环境、事件都有密切的联系。有时诗人抒发自己的感情，有时借正面主人公之口倾吐对未来世界的憧憬，抒情味十分浓厚。诗人对人物的心理，人物活动的环境、时间、季节的描绘等等，都写得十分自然。

四 “我是杀人的工具——兵，同时我也是一个诗人”

一八四八年秋天，奥地利侵略者向刚刚获得解放的匈牙利进攻。伟大的爱国主义战争开始了。这一时期，席卷欧洲各国的革命风暴已经处于低潮，只有匈牙利人民孤军奋战，拯救革命。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地注视着匈牙利革命的进展。他们对匈牙利人民的英勇斗争精神给予很高评价，对匈牙利人民，对这个“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最后的英雄”，抱着莫大的希望。《新莱茵报》每天都报道从匈牙利战场上来的胜利消息，同时无情揭露反革命报纸所散布的谣言。一八四九年一月，在恩格斯回到德国以后所写的许多文章中，着重指出匈牙利人民的胜利的国际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匈牙利革命的性质，作出天才的判断：“匈牙利战争很快就失去了它最初所具有的民族性质，……具有了真正全欧的性质。”① 作为诗人和革命战士的裴多菲，也清楚地看到他祖国所处的地位，他在《死亡来临了》一诗中写道：

前进吧，前进！高举你的大旗！
祖国啊，整个欧洲跟着你进军，
祖国啊，现在你是全世界的将领……
鼓舞人民前进，你起着巨大作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第六一三页。

一八四九年三月间，在贝姆将军指挥下，匈牙利军队节节取得胜利，奥地利的反动军官克罗地亚总督耶拉契奇从布达佩斯率军逃往维也纳。匈牙利军队乘胜追入奥地利境内，直抵维也纳城下。恩格斯写道："总而言之，再过几天，无往不胜的马扎尔军队就会驱赶着强大的奥军的残部，胜利地进入维也纳，并且永远消灭奥地利君主制度。"① 裴多菲于一月十五日重返贝姆军队，作为贝姆将军的少校副官，同贝姆一起制定军事作战计划，一同骑马巡视战场。他一手拿笔，一手紧握军刀，参加了消灭奥地利皇室的大血战。由于贝姆将军利用山区丛林和丘岭地带的有利地形，大力开展游击战争，在很短时间内将奥军几乎全部驱出特兰西瓦尼亚。诗人紧张的战斗生活并未使他停止写作。他的《战歌》、《老旗手》、《作战》、《革命》、《走上神圣的战场》等作品，成为匈牙利民族革命史上不朽的诗篇。同时诗人还写下一组《战地通讯》的散文，无情地揭露了侵略者的残暴、怯懦和愚蠢。

一八四九年夏天是匈牙利人民灾难深重的时刻。激战刚刚过去，瘟疫遍及全国，诗人的父母在不到两个月之内先后死于霍乱与伤寒。这年夏天，资产阶级化贵族温和派的代表们走向反动，同敌人暗地勾结，甚至公开投降。这一时期，诗人狠狠地揭露了投降派代表人物戈尔盖将军和梅萨洛什军事部长的卖国路线。由于匈牙利军队部分指挥官的投降，也由于奥地利反动政府又向俄国沙皇求援，在巴斯凯维奇这个刽子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第六一二页。

指挥下，俄国十四万大军同奥皇的二十万大军向匈牙利发起了新的联合进攻，革命进入了最后阶段。一八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裴多菲在瑟斯堡战役中英勇牺牲。

裴多菲只活了二十六岁零七个月。但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却给世界人民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更为宝贵的是，他给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留下了敢于同侵略者作斗争的革命精神。他作为一个诗人，一直被公认为是匈牙利的最优秀的抒情诗人。我们从裴多菲在战火中写的诗歌里听到了激越的军号声和战马的嘶鸣。一个世纪以来，匈牙利人民一直把他当作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一面胜利的旗帜！

五 裴多菲在中国

在我们中国，鲁迅于一九〇七年所著《摩罗诗力说》一文中关于裴多菲的评论可能是最早的介绍。关于翻译裴多菲的诗，相当早就有了译文。一般认为，裴多菲诗第一篇中译是鲁迅于一九二五年引入《野草》第七篇《希望》中的《希望》一诗。其实，根据近年来一个粗略的调查，在鲁迅之前，就有了两首译诗。第一首诗的中译，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栏中，是雁冰用文言译出的《匈牙利国歌》即《民族之歌》。第二首诗的中译，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四期上，是沈泽民译的《唯一的念头》即《一个念头在烦恼着我》。一九二二年沈雁冰（茅盾）翻译了他的小说《私奔》，发表在《小说世界》创刊号上。一九二三年一月号的《小说月报》又发表了沈雁冰的论文《匈牙利爱国

诗人裴都菲百年纪念》(当时译作"裴都菲")。两年后，即一九二五年，鲁迅翻译了裴多菲诗五首，在青年中流传很广，影响较大。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奔流》第二卷第五期中，有革命诗人白莽翻译裴多菲诗八首，这是在鲁迅提议下翻译出来的。一九三一年，孙用根据世界语译本迻译了裴多菲的长诗《勇敢的约翰》(原名《雅诺什勇士》)，鲁迅用很多精力为这一译本校定字句，并介绍出版。一九五一年，孙用又译出了《裴多菲诗四十首》，一九五四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孙用译的《裴多菲诗选》，这是裴多菲诗转译中较好的一个本子。

裴多菲一生写了八百多首短诗和八首长篇叙事诗。此次编译他的诗选，第一卷收入短诗一百二十首，约占短诗总行数的三分之一。选译的标准，以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描写革命战争的政治抒情诗为主，同时也选入了他前期少量的讴歌爱情、描写大自然风光和根据民歌改写的抒情小曲。通过这个译本，让我们更多地读到他后期的政治诗，了解匈牙利人民在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同奥皇和沙皇俄国英勇鏖战的精神。第二卷收入《雅诺什勇士》和《使徒》两部长篇叙事诗。这两首长诗是裴多菲的代表作，是他全部叙事诗中最长的两首。就诗的行数来说，这两首诗几乎等于其他六首诗行的总和。

裴多菲写格律诗，也写自由体诗。他的格律诗写得非常严谨，例如《九月的最后一天》、《一个念头在烦恼着我》、《民族之歌》等作品。为了传达原著的格律，我最初翻译裴多菲诗的时候，采用了闻一多先生所提倡的"格律体"。这样尝试的结果，有的地方势必损害原作；于是我回过头来，采用另一种方

法。首先是一字一句地译成散文，最后是"诗化"。所谓"诗化"，就是加工润色，调整格律、音步与字数的过程。为了保持原诗的面貌，翻译格律诗的时候，我只求押大致相近的脚韵，实在押不上的，也不勉强。每行的字数也不相等，只要大体上整齐，读起来上口，也就行了。我翻译自由体诗时，基本上都是直译，原文的抑扬顿挫随着音节的起伏而变化，这在汉语中无法表达，所以我的译文只求字句精练一些，让它自由去吧。

匈牙利诗歌原来深受拉丁语诗的影响。到了裴多菲的时代，匈牙利诗歌达到了一个高峰；而裴多菲完全摆脱了拉丁语诗的束缚，建立了真正的民族诗歌的韵律。关于裴多菲诗歌的韵律问题，匈牙利学者写有专门论著。我的译文仍是一种尝试，不妥或错误的地方，希望翻译家和读者指正。

我翻译裴多菲的作品，还是二十三年以前我在布达佩斯大学念书的时候。一九五七年暑假，在匈牙利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我译完了裴多菲的长诗《使徒》，一九五八年暑假我又重新整理，并将译稿寄给小说家艾芜，经他转给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王任叔同志。他们编辑部同志的意见，让我再译几十首短诗，出一个较厚的本子。由于时间和能力的限制，一时未能译出。到了一九六三年，他们就单独出版了《使徒》。这二十多年以来，我几乎将裴多菲的重要作品都翻译了出来。此次编译他的两卷本诗选，应该收入的长诗未能全部容纳，待将来有机会还可以扩大他的选集的。

翻译过程中，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戈宝权同志的热诚帮助，近两年来，又经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同志

就中文方面进行加工润色。在此一并致谢！

兴万生

一九七八年九月，于北京。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六日，补充修改完毕于北京。

《诗歌全集》序[1]

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隆重的日子。今天是一八四七年一月一日，——我已度过了二十四个年头了。我已经是成年人了！过去我有这样一个习惯：每逢新年（它也正是我诞生的时刻），为了送旧岁，总想留下一点可纪念的玩意儿。今天，我不仅回忆起最近过去的几年，而且使我回忆起我的一生——特别是我所走过的创作道路。也许我不会失去这样的权力：在出版我的《诗歌全集》的时候，让我为它写下《前言》之类的东西，写下我的生活中不同阶段的感受，让可敬的读者共同享受我精神上的幸福。我以我的诚挚把它们记述下来，可是这伪善的世界怎能通过和接受它们呢？然而我又何必去过问！我宁愿以诚挚获得一百个敌人的攻击，也不愿以伪善获得十个朋友的赞扬。啊，在我的心目中，诚挚是一个人的最高的品

---

① 《〈诗歌全集〉序》是裴多菲在一八四七年元旦写成的；可是序文完成后，《诗歌全集》由于书报审查机关的严禁，当时未能出版。裴多菲在这篇序文中，提出了自己的诗歌主张，提倡把诗歌送到人民中间，并为他们歌唱。也就是在完成《〈诗歌全集〉序》这一天，裴多菲写下了格言诗《自由与爱情》，它成了诗人走向革命的里程碑。《〈诗歌全集〉序》是诗人为他的诗歌全集写的，这里作为这部诗歌选集的序言。

格，我的善良的天使把它赠送给我，放进我的摇篮的襁褓里，我又要将它用寿衣包裹起来，带进我的棺材里去。

在我们的文学中，批评家与读者对我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比对任何一个作家都多得多。绝大多数的读者坚决拥护我，而绝大多数的批评家却坚决反对我。过去和现在使我经常考虑的是：真理究竟在哪一边？过去和现在我的结论已经下过：真理在公众那一边。公众！我所指的公众是读者，而不是剧院里的观众。读者与公众之间是有着很大区别的。我是说，如果不以同等的尺度来衡量，读者有可能迷误，或者忽视某个作家，而又可能对某个作家予以注意。这些情形都是可能产生的。整个社会的气质不完全是邪恶的，这一点我们不能怀疑！

仅在一年以前，批评家们就给我造下了各种困难，企图把我革出教籍（他们自己这样叫嚷）。他们给我带来了许多不愉快的时光。谢天谢地！当我看见新的泰坦神① 设法把我战胜，并把俄萨山和伯利翁山② 压到我身上来的时候，我将挺身而起，愉快地以笑脸相迎。现在，每个批评家都把自己看成是古罗马最高的神祇丘必特之流。让他们对着奥林匹斯山耸起眉毛，瞪起眼，即使他们把全身的汗毛都动起来，奥林匹斯山也还是牢牢地立在那儿。

为什么他们那样坚决反对我呢？尊敬的读者，请你们相信：他们的野心实在太大了。他们企图毁灭我。我自己晓得

---

① 据希腊神话，泰坦是天神和地神的子女，共十二人，力大无穷，曾与天神斗争。

② 俄萨山和伯利翁山都是希腊北部帖萨利境内的高山。

他们为什么攻击我，可是公众却不十分清楚。我要揭露他们攻击我的那些丑恶的动机。我取下他们头上戴着的纯洁的、善意的钢盔，但我并不把它打得粉碎。当读者们厌恶这些可耻的家伙的时候，他们就会在耀眼的军服下面露出狞笑的嘴脸来的。那么，我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我所主张的一切他们为什么反对呢？关于这一点，我非常清楚地辨别他们中间哪些是坏蛋，哪些是骗子了。

我不是袒护我的诗歌，为它们争荣誉；不，不管我的诗歌是好是坏。假如我的诗是好诗，批评家们的举动更显得蠢笨；假如我的诗是坏诗，即使我怎样袒护它们，也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我有一颗诚挚的、坦率的心，我也不是一个不虚心的人。现在我提出四点来谈——这四点就是他们经常对我诽谤的题目：韵律坏、节奏不整齐、粗俗、卑贱。

高贵的先生们所谈论的并不是匈牙利诗歌的韵律和节奏。他们在匈牙利诗歌里寻找拉丁语诗的韵律、德国的结句法；这在我的诗歌里是没有的，这是事实；我就不必详尽地说了。匈牙利诗歌的节奏、韵律至今还没有固定的形式；如果可能，让它向前发展……慢慢地固定下来吧！这就是我的见解。批评家们在诗歌的韵律和节奏的争论过程中，向我大嚷大叫；我想将来诗歌本身也许把我带入最完善、最纯正的匈牙利诗歌的形式中去。

关于我的诗歌中的卑贱……啊，它正是我反对那些诗人先生们的庄严的宣告。他们对我施行可耻的诽谤。在我的良心的裁判桌前，我勇敢地说：我不认识那些怀有比我更崇高思想和情感的人。我从前这样写，现在还是这样写：写我想到的，

写我感受到的。批评家们对我的控诉，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沉重，因为这是非常不公正的责骂。当我的眼睛转向我所要表现的对象，转向我所描写的人物身上去的时候，我感到我获得了自由。从而我得出了结论：诗歌不是大老爷们的客厅，只有穿着华丽的衣服和穿着光亮的皮靴的人才可以走进去；不！诗歌是一座神圣的教堂，那些穿着破皮靴的人，甚至赤着脚的人都可以走进去。

关于我的诗歌中的粗俗，这是事实；这也使我感到沉重，但是大可不必惊异！上帝没有赐给我这样的命运：在温和的岛上我伴随着夜莺的歌声、树叶的低语声、淙淙的流水声，歌唱我的宁静的幸福和悲伤。我要在战场上消磨我的生命，在沸腾的战场上受尽苦难。美丽的往昔的影子，被扼杀了的希望的残骸，成了对我今日的讽刺。我的缪斯女神只能在失望的女巫中间歌唱，她象一位国王的女儿居住在被群兽和妖魔所盘据的奥巴兰加海洋①中的孤岛上边一样。粗俗并不是我个人的过错，而是属于这个世纪的过错。每个民族、每个家庭、甚至每个人都有自己内部的纠纷。自从中世纪以来，人类向前发展了；人们的身上披上了衣服，而且越来越文明了。然而有些人却希望穿上另外一种服装，它是那样瘦小，紧紧地粘在胸部，压得穿衣服的人呼吸迫促；最后连他自己都感到不舒服了。一个高大的青年，却穿上了小孩子的衣服，这一点他自己都感到羞愧。啊，人类就这样堕落下去了。从外表看来，这

---

① 匈牙利民间故事中经常出现的海洋，意思是遥远的地方，非现实世界所有的地方。

个世纪是那样的沉静，它象一个极普通的、脸色苍白的病患者一样；但它内部却埋藏着即将爆发的火山的烈焰。这个世纪就是这样，难道我能采取其他别的态度吗？我呀，我是这个世纪的忠实的儿子！

兴万生译

内 容 提 要

裴多菲·山陀尔是匈牙利著名的诗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这部诗选，上卷包含他的有代表性的抒情诗一百二十首。他描写匈牙利人民一八四八年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的斗争，以及一八四九年反抗俄奥侵略军的斗争的重要诗篇，基本上都收入在内。此外，还选入了他讴歌爱情和赞美大自然的热情洋溢的诗篇。

下卷介绍他的两首重要的长篇叙事诗。《雅诺什勇士》是根据民间传说，描写雅诺什的浪漫和神奇的经历，以及他和伊露斯卡的坚贞的爱情。《使徒》写的是革命者锡尔维斯特探求人类解放、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的历程。但是在那个时代里，他的理想无法实现。他最后被捕，在刑场上结束了悲壮的、战斗的一生。

目　　录

一八四二年

一八四三年

一八四四年

一八四五年

一八四六年

一八四七年

一八四八年

一八四九年

一八四二年

多瑙河上

河流啊，狂怒的风和航船，
残暴地撕破了你的胸膛！

你胸膛上的伤疤又深又长！
它象征着人生的无比灾难。

船影消失，风暴躲入群山，
你的伤好了，又仍然顽健。

假如人们的心徒然爆烈了，
哪里有灵药能把伤痕医好。

一八四二年八月，克莫隆。

我第一次扮演的角色[1]

我成了演员。第一次
我登台表演，
在舞台上我第一次
露出我的笑脸。

我表演得非常得意，
微笑从我的心底涌出；
啊，我不知什么缘故，
表演时我失声恸哭。

一八四二年十一月，塞凯什-法黑尔堡。

---

① 裴多菲的朋友苏伯利·卡洛依在自己的日记中，准确地记载了这首小诗产生的背景。他说："裴多菲昨天晚上在佩斯民族剧院里第一次演出，他扮演的角色是《李尔王》中的傻子。他哭笑变化，很不自然，看来他是没有演戏的才能，但这对裴多菲来说是极其高兴的了；因为他渴望已久的登台演戏的愿望，如今已经实现。"裴多菲在一八四三年三月五日给包依卓·尤若夫的信中说："我不知道您对我的《我第一次扮演的角色》一诗有何意见？如果能够发表，那我高兴极了。因为它是我走向生活的第一个纪念。"

一八四三年

秋天来了

秋天来了，鹳鸟飞向远方，
边缘地带已经是严寒；
鹳鸟飞了，飞向别的国度，
那里的太阳比这里的温暖。

嗳，鹳鸟啊，什么缘故呢，
你竟把异乡视为祖国；
可是我的鸽子，你离去了，
我不懂得：到底为了什么。

从我的童年直到我的壮年，
我一直对你怀着信念；
我的心里没有秋天和春天，
却永远燃烧着夏天的火焰。

鹳鸟啊，你向谁飞去了呢，
难道他心里没有冬天？
我宣誓，我的美丽的鸽子，

我对你永远不会留恋。

鹳鸟啊，假如你飞回来了，
怎能寻到百花的春天；
嗳，可是你为什么回来呢，
这里已是一片荒凉的坟场。

一八四三年三月十四日以前，克奇克梅特。

寄自远方

多瑙河边有一座小屋，
啊，它多么使我留恋！
我每次想起它的时候，
泪水就流下我的两眼。

我本想在那里长年居住！
但是希望却赶着我前行；
我的希望的翅膀拍击着，
使我离开了故乡和母亲。

当我响着告别的亲吻，
双亲的胸膛却燃起怒火，
我的这滚滚的眼泪啊，
无法将他们的怒火熄灭。

母亲用颤抖的手抱住我，
哀求我留在她的身边；
假如那时我看清这虚伪的世界，

我就不会流落在异乡。

美丽的希望恰如启明星，
照耀着未来的仙女的花圃；
当我走上了流浪的道路，
我才知道我走上了歧途。

未来的希望带给我的痛苦，
如今我能够向谁来诉说？
自从我跨上这荒芜的世界，
我就在荆棘丛生的路上奔波。

……现在有熟人回家乡了，
带什么消息给我的母亲？
老乡！要是打我家门前路过，
不要忘记进去问候一声。

告诉她：儿子在外很走运，
请不要过多地为他流泪！
啊，假如她知道我的下场，
这可怜的女人就会心碎！

一八四三年五月，包兹奥。

一八四四年

贵　　族

把那恶棍吊上鞭刑柱吧，
用棍棒把他的罪恶清算；
他偷，他抢……鬼知道
他还干了些什么勾当。

这恶棍却反抗着叫喊：
“你们不能打我！
我是贵族……你们没有权利
鞭打一个贵族老爷。”

受辱的祖先的游灵呀！
你可听到那咒骂的话？
现在他不在鞭刑柱上了，
他已被吊上了绞刑架！

一八四四年一至二月

啊，我应该干什么呢？

啊，我应该干什么呢？
今天喝的酒实在太多。
我几乎喝光全国的酒窖，
然而我还是这样干渴。

为啥上帝不创造奇迹？
让蒂萨河[1]水酿成美酒；
纵使我就变成多瑙河，
让蒂萨河向我心里流！

一八四四年二月，托卡依。

① 蒂萨河是匈牙利境内第二条大河，流入多瑙河。

歌

婴孩在摇篮里哭号，
保姆却摇荡着摇篮；
她唱着最熟悉的歌曲，
为那孩儿催眠。

婴孩嘶哑地哭号着，
哭出了人生的苦难；
我唱出新的歌——一首接一首，
这才使婴孩入眠。

一八四四年一至二月，德布勒森。

我在家的一个晚上[①]

我和父亲放怀畅饮，
他的酒量可真行；
这老人酒兴一来，
满满大杯一饮而尽。

我很久没有回家了，
没有见到我的父亲；
时间过得这样的快，
父亲已是白发老人。

我们纵谈家常和志愿，
任凭舌头翻来翻去；
我们谈了很多很多，
最后谈到我登台演戏。

① 一八四一至一八四二年，裴多菲和他的父亲曾一度脱离父子关系。裴多菲流浪在布达佩斯街头，后来又在民族剧院里服务一个时期。一八四二年，裴多菲成了全国著名诗人了，他回到故乡探望父母，这首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

他对面坐着一个
叛逆之子，一个演员；
时间并没有改变
他对戏剧的偏爱。

“唉！演戏多么下贱，
这是人生的一场喜剧！”
这话在我的耳边震响，
长时间不能消去。

“你在外长期挨饿，
把你学来的显示一手；
我看你是不是学会了
平地上翻跟斗。”

我得意地谈论着戏剧，
因为我成了演员；
而我那暴躁的父亲，
却听得感到厌烦。

我继续给这位老人
吟了一首饮酒歌，
他嘿嘿冷笑一声，
这也使我感到快活。

他从来没有想到
他的儿子成了诗人，
在他的心目当中，
诗人、演员多么卑贱。

我并不感到奇怪！
他一辈子不动脑筋，
因为他只懂得剁肉，①
到死头发不脱一根。

我们斟满了酒，
互相祝愿，碰杯……
饭后我开始写诗，
他却倒在床上打盹。

可是我亲爱的母亲，
向我提出上百个问题，
这使我不得不停下，
停下我写作的笔。

问题摆出一大堆，
向我问东问西；

① 裴多菲的父亲彼多洛维奇·伊斯特万是屠户出身，所以作者这样讽刺他的父亲。

母亲的这些问话，
却给我无限慰藉。

我象透过一面镜子，
照彻了这老妇的心：
在世界上最爱我的人，
还是我的母亲！

一八四四年四月，多瑙沃则。

在水波上

我乘着一只小船，
奔腾着滚滚的波浪；
我的前额流着汗水，
我只拚命地划桨。

妈妈，假如你看见我，
你一定会大声叫喊：
“天哪！……船要翻了，
难道你不怕死亡？”

爸爸，假如你看见我，
你也会大声叫喊：
“魔鬼拖你去了，
撕碎了你的衣裳！”

一八四四年四至五月，多瑙沃则。

阿伏德大平原[①]

啊，你阴沉的喀尔巴阡山！
松涛滚动，尽是浪漫奇景；
我只是惊奇，但我不爱你，
幻想也未曾在山谷中飞行。

山下是一望无垠的大平原，
那是我的祖国和我的家乡；[②]
我的心象一只出笼的山鹰，
我看见大平原向远方伸展。

这时我的想象长上了翅膀，
在地上驰骋，又窜上云间，
从多瑙河到蒂萨河的奇景，
长久地微笑着向我凝望。

① 阿伏德大平原，亦称下匈牙利平原，指多瑙河与蒂萨河之间的广阔低地，为匈牙利农产区之一。

② 裴多菲生于吉什-克洛什村，它是阿伏德大平原上的一个村庄。

在悬挂着彩虹的天空下面，
小喀萨①的牲口铃丁当作响；
中午，吊井杆向高空伸去，
立柱又分成两叉伸向青天。

马群奔跑，嘶叫着，追踪着，
大风中传来得得的马蹄声，
牧马童们忽长忽短的吆唤，
又一阵阵甩动清脆的鞭声。

田庄旁，一阵微风吹来了，
将饱满的麦穗轻轻地摇晃；
麦浪起伏着，闪耀着金光，
有如王冠射出灿烂的光芒。

暮色苍茫中，一大群野鸭
窜出苇塘，向过路人走近；
由于受惊，它们飞上了天空，
芦苇被大风吹得唰唰摇动。

在草原深处，田庄的近旁，
有一所倒了烟囱的孤零酒店；
山盗们去克奇克梅特②赶集，

---

① 小喀萨是阿伏德大平原上的牧区，以产牛、羊、马等牲畜著名于欧洲。
② 克奇克梅特为阿伏德大平原上的一座农业城。

路过这里停下来歇脚打尖。

在黄沙地上，在酒店近旁，
生长着一排排矮小的白杨；
尖叫的茶隼在枝头作巢，
它们不怕孩子们任何惊扰。

枯萎的羽茅草长满地面，
草原上的马兰花开得耀眼；
晌午，炽热的太阳照耀着，
一条条蜥蜴在草丛下纳凉。

远方，天和地连接的远方，
暗淡的果树林沉睡未醒；
在烟雾笼罩的树林后面，
城市教堂的塔尖高耸云层。

壮丽的大平原，我多么爱你！
我生在这里，摇篮把我摇荡。
在这里，尸布将蒙起我的脸，
坟墓将隆起在我的尸体上面。

一八四四年七月，佩斯。

傍　晚

太阳西沉，
寂静来临；
流云之间，
微风飘荡；
苍白的月光
投射着银箭。
废墟之上，
浮动着幻影。
城市的人们
欣赏不着
乡村里的
美丽晚景！
青年男女
漫步路上，
手挽手儿
开始歌唱；
树荫后面
一只夜莺

陪同他们
低声歌唱。
园子后面，
牧笛声响；
一群牧人
生起篝火，
围着火堆
团团而坐；
牧人吹起
悲哀的牧笛；
牛马迟行
迂回草径，
踏着露珠
吃着嫩草。
有谁轻轻
推开园子
后面的门；
洁白的天使
怀着幸福，
象箭头一般
飞向牧人；
他们拥抱，
他们亲吻。——
那是谁呀，
是谁呀？

是他的情人。
多么幸福，
尽情笑闹！……
噢，世上的人，
有谁知道？

一八四四年七月至八月，佩斯。

大自然的野花[1]

你们吼叫什么，咬什么？
咬我吗？这群可恶的狗！
我把一块食物丢给你们，
让它牢牢塞住你们的喉头。
温室里的瘦弱的小苗儿，
被你们残忍地一气儿割下。
我是无边的大自然中的
一枝色彩艳丽的野花。

你们在教训我怎样作诗吗，
粗大的棍子向我头上打来；
在学校里我受够了这份气，
如今我就把教训一下丢开。
假如我竟依赖你们的原则，
我的诗歌无疑会受到败坏。

---

① 一八四四年十二月，卡萨尔·费伦茨发表文章攻击裴多菲的诗歌，本篇就是为了回击这位批评家而写的，发表于十二月第二期《佩斯新闻》。

我是无边的大自然中的
一枝色彩艳丽的野花。

好挑剔的孤独的骗子们啊！
我的花不是为你们开放；
你们是腐朽的枯萎的杂草，
会在我的身边渐渐腐烂。
有人嗅到我的清香的花味，
向我走来，在我面前跪下。
我是无边的大自然中的
一枝色彩艳丽的野花。

啊，你们离开我去吧！
我愿生活在和平的宁静里；
我的诗歌没有更大的成就，
可是你们的攻击却徒劳无益。
你们走来，想折断我的花？
你们慌慌张张地向我走来了，
如今我变成了大自然中的
一枝多刺的艳丽的野花。

一八四四年十二月，佩斯。

巴尔大叔

巴尔大叔这样开始谈论，
歪戴着破皮帽，
骄傲地说道：
“嗐，实在糟糕！
为什么我要娶个老婆在身旁？
没有老婆日子过得更会舒坦；
我赶走了她……她在外流浪。”
他言行一致：怎样说就怎样干。

巴尔大叔后来这样谈论，
帽子不歪戴了，
态度还是骄傲：
“嗐，实在糟糕！
赶走了老婆日子更加不好过；
我的财产在她手里日渐增多，
如今全毁了……她在外流浪。”
他言行一致：怎样说就怎样干。

巴尔大叔这时又在谈论，
歪戴着破皮帽，
骄傲地说道：
“嗐，实在糟糕！
忧愁和悲伤，又有什么办法？
我的许多钱财被她很快花完。
我继续给她，……她在外流浪。”
他言行一致：怎样说就怎样干。

巴尔大叔最后这样谈论，
悲哀地用帽子
蒙上了眼睛：
“嗐，实在糟糕！
现在都完了，一切都完蛋了；
我怎么办？……逼我去上吊？
上吊，只好上吊……老婆流浪。”
他言行一致：怎样说就怎样干。

一八四四年十二月，佩斯。

七弦琴和宝剑

祖国的上空布满乌云，
但暴风雨不见得来临；
我不管，让它来吧，
我的生命即将告终！

我那破旧的七弦琴，
长久地停止了歌唱，
它在我手中已经很久，
琴弦也快要磨断。

我的宝剑放在墙角，
它常常发出怨言：
“我枉然是一把宝剑，
慢慢在这儿锈烂！”

一八四四年十一月，佩斯。

给爱德尔卡[①]

姑娘，你可见过多瑙河？
它从一个岛的中央流过；
我说你那娇美的面容，
轻轻荡漾着我的心波。

绿色的落叶从岛旁，
被卷入蓝色的水浪；
我说你那希望的浓荫，
悄悄撒在我的心上。

一八四四年十一月，佩斯。

① 乔包·爱德尔卡是裴多菲的初恋对象。他们互相爱慕，可是相处不久，爱德尔卡突然患病死去，年仅十五岁。

题在瓦·山夫人的纪念册上[1]

我知道：你使你的丈夫过上幸福的生活；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那样去作，
最低限度你不要作得太过火。
他是一只苦恼的夜莺，
自从他获得了幸福，他很少歌唱。
折磨他吧，让我们谛听他甜蜜的痛苦之歌。

一八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佩斯。

① 瓦·山夫人即瓦豪特·山陀尔的夫人乔包·马丽亚(1830—1896)，作家兼翻译家。她十五岁时同裴多菲的战友瓦豪特·山陀尔结婚。裴多菲在本篇中指出作家不要沉醉于婚后的所谓"幸福生活"，要唱出"甜蜜而又痛苦的歌"，要走向生活，参加战斗。

一八四五年

唉，葬仪的钟响了！[1]

唉，葬仪的钟响了！
钟声为你发出哀鸣，
十五岁的玫瑰花呀，
如今你过早地凋零！

你的棺材盖上了，
停放在教堂门前，
我象未婚夫一样，
送殡到你的坟边。

我做你的保护天使！
久居于幸福的天堂，
我们一起飞起来吧，
辞去这污秽的尘寰。

---

① 本篇是作者献给他刚刚死亡的初恋少女乔包·爱德尔卡的；此外还有《古老的大地》、《枝头的花瓣纷纷地飘落》、《雪呵，你是冬天大地的寿衣》、《大自然呵，你还在嘲笑吗？》等诗篇。这五首诗译自裴多菲的《爱德尔卡坟上的柏叶》组诗。

你真的已经死亡？
无限悲哀把你伤害？
我美丽的玫瑰花呀，
你真的要和我分开？

一八四五年一月，佩斯。

古老的大地

古老的大地戏弄着
太阳光线的精灵，
它们互相拥抱，亲吻……
互相顽皮地调情。

多瑙河的水波上，
山尖、深谷、荒坟
高塔和窗边……
太阳和大地在亲吻。

光辉的太阳升起来了，
又照常地向西方滚动；
亲爱的爱德尔卡呀，
它没有看见你的新坟！

一八四五年一至二月，佩斯。

枝头的花瓣纷纷地飘落

枝头的花瓣纷纷地飘落，
我和我亲爱的就要永别。
别了，亲爱的，
上帝保佑你，
我娇小的鸽子！

暗淡的月亮悬挂天边，
照耀着我俩苍白的脸。
别了，亲爱的，
上帝保佑你，
我娇小的鸽子！

晨露撒上干枯的树桠，
眼泪从我的两颊流下。
别了，亲爱的，
上帝保佑你，
我娇小的鸽子！

玫瑰花还会开得烂漫，
我们在天堂还会相见。
别了，亲爱的，
上帝保佑你，
我娇小的鸽子！

一八四五年一月，佩斯。

雪呵，你是冬天大地的寿衣

雪呵，你是冬天大地的寿衣，
你彻夜
降落着，
撒满坟场。
太阳的
寒冷的光线，
忧郁地注视着
死者们荒凉的国度。

雪呵，你不能把荒坟埋藏，
你只能撒满
爱德尔卡的
坟尖；
这时候，
不是阳光
融化着冬雪，
而是我的眼泪不停地流泻。

一八四五年一至二月，佩斯。

大自然呵，你还在嘲笑吗？

大自然呵，你还在嘲笑吗？
自从你埋葬了爱德尔卡，
在这寒气凛冽的季节里，
春天的阳光将冬雪融化。

圣·盖尔特山① 上的雪化了，
多瑙河的冰块已经消融……
只有我的心和我的肉体，
仍然度着寒冷的冬季。

为什么你不惊醒过来呢？
睡到何时？你神圣的大自然！
狂风哟，你猎取动物的鹰，
为什么你不拍击起翅膀？

你在空中追逐着云朵，

① 圣·盖尔特山，位于多瑙河右岸。匈牙利解放后，在这座山上建造了自由女神像。

象猎人追击受伤的鸟雀；
你使大片雪花从天而降，
象鸟儿扇着翅膀绝叫。

我对大自然怀有无限的兴趣，
我是多么希望把它欣赏；
我忧郁地离开美丽的波斯，
奔向茫茫的西伯利亚荒原。

啊，你灼热的阳光呀，
为什么你嘲笑大自然？
同情吗？你赶走了冬季，
爱德尔卡不再遭受严寒？

一八四五年一月，佩斯。

我父亲的和我的职业

父亲，你老是鼓励我，
让我把你的事业来继承，
作一个杀猪宰牛的屠夫，
你的儿子却成了诗人。

你用你的钢刀杀牛，
我用我的笔刺杀敌人，
职业的名称虽然不同，
我们做的却是同样的事情。

一八四五年一月，佩斯。

佩　斯[1]

佩斯就是佩斯，谁也否认不了！
我一直是佩斯的一位老朋友，
我象大山一样屹立，将它保卫。
我在这里度过许多愉快的时光。
我喜欢在街头巷尾到处流浪，
我更感到幸福：围着姑娘们转。
我象是一条蛟龙，张口凝望，
辗转在浩浩荡荡的人群中间。
我对佩斯发生了无限的兴趣，
我的心在欢乐中不停地抖颤。
修鞋匠的粗暴的打骂行动，
车轮下结束了穷人的生命，
小偷、山盗，还有投机商贩，
佩斯街头成了乞丐的大海。
看哪！在天空晴朗的初秋，

---

①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在一八七三年以前分为两个部分，以多瑙河为界，右岸是布达，左岸是佩斯。当时匈牙利首都在佩斯。

穿得花花绿绿的小姐们出外郊游，
面颊涂着浓厚的胭脂，臀部凸起，
老爷们牵着狗儿游戏……
光荣的纨袴子弟们在街头游荡！
我称佩斯是买卖牲口的市场。

一八四五年二月至三月，佩斯。

飞鸟、急风、闪电……[1]

飞鸟、急风、闪电……
算是快的了，
可是最快的，
却是阿伏德平原上的山盗。

今天他在克奇克梅特城，
偷了一匹骏马；
驰过萨特马尔村庄，
来到大森林里住下。

第二天在法赫堡小城，
他把马儿卖掉；
在城镇的集市上，
他又偷了一匹。

过了两天，他被押送到

① 这是裴多菲根据民歌改写的一首诗。

拜奇盖莱克村庄；
这时候，他不再骑马了，
他已被吊在鞭刑柱上。

一八四五年二至三月，佩斯。

假如上帝……

假如上帝对我这样说：
"孩子！我已经答应了你，
你愿意怎样死就怎样死吧。"
那末我还是愿意这样死去：

在温柔的爽朗的秋天，
太阳光线照耀枯枝败叶；
一只春天留下来的小鸟，
停在枝头，最后道别。

死神已经悄悄地来了，
向着秋天的大自然走近：
向我来了……那时我才发现，
死神已在我的身旁坐定。

这时候，我象枝头的小鸟，
我也唱着我的最后的歌曲；
悲哀的声音来自我的心中，

然而它又飞进天堂里去。

最后我唱完迷人的歌曲，
一个吻合上了我的双唇；
吻我吧，你美丽的金发姑娘，
你人间的光辉的精灵！

假如上帝不许我死在秋天，
那末我就在春天里死亡；
战斗的春天送来血红的玫瑰，
盛开在战士们的胸前。

战争的夜莺——战场上的军号，
你就放开喉咙热情地歌唱！
我在作战。在我的心里，
一朵死亡的血花傲然怒放。

假如那时我从马背上跌下，
一个吻合上了我的双唇；
你的吻！你美丽的自由，
你天上的、光辉的精灵！

一八四五年八月二十日至九月八日。
萨尔科山特-马尔顿。

我的爱情在一百个形象中

我以一百个形象把你幻想，
我的爱情在一百个形象中。
你若是孤岛，我愿是帆船，
我热情地在你的四周航行。

亲爱的姑娘啊！我这样想：
假如你是一座神圣的教堂，
我的爱情就是一根长春藤，
沿着教堂的墙壁把你攀缠。

假如你是有钱的徒步旅人，
我愿做一个劫路的大山盗；
我向你跑过去；抢劫你吗？
不！我向你献上我的心。

你若是喀尔巴阡山，我愿是流云，
我要引来霹雳击碎你的心。
你若是玫瑰花丛，我愿是夜莺，

我就在你四周扬起歌声。

爱情！我的爱情千变万化，
它的形象变得更加丰富多采；
它不软弱，有时温柔、甜美……
有时象静静的河流，又象大海。

一八四五年八月二十日至九月八日，
萨尔科山特-马尔顿。

我梦见战争来临

夜里我梦见战争来临，
匈牙利人走上了战场；
象古时作战，高声大叫，
全国飞舞血腥的宝剑。

他们带着血污的宝剑，
只有一滴血闪烁红光；
自由的宝贵的桂冠啊，
军饷并非不义的金钱。

这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
姑娘，这天属于你和我；
我能为祖国献出生命，
我愿舍去新婚第一夜。

姑娘，我们举行婚礼吧！
死亡会对我们施行恐吓？
假如需要我去牺牲的话，

我就象梦见的那样去做。

一八四五年八月二十日至九月八日，
萨尔科山特-马尔顿。

矮小的房屋

我住在矮小的房屋里，
你却住在宽大的宫廷；
我说美丽的姑娘哟，
你那宫廷我难以登临。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一起？
为什么你不能成为我的？
高山上的流水归入深谷，
太阳的光线照遍大地。

有如太阳向地面滚动，
有如溪水向山涧流去；
小鸽子，你走出宫廷吧，
来吧，让我永远把你占据！

我相信你会更加幸福，
只要你来到我的身旁；
高楼上的空气虽然新鲜，

春天却在深谷中隐藏。

姑娘啊，春天等待着你，
春天正是爱情开花的季节；
五月送来了鲜花满地，
春天的花朵永不凋谢。

秋天来了，草木凋谢了，
你怎能欣赏烂漫的花朵？
我心中隐藏的甜蜜爱情，
枯萎的秋天正要把它扑灭。

你爱花园，姑娘，你来吧！
我的房屋尽管如此狭小，
满可以住下我们两个人，
象窝巢里的一对小鸟。

来吧，姑娘，你不必担心，
你抛弃所有珍贵的宝物……
为什么你要佩戴珍珠呢，
它会使你的心更加痛苦。

一八四五年八月二十日至九月八日，
萨尔科山特-马尔顿。

你献给我的那顶桂冠

你献给我的那顶桂冠，
上面扎着三条丝带。
姑娘，你爱祖国的颜色，①
你对祖国那样热爱！

我愿交换这三种颜色：
绿色象征我的希望，
红色恰似我流血的心，
白色有如我苍白的脸。

一八四五年八月二十日至九月八日，
萨尔科山特-马尔顿。

---

① 指匈牙利国旗：红、白、绿三色。

我和太阳

人们都在惊奇地望着月亮，
对着月亮不住地长吁短叹。
哪怕世界上只剩下一个人，
我对他不幻想，也不怀念。

太阳，你是我理想的化身，
阳光啊！你崇高，你光亮！
你是我心灵的永恒的欢乐，
我的心对你怀着无限向往。

我和太阳久已相亲相爱，
我们是一对忠实的情人！
谁能告诉我：我温暖着太阳，
还是太阳温暖着我的心？

当命运把我赶进坟墓，
只有一件事使我忧伤：
我躺在深邃的地层下，

怎能看见上升的太阳。

死者天天都有空闲时间，
上帝哟，你给我一点慈爱：
深夜，你把我的棺材合上，
正午，再把我的棺材打开！

一八四五年九月十日至二十四日，佩斯。

诗人的心是一座花园

诗人的心是一座花园，
它生长出绚丽的花朵，
它把鲜花献给大自然，
留给自己是枯枝败叶。

诗人的心灵是一只蝴蝶，
可怜的蝴蝶！你会死亡：
你在荒凉的花园中飘泊，
直到荆棘给你留下重伤。

园子荒凉！蝴蝶受了伤！
现在有谁来把你们纪念？
只有我这个穷苦的诗人，
为你们献上烈士的花环。

一八四五年九月十日至二十四日，佩斯。

题在斯·克[①]的纪念册上

世界象一座破落的房屋，
它在一天一天地下沉；
小心你的头碰在屋梁上，
当你向室内一直走进。
你还是弯下你的腰吧，
假如屋梁横在你的前头；
朋友，我真吃够苦头了，
我已经碰得头破血流。

一八四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至十月七日，包尔亚特。

---

① 斯·克即萨什·依斯特万，是裴多菲少年时期的同学。

一八四六年

光荣是什么？

光荣是什么？它是眼中的彩虹，
它是泪眼中消失的太阳的光线。

一八四六年三月十日以前，
萨尔科山特-马尔顿。

真理，你睡着啦？

真理，你睡着啦，还是死啦？
看！那位有钱的男爵多么英俊，
他脖子上佩戴金链；然而现在
也佩戴着——佩戴刽子手的绞绳；
啊！那些佩戴金链的人的脖颈，
应该统统挂上一条粗实的绞绳！
真理，你睡着啦，还是死啦？

一八四六年三月十日以前，
萨尔科山特-马尔顿。

狂怒的风暴来了

狂怒的风暴来临了，
轰轰地劈开了天体；
从那劈开的裂缝中间，
它把地球送上天去。

一八四六年三月十日以前。
萨尔科山特-马尔顿。

记 忆 呀！

记忆呀！
你是我们破船的碎片，
大风掀起的惊涛骇浪，
却把你推上了岸边。

一八四六年十月以前，
萨尔科山特-马尔顿。

我 的 歌

奇怪的思想向我飞来了，
我不知道我的幻想是什么？
我幻想着飞遍我的祖国，
飞遍大地，飞遍整个世界，
我的歌啊，你在这时候产生，
当月光照耀着我的幻想的心。

我不愿生活在幻想的世界里，
我愿迷恋于未来的理想；
我焦虑……嘿，为什么焦虑？
上帝会替我安排得十分妥善。
我的歌啊，你在这时候产生，
当蝴蝶飞向我的轻松的心。

假如我遇见了美丽的姑娘，
我就把我的悲哀葬进荒坟，
我静静地望着她的两眼，
象星星沉落在澄澈的湖心。

我的歌啊，你在这时候产生，
当野蔷薇开向我的爱情的心。

姑娘爱我？我就愉快地狂饮，
假如不爱？我也悲哀地喝着。
杯子里装满了甜蜜的美酒，
我高兴地喝完这清新的饮料。
我的歌啊，你在这时候产生，
当彩虹辉耀着我的沉醉的心。

啊，我把酒杯高高地举起，
奴隶们的手却响着铁链，
当酒杯愉快地唱和的时候，
铁链却咬牙切齿地哀怨。
我的歌啊，你在这时候产生，
当乌云蒙上了我的愁苦的心。

还忍耐什么，受苦的奴隶们？
为什么不起来，不砸断铁链？
只是等待着……难道上帝的恩惠，
能把铁链从你们的手上锈断？
我的歌啊，你在这时候产生，
当霹雳轰击着我的愤怒的心。

一八四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佩斯。

镣　　铐

青年为自由而斗争，
被关进了黑暗的监牢，
他顽强地，失望地
咒骂着，锉着镣铐。
这时镣铐对青年说：
“青年，你不要咒骂了，
锉吧，把我锉断，
把我抛到暴君的头上。

“你怎么不认识我呢？
我本是战场上的宝剑；
那时也许在你手中，
闪耀在血腥的战场上。
啊，你这个不幸者哟，
你怎能获得一把宝剑！
锉吧，把我锉断，
把我抛到暴君的头上！

“我本来是一把宝剑，
暴君把我铸成了镣铐，
为了自由我斗争不息，
如今我成了屠杀自由的大刀。
我耻辱得两颊发红了，
满身铁锈，就要烂掉。
锉吧，把我锉断，
把我抛到暴君的头上！”

一八四六年九月，佩斯。

人　民

一只手扶着犁耙，
一只手紧握着宝剑，
看哪！这是我们穷哥儿们，
他们流了很多的血和汗，
一直到死亡。

他们为什么要流汗？
他们所要求的一切，
不就是穿衣和吃饭？
土地生产的丰富果实，
却装进了贵人的粮仓。

敌人来了，他们要流血吗？
为什么要举起军刀？
为了保卫祖国吗？……是啊！
哪里有权利，哪里才有祖国，
可是人民没有权利啊！

一八四六年六月至八月，佩斯。

我　爱……

我爱……然而有谁
象我爱得那样深沉？
我用神圣的爱情爱着，
但它不是人间的精灵。

我爱着一位女神——
一位被驱逐的女神：自由。
我多么痛苦，只有在梦中，
我才能见到它的身影。

在梦中，几乎每个晚上，
它都出现在我的眼前。
昨天夜晚，在百花园里，
它和我一起到处游玩。

在它面前我跪下来，
我把我的爱献给了它，
我虔诚地跪在地面上，

向它献上一束鲜花。

我身后站着一个刽子手，
他一刀砍下了我的头，
头颅落在我的手里。女神啊，
我不献花，向你献上我的头。

一八四六年六月至八月，佩斯。

我梦见流血的日子

我梦见流血的日子，
它将世界全部毁灭，
在旧世界的废墟上
建设起崭新的世界。

已经响了，已经响了，
战争的光荣的军号！
我喧嚣的心等待着
那信号，战斗的信号！

我高兴地跃上战马，
牢牢地骑在马鞍上，
在勇士们的行列中间，
我欢乐地奔向战场。

当我的胸膛被刺伤，
会有人来替我包扎，
会有人用吻的香膏，

治愈我深红的伤疤。

假如我成了个俘虏，
会有人来到我的狱中，
她那启明星般的眼睛，
使监狱放出了光明。

假如我死，我死了，
死在刑场或者战地；
会有人用她的眼泪，
洗去我尸体上的血迹！

一八四六年十一月六日，沃尔瓦什。

一个念头在烦恼着我

为什么我必须死在床榻上？
这样的念头在烦恼着我；
我受着蛆虫不断地咀嚼，
象花儿一样慢慢地凋谢；
象蜡烛久久地燃烧着，
在房屋内一点点儿熄灭。
上帝啊，我不愿这样死去，
不要把这样的命运赐给我！
我愿是棵树，愿闪电和霹雳
拔断我的树根，从我身上驰过；
我愿是山岩，从高山顶上，
轰轰地响着，向山谷倒落……
假如将来所有被奴役的民族
砍断了铁链，挣脱了枷锁，
红红的脸，红红的旗，
旗帜上写着这样的口号：
"全世界的自由！"
被奴役的人民大声怒号，

从东方一直响彻到西方，
审判暴君的日子已经来到！
假如我必得死亡的话，
我就在战场上阵亡，
我的血从我的心中流出，
我唱着一只欢乐的歌曲，
战士们高举着血染的军刀；
军号响着，大炮轰鸣，
一匹匹战马在火线上奔跑，
从我的尸体上面驰过，
战士们带来了胜利的捷报。
到了举行伟大葬仪的日子，
把我的破碎了的骨骸收殓，
缓慢地唱着挽歌；再用大旗
覆盖着我的神圣的灵柩；
全世界的自由啊！为了你，
那些献出生命的英雄们
将在共和国的坟墓中安息！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佩斯。

一八四七年

自 由 与 爱 情

自由与爱情！
我都为之倾心。
为了爱情，
我宁愿牺牲生命；
为了自由，
我宁愿牺牲爱情。

一八四七年一月一日，佩斯。

男人，应当有男人的骨气

男人，应当有男人的骨气，
不要象傀儡一样软弱无能；
不要按上帝的兴趣和意愿，
听信命运反复无常地玩弄。
命运是只胆小狗，它只是狂叫；
勇敢的人一跺脚，一威吓，
它就马上缩起尾巴逃跑……
不必怕，你还是大胆些吧！

男人，应当有男人的骨气，
尽管你嘴上滔滔地说个没完，
说得比德摩斯梯尼① 还漂亮，
不动手，不行动，还是完蛋！
建筑或者破坏，象风暴般迅速，
你完成了事业，需要沉默；

① 德摩斯梯尼（前 384—前 322），古雅典雄辩家，民主政治家。现存演说六十一篇，系古代雄辩术的典范。

当你完成你的伟大的工作，
也应该象风暴一样在那儿消没。

男人，应当有男人的骨气，
有自己的原则和自己的信仰；
也许当你说出了这些真理，
你的头颅会落到断头台上。
我们坚如磐石，不怕大风袭击，
原则和信仰比生命还要贵重；
为了它，我们宁肯牺牲生命，
只要能留下荣誉给后代子孙。

男人，应当有男人的骨气，
不要把祖先的名声败坏；
更不要为了贪图世间财富，
竟把自己的独立一手出卖。
为了一片面包出卖自己，
他永远被后代子孙瞧不起；
你要牢记这样一句话：
“我虽然穷苦，但我独立！”

男人，应当有男人的骨气，
什么力量、愤怒、勇敢……
它们能使你和命运进行斗争，
能使你和万恶的敌人开仗。

你要象槲树那样威武坚强，
大风即使把你连根拔起，
然而那粗犷挺拔的树干，
却永远傲慢，挺直不弯。

一八四七年一月，佩斯。

致十九世纪的诗人

谁都不要再轻飘飘地
把他的和谐的歌儿弹唱！
如今谁要是拿起了竖琴，
重任就落在谁的肩上。
假如有人不会歌唱别的，
只唱自己的欢乐和忧伤：
那末，世界并不需要你，
不如把你和琴一起抛掉。

我们在荒漠上到处流浪，
象摩西① 率领他的人民，
上帝送来了发光的火柱，
他们在火光照耀下前进。
在这新的变革的年代里，
上帝又送诗人来到人间，

① 摩西，《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古代领袖。《圣经·旧约全书·出埃及记》载，摩西带领在埃及为奴的犹太人迁回迦南，并在西奈山上接受上帝写在两块石板上的十诫。

好象火柱一样发出光明，
让他们率领大众奔向迦南①。

每一个诗人都要同人民
在水深火热之中前进！
谁若丢掉了人民的旗帜，
就要受到咒骂、受到唾弃；
骂他是贪生怕死的懦夫，
是一只懒虫，毫无出息，
人民在斗争，受累，流汗，
他却在树荫下面休息。

正是那些假冒的先知，
进行恶意的虚伪的宣传：
"我们停下吧，这里正是
上帝所创造的人间乐园。"
谎言！骗人的无耻的谎言！
千百万人正在同敌人斗争，
受尽苦难，忍饥挨饿，
在绝望和痛苦中求得生存。

假如将来从那丰满的篮子中，
每一个人都能平等地拿取，

① 迦南，见本书《裴多菲的诗歌创作》第七页注②。

假如将来在那权利的桌旁，
每一个人都能平等地各占一席，
假如灵魂的光辉也同样地
把所有的房屋的窗子照亮，
那时我们就说："停下吧，
我们已经到达了迦南！"

那时吗？那时也不能停下，
那时也还是要继续斗争。——
生命也许永远报偿不了
我们一生所建立的功勋；
可是，死神和柔和的吻，
却悄悄合上我们的眼睛；
我们死了，为我们献花，
把我们埋进很深的地层中。

一八四七年一月，佩斯。

我的爱情是什么？

我过去的爱情，
究竟是什么？
它是一条急流，
飘荡着一叶轻舟，
我的灵魂是船夫，
他在巨浪中搏斗。

我过去的爱情，
究竟是什么？
它象林中的豺狼，
发出惊心的嗥声；
它象林中的蝙蝠，
发出吱喳的鸣声。

我过去的爱情，
究竟是什么？
它象鲁莽的孩子，
追逐一只花蝴蝶，

跑得喘不过气来，
不料向沟中倾跌。

我过去的爱情，
究竟是什么？
它是我希望的寿衣，
用无光的黑线织成，
红色囚车载我去了，
向着断头台前行。

我现在的爱情，
究竟是什么？
它是玫瑰树上的鸟巢，
我在里边愉快地啼叫，
暴风雨把它卷去了，
我飞了，另筑新巢。

一八四七年三月，佩斯。

士兵的生活

“破皮靴我觉得实在太重，
皮鞭子我觉得实在太轻；
光亮亮大军靴穿在脚上，
亮闪闪大军刀握在手中。
军乐响了，正在招兵啊，
我要入伍了，哈哈哈！”

你还是聪明点，你有才干，
我看出你是个有智慧的青年。
说真的，好极了——兵的生活，
我已经尝试了，再好不过。
军乐响了，正在招兵啊，
快入伍吧，老弟，哈哈哈！

当个大兵生活可真不赖，
吃得饱穿得暖有何悲哀？
谁说缺吃少喝？每隔五天，

就发给你十六块银币两个铜板①，
军乐响了，正在招兵啊，
快入伍吧，老弟，哈哈哈！

三天里只轮你站岗一次，
每一次只需要八个小时；
天气冷也不会把你冻僵，
太冷了，呵呵气暖暖手掌。
军乐响了，正在招兵啊，
快入伍吧，老弟，哈哈哈！

讲卫生这与兵有何相干，
这样的麻烦事何必去干？
不要怕！如果你衣衫肮脏，
那伍长会给你洗净、晒干。
军乐响了，正在招兵啊，
快入伍吧，老弟，哈哈哈！

你看士兵之间多么友爱！
你逃跑就把你逮捕回来，
鞭刑队②打得你皮开肉绽，

① 铜板，匈牙利解放前的铜币，名"克洛依查尔"。一百个铜板等于一个银币。

② 鞭刑是匈牙利解放前军队中对待逃兵或违犯纪律的士兵的一种刑罚，就是命令犯错误的士兵从两排手持皮鞭的士兵中间走过，受到他们的鞭打。许多士兵因受此刑罚而送命。

你走啊，你跑啊，怎样都行。
军乐响了，正在招兵啊，
快入伍吧，老弟，哈哈哈！

当你的兵役期三年已满，
你就会领取到退伍证一张！
你知道退伍证为什么那样大？
你家穷无被子，可以盖上。
军乐响了，正在招兵啊，
快入伍吧，老弟，哈哈哈！

一八四七年三月，佩斯。

裁　判

我读着世界历史，读到最后一页，
啊，什么是人类历史？一条血河！

它从云雾弥漫的峥嵘的山间流来，
日夜不停地一直流到今天的时代；

有谁相信这咆哮的开了头的流水，
只流到大海的中央，它绝不巡回。

啊，这条漫长的血河将流归大海，
我看见那恐怖的日子向我走来；

世界永远看不见未来的和平时光，
它搜索奴隶，将他们在坟墓中安葬；

雷鸣之前，我看见了你，新的时代！
你披着面纱的脸深藏着神秘的未来；

魔术的灵感之光从你的脸上四射，
它明亮地照耀着大地，也照耀着我；

然而所出现的一切使我百般惊奇，
同时我又热烈地祝贺，扬眉吐气；

看哪！战神披着铠甲，握着宝剑，
骑上战马，驰骋在广阔的世界上。

它唤醒大地上的奴隶们建立国家，
那时世上只有两种民族拚命厮杀：

善良的和邪恶的！善良者屡遭失败，
胜利来临了，将失去的夺取回来！

要付出血海的代价——这就是裁判，
它是上帝用先知的嘴说出的预言；

裁判！裁判过去了，新生活又将出现，
上帝送来了永恒的幸福、绚丽的春天。

那时我们寻求幸福，不必飞上天堂，
因为天堂已由人类建造在大地上。

一八四七年四月，佩斯。

穿破衣服的士兵

我也能够给我的诗歌
装饰美丽的节奏和音韵，
让它穿上华丽的衣服，
去拜访上流社会的客厅。

我的思想不是轻佻的青年，
他们活着，只是为了娱乐，
头发梳得光亮，戴着手套，
到贵族老爷们的家里作客。

军刀不再击响，大炮不再轰鸣，
它们在梦中已全部锈烂；
斗争还在进行……但不用军刀和大炮，
现在是人的思想在交战。

我的连队！我站在士兵当中，
在战场上和你们一同作战；
我用诗歌作战……每一首歌，

就是一个战斗的青年。

勇士们，穿破衣服的青年们！
你们英勇战斗，猛烈劈砍；
装饰你们的不是军服，
而是士兵的顽强和勇敢。

我不去问：我的诗歌，
会不会比我活得更久长？
假如需要它们死去的话，
就让它们在战场上死亡。

我死去的思想安息的地方，
我的诗汇成一本神圣的书；
因为那里是英雄们的墓园，
他们为自由而入土长眠。

一八四七年四月，佩斯。

我的最美丽的诗

我已经写过很多的诗，
并不是每一首都毫无用处；
可是给我带来声誉的诗篇——
最美丽的诗，我还没有写出。

当祖国向维也纳复仇的时候，
我的最美丽的诗才会出现，
那时，我就用闪光的剑锋
在一百条生命中写下："死亡"！

一八四七年五月，艾尔特米哈伊村。

马依德尼平原[1]

自从我和我亲爱的分手，
她的影子紧紧伴随我走；
仿佛晨星护送三个国王[2]，
甜蜜的爱情跟着我飘流。

爱情啊，晨星啊，抛开我吧！
你们并不喜欢我所去的地方，
假如前行，必须蒙起黑纱，
蒙起眼睛穿过这血腥的战场。

这平原是战场。神圣的战场！
英雄们为了自由在此地作战；

---

① 马依德尼是匈牙利大平原上的一个村庄。拉科治·费伦茨领导的自由斗争，在此地打了最后一仗。一八四七年六月初，裴多菲前往索伦塔拜访阿兰尼·雅诺什，途中经过马依德尼村，写下此诗作。

② 据《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二章记载，当耶稣在犹太的伯利恒城诞生时，有三个东方的博士来朝拜。后来在传说中这三个博士演变为三个国王：巴塔萨尔、梅尔希奥、卡斯巴。

孤独的自由啊，叛徒们
从你手中夺去战斗的宝剑！

英雄们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
他们英勇奋战……流离失所；
骗子们出卖了我们的祖国，
我的心啊，你激动，你爆裂！

去年夏天，一个明朗的下午，
朵朵的白云在天空中飞行；
那大片白云是天使之群，
还是战死的英雄们的幽灵？

我的四周寂静。我沉默，沉默……
我怎能停止不前，站在这儿？
于是我吐出最可怕的诅咒，
我又流下最圣洁的眼泪。

一八四七年五月三十日，马依德尼。

还是这样喧嚣

什么在我的耳边嗡嗡作响？
又是谁打扰了我的宁静？
闭嘴吧，你们有了好的运气！
如今我要训斥你们这群懒虫。

批评家们张牙舞爪地来了，
狂妄地叫嚷向我大举进攻。
闭嘴吧，你们不要吼叫了，
忍耐会使我变得无限激愤。

难道你们忘记过去的时光？
你们不发烧，背上不发痒？
你们想一想吧！扪心自问：
从前你们干了些什么勾当？

要知道：我粗暴地鞭打你们，
都白费了；而我今后的誓言：
人攻击我，我向他挥起军刀，

狗咬我，我就向它举起皮鞭。

一八四七年六月十四日至三十日，佩斯。

林中有鸟儿

林中有鸟儿，
园中有花儿，
天上有星星，
小伙子怀里有情人。

花呀，开吧！鸟呀，唱吧！
星光呀，照耀吧！
姑娘在笑，在歌唱，在闪光……
森林、花园、天空……多么幸福啊！

啊，花儿的叶子凋谢了，
星星落了，鸟儿飞了，
只有姑娘留在那儿，
如今小伙子是最幸福的人了。

一八四七年六月十四日至三十日，佩斯。

黄　昏

太阳象是凋谢的玫瑰，
它的头疲倦地向下低垂；
暗淡的光线如同树叶，
忧郁地微笑，翩翩地飘飞。

我的四周是寂静的世界，
只听得远方传来晚钟声响；
遥远，悦耳，象是来自
天堂，或者甜蜜的梦乡。

我注意谛听。啊，这钟声，
这幻想的声音使我喜欢。
天知道，我被什么所触动，
我的思想又在何处游荡。

一八四七年七月八日，狄欧居尔。

孟卡奇城堡[1]

在这里，兹里尼·依伦娜[2]
不是举起过自由的大旗？
从前这城堡是英雄的故乡，
如今它成了囚禁犯人的监狱。
看不见别的，周围是坚硬的石墙，
听不见别的，到处是铁链声响——
啊，我能勇敢地登上断头台，
然而对这监狱……我无限恐惧！

一个年轻的俘虏扬起骄傲的头，
带着铁链，走动在监狱的壁垒上；
他的目光向着遥远的地方飞去了，
他的思想又在什么地方游荡？

---

① 孟卡奇是匈牙利南部一个中等城市。许多城堡原属于拉科治·费伦茨家族，后来奥地利反动政府把它作为监狱，囚禁了许多匈牙利的爱国志士。裴多菲于一八四七年七月，穿过巴特洛村，去乌格堡旅行时，顺便来到孟卡奇城堡参观。

② 兹里尼·依伦娜(1643—1703)是拉科治·费伦茨二世的母亲。一六八五年，为了反抗土耳其的侵略，她曾经英勇地保卫了孟卡奇城堡。

他向我走来了，呆钝地望着我，
黑夜和铁链没有削弱他的力量；
啊，我能勇敢地登上断头台，
然而对这监狱……我无限恐惧！

一个老囚犯坐在一堵垒墙上，
他这也不看，那也不看；
他慢慢地移动着他的枯瘦的身体……
比他身体还重的，是他戴的铁链。
他如同刚从坟墓中出现的幽灵，
两只眼迸发出死亡的光线；
啊，我能勇敢地登上断头台，
然而对这监狱……我无限恐惧！

年轻的囚犯啊，你看树木发芽了！
当你出狱时，大地将是一片碧绿；
茫茫的大雪把你覆盖起来了，
人生的痛苦和悲伤湮没了你！
老囚犯啊，等待你的只是告别，
向你告别：你的生命和你的铁链；——
啊，我能勇敢地登上断头台，
然而对这监狱……我无限恐惧！

从地层下传来了痛苦的呻吟，
它象刀子一样把我的心刺伤；

"离开吧，离开吧！"这声音
好象疯人一样在我的四周喧响。
将来，当我沉入坟墓里的时候，
灵魂和肉体的蛆虫将在我身上蠕动……
啊，我能勇敢地登上断头台，
然而对这监狱……我无限恐惧！

一八四七年七月十二日，孟卡奇。

凄凉的秋风在树林中低语[1]

凄凉的秋风在树林中低语，
轻轻地谈些什么？却听不见；
究竟谈的是什么？那树木
摇着它的头——低垂的树冠。
从中午直到晚上的这段时间，
我安闲地在安乐椅上躺着……
我妻子的头靠在我的胸旁，
她静静地、甜蜜地睡着了。

我的一只手放在她的胸旁，
感到她胸部在轻微地跳荡；
我的另一只手拿着祈祷书：
一本描写自由斗争的历史[2]！
它的每一个字母象彗星一样，

---

① 裴多菲和森德莱·尤丽亚在一八四七年九月八日结婚。本篇是作者和他的妻子在科尔托度蜜月时写成的。

② 一八四八年匈牙利革命前夜，裴多菲也正象当时的左翼激进派的青年们一样，钻研关于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的历史。

迅速地穿过我的崇高的心灵……
我妻子的头靠在我的胸旁，
她静静地、甜蜜地睡着了。

被奴役的人民！金钱和皮鞭
把你们赶上战场，为暴君作战；
然而自由呢？只要它微微一笑，
它的信徒们就立刻奔向战场，
为了它，象从姑娘手中接受鲜花，
他们接受了战争的创伤和死亡……
我妻子的头靠在我的胸旁，
她静静地、甜蜜地睡着了。

啊，神圣的自由！有多少英雄
为你而牺牲了生命；有何必要？
虽然现在不能，将来一定实现，
自由斗争的最后胜利一定来到。
你要为你而战死的英雄们复仇，
再把那可怕的万丈火焰点着！……
我妻子的头靠在我的胸旁，
她静静地、甜蜜地睡着了。 2

我看见一个未来的神秘的时代，
它展现出一片流血的悲惨景象；
自由的敌人——凶恶的刽子手，

将在他们自己的血泊中埋葬！……
闪电迅速地穿过我的脑际，
我的心象霹雳一般地鸣响，
我妻子的头靠在我的胸旁，
她静静地、甜蜜地睡着了。

一八四七年九月，科尔托。

九月的最后一天

窗前的白杨树正是一片青翠，
深谷里的花朵仍然开得耀眼，
看哪！那边已是冬天的世界，
大雪已经覆盖着那里的山岩。
我年轻的心燃烧着夏天的烈火，
我的心里仍然是绚丽的春天；
可是我的头发已渐渐花白了，
冬季的严霜已在我的两鬓出现。

花朵在凋谢，生命也在急驰……
来吧，我的妻子，坐在我身旁！
现在你把你的头靠在我的胸前，
明天，也许你靠在我的坟堆上？
啊，你说吧，假如我在你之前死了，
你能不能为我佩戴黑纱，为我哀泣？
会不会有另一个青年的爱情控制你？

你可会把我的姓① 完全抛弃？

有一天，当你脱下寡妇的黑纱②，
挂在我的十字架上，作一面丧旗，
午夜里，为了它，我从坟墓中出来，
我就摘下，把它带进我的坟墓里去；
我用它擦去为你而流下来的眼泪，
擦去因你轻率将我遗忘而流的眼泪，
我又用它包扎起我的受伤的心灵，
那时我的心在坟墓中也仍然爱你！

一八四七年九月，科尔托。

---

① 匈牙利的女子出嫁以后，改用丈夫的姓，在丈夫的姓的后面，加上一个字尾，语法关系上是所属格。

② 匈牙利的女子死了丈夫，必须佩戴黑纱一年。一八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裴多菲战死在瑟格什堡，他的妻子在服丧期一年还差十天的时候，就脱掉了黑纱，嫁给了布达佩斯大学一位名叫霍尔瓦特·阿尔帕德教授。

囚　　徒

"自由啊，我为你而斗争，
我的手和脚被加上了铁链……
光明啊，我日夜渴望着你，
我象鼹鼠般住在地层下面。

"救世的钟声何时才会敲响？
幸福的日子何时才会来临？
我重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绚丽的太阳照耀在天空中……"

他长年住在活人的棺材里，
住在监狱中这样长吁短叹；
只有天知道他入了几次狱，
他在这里已经度过很多年。

也许他入狱的日子不太长，
他忍受着人生的无比灾难！
监狱的苦难是一个魔术家，

能把一小时拉长到一百年。

啊，他在这里住很多年了，
他长期在这监狱中被囚禁，
过去的苦难岁月的折磨，
在他前额上留下许多皱纹。

可怜的囚徒一次又一次地
用铁链敲击着自己的头颅，
幸而那唯一的伴侣——希望，
却把他举得很高的手拉住。

希望啊，你会获得自由！
虽然你的生命过去了一半，
只要你出了狱，你还能够
享受后半生自由的香甜。

他为此而耐心地等待着，
不再用铁链把头颅击打；
他等待啊，监狱的岁月，
如同乌鸦向他头顶飞下。

啊，一大群乌鸦飞去了，
白翅膀的鸽子展翅飞来；
鸽子送来了宝贵的消息，

他要从活人的坟中离开。

开了！监狱的大铁门开了……
他挣断了自己手上的铁链；
他大声叫喊，突然倒下了，
在这片刻的欢乐中死亡。

一八四七年十月，科尔托。

乞丐的坟墓

老乞丐象野兽一般，
预测到自己快要死亡，
他走进无边的大草原，
在那里隐居，消度余年。

一天忽然出现一群穷汉，
给这老人修造坟坑，
拿起拐杖作成十字架，
讨饭口袋挂在上面。

在这没有树丛的草原上
有一座插着标记的坟茔；
大自然抛弃了他的保护人，
只有野草遮盖着他的新坟。

凄苦的命运！他一生之中，
身上尽是穿着褴褛的衣裳；
然而现在是黎明的光线

在他的坟上织成了花毯。

草木悲哀地注视着他，
似乎懂得他已入土长眠……
有谁可怜他走过的旅程，
多么困苦，多么艰难！

啊，他那只干枯的黑手，
总是拿着一根弯曲的拐杖；
他在年轻力壮的时候，
从军作战，军刀带在身上。

他在战斗的烟火中奔跑，
为祖国流尽了宝贵的鲜血；
为了给老爷们交租纳税，
从小起他就忍饥挨饿。

一切都过去了！现在要将
痛苦和战争的喧嚷忘记，
在这宁静的世界周围，
他躺在地下长久地休息。

几只小鸟向十字架飞落，
在那里唱着幻想的歌……
在拐杖作成的十字架上，

谁知道小鸟还唱着什么？

一八四七年十月，科尔托。

我偷望，向外偷望[①]

我偷望，我从窗口
向外偷望，
在那儿，我看见
一个士兵站岗；
他巡逻，他走动
在岗棚旁！
他神气十足，而且傲慢，
好象一个小国王。

我曾经在什么地方，
执行过夜巡，
因为那时候，我也是
一名士兵，
在那涂着黑色和黄色的
大树前，

---

① 在本篇中，作者回忆他由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〇年在萨普隆当兵时期的一段苦难生活。

我摆弄着闪烁寒光的
短剑。

我穿着羊皮军大衣，
汗水流淌，
诱惑人的大军靴
穿在脚上；
我有时喊出可怕的口令：
“站住，谁在那边！”
有时候，我也打扫
兵营的庭院。

英雄的道路，英雄的道路！
珍珠般的生活！
我感到羞愧：怎么不能
同你一起巡逻！
我自己扯下了我头上的
槲树桂冠，
我放下了我手中的
扫帚和步枪。

嗐，可是上帝常常
鞭打着我，
因为我放弃了我的
勇士生活，

我成了诗人，只是
一个诗人……
倘若在军营中干下去，
我绝不再是个小兵！

一八四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至三十一日，纳吉瓦洛特。

致匈牙利的政治家们

目中无人的骄傲的大老爷，
对穷苦诗人他们一贯轻蔑，
在州和国家的代表大会上，
他们曾经扮演过光荣角色。
好青年，你在路上毁灭了，
你无精打采地长途跋涉，
因为大老爷们把你践踏了，
乘着快马车从你身上驰过。

他们把自已看得超出人群，
出门时高头大马拉着他们，
可是穷苦的诗人忍饥挨饿，
他们的奴仆却与日俱增！
老爷们有一个离奇的念头：
出生时他们就比贱民贵重，
这些毫无用处的作诗的人，
人类的天平怎样衡定轻重？

他们到处放大炮，吹牛皮，
他们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
在当前微不足道的事变中，
好象一堆篝火顿时燃起；
每个晚上流浪汉都可见到，
那篝火烧得多么旺，多么烈；
一到早晨，在那大火堆旁，
只剩一堆死灰，火星熄灭。

你们是篝火，诗人是群星，
荒芜的原野篝火一片通红，
在遥远的发光的火星旁边，
群星放射出更大的光明；
可是一阵微风吹过大地，
顷刻卷去你们熄灭的灰烬；
在遥远的地方，小小的星，
那时候，仍然越燃越明。

你们应该懂得：诗人是什么？
你们对他进行残酷无情的折磨，
你们应该懂得：每一个诗人，
都是上帝这株大树的一片绿叶。
恶棍们哟！上帝以最大的爱，
把诗人送到这恐怖的世界，
让他用自己的手写下真理，

写下人类历史永恒的一页。

匈牙利人哟，尽管别的民族
不给诗人以应有的尊敬，
可是你们在革命诗人面前，
低下头吧！谛听他们的声音。
啊，匈牙利战斗的革命诗人，
都是爱国者和伟大的士兵，
假如你们忘记了，那太可耻！
忘记了半个世纪以来的诗人。

我们的语言是我们唯一的财宝，
从我们的祖先嘴边继承下来；
在我们的敌人举行宣誓的时候，
腐朽的力量也不能把它战胜；
我们的语言已陷入危机当中，
似乎它已经临近死亡的边缘，
好象把鲜花抛到马路上一样，
我只有在死亡的痛苦中哀叹。

骄傲的老爷们！对于这疾病，
你们将给予怎样的治疗？
看哪！假如你们走上前去，
你们对它只会是猛踢一脚！
对于那些褴褛的饥苦的人们，

诗人只能是他们的看护士，
他们是看护士，施恩救济……
然而你们还是对他们蔑视！

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佩斯。

静静的大海一般的平原

静静的大海一般的平原，
我乘着小船在这海上飘荡；
一阵阵春天的晚风，
轻轻摇动着玫瑰树冠。
我衷心地说，我不配
享受人生的快乐和安详；
小船从那遥远的年代，
把我带进了幸福的今天；
河流多么长，多么危险：
我的头上是霹雳闪电……
左边和右边是高耸的巉岩，
船下是漩涡，巨浪翻腾……
我的手紧握着船桨，
我的心怦怦地跳荡，
啊，难道我就这样死亡？
我拚命划桨，只是划桨，
什么时候我能靠近岸边……
小船载着我的生命和希望，

向着陆地的方向开航；
啊，一切都毁灭了——
我的生命和我的奖赏！
我的奖赏多么美丽和甜蜜：
在静静的大海上面，
小船轻轻地把我摇荡。
啊，婚后的幸福生活，
把我安顿在平静的海上。
我向岸边划动着船桨，
啊，是什么给了我力量？
不管小船把我载到哪里，
雷电之神总是同我
象同孩儿一般的游戏；
不管小船到达什么地方，
无云的晴朗的天空，
把我紧紧地跟上……
高原也在慢慢地下坠，
似乎它将要沉入地面；
它把我包围了起来，
仿佛一个伟大的人物，
头戴用马兰花编织的花环。
我缓慢地前行，前行……
划动着小船，我划动着……
我舒适地伸着懒腰；
我的头自由自在地

挨近我妻子的胸膛；
我的眼睛望着她的两眼，
啊，谁说我们的目光暗淡，
它比天堂里的仙人的眼睛，
还要明净，还要光亮。
我的手里拿着竖琴，
把幻想的歌曲弹唱，
没有什么烦恼和忧虑，
能使我停止歌唱；我的指尖
在琴弦上欢腾跳跃，
手指飞跑在琴弦上……
我心不在焉地弹着琴，
微风玩弄着我的妻子的
披散的鬈发。这歌儿
多么美丽，有它的魅力；
歌儿引来了空中的星星，
它们闪着眼睛，侧耳谛听；
在那绽开的云彩中间，
月亮也用笑颜向我窥探，
它的光悄悄撒在我的身上。
我这样弹着，这样唱着，
乘着小船在海上漂荡，
好象阿里翁① 骑着海豚。
嘎嘎怪叫的灾祸的鸟儿，
向着我的桅杆降落；

飞来一大群黑翅膀的乌鸦，
绝叫着，向我报丧。
在这茫茫的大海上，
恶鸟引导着我前去，
啊，我怎能返回岸边！……

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佩斯。

① 阿里翁是公元前七世纪的希腊诗人和歌唱家，传说他在西西里的一次音乐比赛得胜归来时，途中被海盗抢劫，逼他跳海。可是在他的船旁听他演奏的海豚救了他。阿里翁骑上海豚漂到泰那隆地方登陆。

在火车上[1]

我的灵魂在大海中游泳，
大海在我的四周咆哮；
从前只有鸟儿才会飞行，
现在连人也能飞行了！

我们的被射伤的思想啊，
我们在你的后面追赶；
你还是刺一刺你的骏马吧，
我们追上你了，把你抛在后边！

大山、森林、房屋、河流、人……
谁知道还有一些什么？
一切都在我的眼前闪过，
象云雾的影子顷刻间隐没。

---

① 一八四六年夏天，从佩斯到瓦茨的匈牙利第一条铁路修筑竣工；一八四七年秋天，从佩斯到索尔诺克的第二条铁路建成。裴多菲见到这一交通工具，非常称赞，在他的诗歌和散文作品中，不止一次提到。

太阳也跟着我们赛跑，
象疯子被一群恶魔追击；
追上了，抓住他，撕碎他，
又把他带进地狱里去！

太阳飞跑着，它飞跑，落伍了，
它疲倦了……无力地倒下西山；
一片火焰的万丈晚霞，
射在它那羞愧的脸上。

我们片刻不停地飞跑着，
疲倦吗？一点也不觉得；
火车载着我们勇往直前，
把我们带进另一个世界！

你们修筑吧，修筑吧！
修筑一百条、一千条铁路！
让它们布满整个世界，
象血管在人体中分布。

铁路是大地的血管，
它们输送着人类的文化，
而且又在世界上传播着
生命的一切精华。

直到现在，你们为什么
不修筑铁路？……缺少铁轨？
那时候你们的铁就够用了：
只要把奴隶的铁链砸碎。

一八四七年十二月。

小山坡上，盛开一束玫瑰

小山坡上，盛开一束玫瑰，
姑娘，你倒在我的肩头安睡，
对我轻轻耳语："我爱你！"
嗳，这使我感到无限安慰！

夕阳照耀着多瑙河的波澜，
河水欢欢乐乐地不停抖颤，
河水摇荡着通红的太阳，
好象我摇荡你，我的姑娘！

坏家伙对我进行公开诽谤，
说我是个不信上帝的恶汉；
姑娘，现在我为你祈祷着，
让我静静地倾听你的心跳。

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佩斯。

一八四八年

给阿多洛扬·鲍尔蒂查尔[1]

在深谷中，在深谷的最底层，
花岗岩的峭壁耸入云霄；
它象一堵高墙，
巍峨地屹立着，
由于长久向深谷中注视，
它似乎要昏迷倒下了。……
在深谷中，在深谷的最底层，
终日不见太阳的光线；
这里成了流亡者逃难的地方。
月轮象一位美丽的织女，
辛勤地摆弄着她的织机，
每个晚上她都装好纺锭，
织呀，织呀！为她自己织着寿衣……

在谷底长着一棵粗壮的大树，

① 阿多洛扬·鲍尔蒂查尔(1820—1867)，裴多菲同时代的诗人兼文艺批评家。裴多菲十分称赞他的诗歌创作才能，但是他写了没有多少首就搁笔了，裴多菲对此十分惋惜。

树下盛开着一朵小花。
由于茂密的枝叶的覆盖，
它得不到一点阳光的照射，
只有一滴永不消失的露珠，
在花枝的叶子上滚动，
象是血流的伤痕上面的宝石闪烁！
因为花儿艳丽……请不要惊奇，
它从一颗破碎了的心中复苏。
有谁欣赏它呢？连鸟雀都不来的地方；
有谁欣赏它呢？花儿独自开放。
啊，只有你呀，我的朋友，
你走到它跟前停下脚步，
惊奇地、愉快地
注视着这美丽的植物。
你尝到人类的苦痛，
于是你的心也就破碎了。
从而你掐断了这枝花，
弄散了它的芬芳的香气……
朋友啊，它是一枝苦难的花，
它是你手中的诗琴啊！——

为什么你践踏了这美丽的花？
为什么你手中的琴停止了歌唱？
当你把花枝折下，把琴弦击断，
你不难过、不难过吗？

当你伸出你的屠杀之手
你的心灵不向你呼喊吗？

你是一个残暴的刽子手！
你屠杀了你自己，
屠杀了你的心灵，
屠杀了你的圣洁的心灵，
屠杀了你的诗琴的灵魂啊！
我的朋友，一位诗人的心
被你毁灭了！毁灭了！
难道你不晓得你自己的使命，
它是多么伟大和神圣！
可是如今它作垂死的挣扎，
没有阳光的温暖、雨露的滋润；
只有诗人的眼泪和微笑，
使它艳丽——焕然一新。
我的朋友，你怎样说呢，
当世界审判你的时候？

我对你说："向前面望一望吧，
望一望你前进的途程；
那是一望无垠的荒漠，
等待着你去开垦！……"

起来，朋友！时光多么宝贵啊！

我们是宇宙中的流星，
生活到今天，很快又会陨落；
那时我们要受到人民的审判。
起来，朋友！再接起你的琴弦吧！
让它唱出你心中的悲愤，
让它唱出诗人的痛苦，
让它唱出人类的幸福！
唱吧，让它代替你的舌头，
唱出时代的最强音；
唱出你心中聚集的悲愤……
让你的心在痛苦和欢乐中
流尽鲜血！

一八四八年一月六日，佩斯。

哪有一巴掌大的土地……

匈牙利哪有一巴掌大的土地，
未曾被匈牙利人民的血浸透？
哎，伟大先人的血迹已经凝结，
还要等待子孙们的血重新洒上？
如今洒的是耻辱，而不是鲜血！

在这里，谎言变成了永恒的真理，
雄狮绝不能生出来一个兔崽子；
光荣的祖先！你们是斗士和雄狮，
倘若现在你们从坟墓中复活过来，
你们还能看见这弱小民族的儿子！

这民族总以祖先的功勋感到自豪，
总以闻名的古代战迹而感到骄傲……
将来这民族以有了我们而吹嘘呢？
或者它因耻辱而羞红了自己的脸，
不再提起这时代的它的孩子们呢？

我们无忧无虑。象牲口一样活着，
如今我们只是满足有了一片面包。
我们掉队，掉在世界行列的后面；
从伟大的民族中间我们已被驱除，
我们无法生存，又没有勇气死亡。

可耻，太可耻！在旧日的世界的
名簿上，我们永远排列在最前面。
现在我们无耻辱地站在最后一行……
从前他们跪下来，拥抱我们的腿，
耻辱呀祖国！现在你却被打耳光！

我痛苦，无限痛苦！反对我的父母，
我要举起手臂来鞭鞑我自己的父母，
鞭鞑孩子的父母！……使我万分难过。
我给祖国留下了伤痕；我犯了大罪。
我晓得：在上帝面前我只能这样做。

尽管我忍受着千百万次的苦难，
我十分顽固，决不停止战斗，
为了伟大的上帝把我忠心教诲……
我的民族啊！我鞭鞑你，直到最后
你的心跳跃起来，或者我的心破碎！

一八四八年一月，佩斯。

旗　　帜[1]

你在干什么，你在缝什么？
你在缝补我的那件衣裳吗？
我对破烂衣裳已十分满意，
我的妻子，你还是缝起一面战旗！

我预感着，我预感到了什么，
只有天知道我预感到什么；
够了，预感出自我的心里，
我的妻子，你缝起那面战旗！

这样下去，不要太长的时间，
我预感时局将会发生突变，
就一跃而起向战场上跑去，
我的妻子，你缝起那面战旗！

---

① 在三月佩斯起义的日子里，森德莱·尤丽亚同样是一位革命者。例如三月十三日晚上，裴多菲伏案写作《民族之歌》的时候，她在缝制民族的帽子和民族的旗帜。

自由是我们的无价之宝，
不会白得，付出的代价很高；
贵重的金钱：鲜血的血滴，
我的妻子，你缝起那面战旗！

如果是你那白嫩的手缝的，
胜利一定会爱上这面战旗，
胜利越来越和它亲密；
我的妻子，你缝起那面战旗！

一八四八年一月，佩斯。

囚笼中的狮子

无边无际的荒原是它的王国，
如今它在狭小的囚笼中生活！

那沙漠之王——骄傲的雄狮，
被关进了狭窄的铁制的笼子。

让它静静地享受沉默的和平；
疲倦以后，它也需要安宁。

虽然它的自由已被暴君剥夺，
可是它还有思想的光芒闪烁；

虽然高大的树木它攀登不上，
至少也让它走到树荫下纳凉。

它站立着，骄傲而又威严，
它威武，刚强，气势雄壮！

它的自由虽然已经完全失掉，
英雄的目光却依然无比骄傲。

它站立着，象金字塔一样辉煌，
金字塔的黑宝石向它定神凝望。

它的渴望自由的思想到处游荡，
又记起了养育它的可爱的故乡。

它在沙漠中怒吼，象巨雷轰鸣，
象毁灭性的沙漠之风呼呼吹动。

啊，美丽的大地！美丽的时光！……
看哪！看守人来到了它的身边。

它所幻想的世界突然烟消云散，
看守人的鞭子落到它的头上。

它真的对这可恶的鞭子屈膝！
哎哟！我的天啊，我的上帝！

它应该低下头来，应该屈服，
难道它应该忍受这样的耻辱！

丧心病狂的、胆怯的老爷们，

见了它受污辱，却感到欢欣。

哈，你们是否还能这样大胆？
假若它毁坏了那囚笼的铁栏！

它就狂怒地撕碎你们的身躯，
不让你们的灵魂到地狱里去！

一八四八年一月，佩斯。

山 谷 和 大 山

假如我是大山！（山谷呻吟着）
假如我是大山！我该多么欢乐，
我成了青天之上群星的邻人，
我也能够望到那伟大的世界！

幸福的大山！它在那里统治着，
崇高的王位闪耀着光荣；
四周的云朵环绕着它的头，
正如虔敬的香烟升上天空。

初升的太阳把晨曦的金冕，
戴在它的巨大的前额上，
夕阳的最后的一道余晖，
把紫衣披上了它的双肩。

假如我是大山！我就不至于
卑下地在黑暗中度过一生，
我的邻人简直看不见我，

我也不可能看见我的邻人。

假如我是山谷！（大山呻吟着）
假如我是山谷！啊，起伏的山峰，
有人羡慕你那崇高的位置，
然而代替你荣耀的却是寒冷。

太阳的第一道光线照耀着我，
最后的余晖也撒满我的全身，
然而我却是永远的凄凉，
我却象严冬般永远寒冷。

蝴蝶、露珠、夜莺、鲜花……
我白白呼唤，谁都不爱我；
上面是狂怒的风暴怒吼，
下面是温暖的微风吹拂。

假如我是大山！我愿隐起身来，
我愿静静地隐藏在山谷；
春天来了！万物开始苏醒，
我愿用幸福交换春天的生物！

一八四八年一月，佩斯。

意　大　利[1]

奴隶们已经厌倦在地上爬行，
终于挺身而起，向敌人反抗；
从他们的哀叹声中迸发出雷鸣，
他们终于挣脱铁链，举起宝剑；
南国的橘树林已是一片暗淡，
如今血红色的玫瑰盛开在园中——
啊，他们是神圣而光荣的士兵，
自由之神啊，你要援助他们！

自傲的玩弄权势的暴君们哟！
你们的脸怎么没有一点血色？
为什么你们象幽灵一样苍白，
好象大白天我见到了恶魔；
我看见：布鲁图[2]的幽灵，

---

①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火焰，首先是在意大利燃烧起来的：一月六日在墨西拿爆发了工人起义，一月十二日革命的火焰蔓延到巴勒摩，一月二十七日人民起义的洪流冲上了拿波里的街头。随着意大利革命的爆发，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捷克和奥地利等国家也先后爆发了革命。最后汹涌的革命浪潮激荡到匈牙利，爆发了著名的三月十五日佩斯革命。

② 布鲁图（前85—前42），罗马的共和主义者，政治家；他杀死了恺撒大帝。

真的已经在你们面前出现——
啊，他们是神圣而光荣的士兵，
自由之神啊，你要援助他们！

布鲁图睡着了，现在他醒来！
他视察兵营，把战士们鼓舞：
"塔魁尼阿斯① 已在这里倒下，
我把雪亮的刀插进恺撒的胸脯；
这巨人已向我们低下了头，
难道你们还拜倒在侏儒面前？——"
啊，他们是神圣而光荣的士兵，
自由之神啊，你要援助他们！

来了，美丽的时光来临了，
我的希望长上翅膀迎面飞去；
象在秋季爽朗的天空下面，
成群结队的鸟儿展翅飞翔。
暴君在世界上要统统死去，
大地将会呈现出一片春光；
啊，他们是神圣而光荣的士兵，
自由之神啊，你要援助他们！

一八四八年一月，佩斯。

---

① 塔魁尼阿斯（前534—前510），罗马第七个国王，因犯法被逐出罗马王国。此后，罗马国王的统治终结，权力转移到执政官手里。

洛亚维尔基之死[1]

老音乐家，我有哪些对你不起？
你常常使我悲伤，使我哀泣！
你的提琴一响，我就十分难过，
唉！现在琴不响了，然而我
却加倍地难过！

悲惨是匈牙利人永久的命运，
没有悲惨似乎他们不能生存；
假若如此，醒来吧，我的朋友，
让我们把你凄苦的调子弹奏，
让我们弹奏！

难道匈牙利人民都是劣种，
他们干事情从来不瞻前顾后；

---

① 洛亚维尔基·马尔克（1789—1848），匈牙利著名的作曲家和小提琴家。一八四八年匈牙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前夜，他曾一度在军队中当乐师，并将裴多菲的许多诗篇谱曲传唱。一八四八年一月二十七日病逝于军营中。

把古老的业绩一下子丢开。
而未来呢？要面对那未来，
面对未来！

过去你那音乐的悲愤之声，
振奋着匈牙利人民的心灵；
我们回忆起那悲惨的年代，
滚滚的热泪就流了下来，
流了下来！

让我们哭泣过去，哭泣摩哈奇！①
土耳其人的武器把他们击毙；
假如单独给他们开辟墓园安葬，
就有两万座坟墓排在一个地方，
排在一个地方！

我们已感到自己无限的悲伤，
我们要振奋精神，挺起胸膛；
假如我们的土地上还有敌人，

---

① 摩哈奇，匈牙利南部一个中等城市。一五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土耳其侵略军同匈牙利军队在多瑙河畔的小城摩哈奇宣战。土耳其军队约有二万五千人和二百门大炮，匈牙利军队仅有二万五千人和五十三门大炮，战斗进行了两小时，在敌军优势火力的打击下，匈军伤亡甚重，国王和指挥官均在战场上死亡。摩哈奇战役的失败，使匈牙利丧失了独立，标志着匈牙利历史上新的黑暗时期的开始。

我们就把他们全部消灭干净．
全部消灭干净！

从那时起我们开始有了信心，
伟大的工作在等待着我们；
匈牙利人民这株大树将开花结果，
上帝也要赞赏这树的新枝嫩叶，
赞赏新枝嫩叶！

醒来吧，老音乐家，我的友人，
让我们把凄凉的曲调唱得热忱！
我最真诚的友人，你可想一想——
匈牙利人民的心向往什么地方？
向往什么地方？

你为什么离去？我们没有厌烦你，
和你一起操劳五十年，飘然而去！
回来吧，愿上帝对你多加关注，
重新开始吧，开始五十年的征途！
五十年的征途！

我相信你会从你的坟墓中出现，
你会出现，骄傲地站在坟墓前面，
手指着你过去栖身的茅舍呼喊：
“屋里还有什么？一把琴和一根拐杖！

一把琴和一根拐杖！”

一八四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佩斯。

一 八 四 八 年

一八四八年！一颗新的星，
出现在空中；红色的光线
投射到暗淡的自由的脸上，
使生命获得了复苏的力量。

神圣自由的新的救世主哟！
你已经第二次降临人间，
千百万人保护你的生命，
不要怕！不会使你过分紧张。

和平鸽子蜷缩在巢窝深处，
它躲藏起来，不敢咕咕作声；
战场上的鹞鹰[1]拍击翅膀，
狂喜地飞翔在大气层中。

懦夫们！你们已经战栗？

---

① 鹞鹰是一种凶猛的鸟，样子象鹰，比鹰小，背灰褐色，肚白色间带赤色，捕食小鸟。

这只是开始，孩儿游戏……
我在梦中所预料的一切，
如果全部得到应验呢！

啊，世界的末日来临了！
上帝要进行流血的审判，
好人受奖，坏家伙受罚，
那时候军刀也还会击响！

一八四八年二月，佩斯。

暴风来了！[①]

暴风来了！火星顿时燃成大火，
小心！火星向你们屋顶上飞落；
也许当沉落的太阳滚下山巅，
我们从头到脚却在大火中埋葬。

古老的匈牙利民族，可爱的祖国！
勇士的精神在你身上一直不振作；
它还是随着祖先们一道死亡？
你的腰间还能否佩戴宝剑？

匈牙利民族！假若有人要问：
你能否象从前那样成为先锋？
伟大的战士们使用目光杀敌，

---

① 裴多菲听到一八四八年一月意大利爆发革命消息时，他在《意大利》一诗中写道："来了，美丽的时光来临了，我的希望长上翅膀迎面飞去……"三月初，裴多菲在偏僻的匈牙利村庄沃斯波力姆一带旅行，听到法国革命消息，立即赶回佩斯，可是佩斯仍然死气沉沉，于是他写下《一八四八年》、《暴风来了！》等诗篇。

比别人使用武器还要锋利！

在鞑靼和土耳其统治时期①，
为保卫世界，我们鏖战到底；
现在假如有了那伟大的工作，
我们能不能保卫自己的祖国？

匈牙利人的上帝哟！你打个信号，
暴风雨来临前，你让我们知道：
为了你自己和你的人民的荣光，
知道你仍然统治着神圣的天堂！

一八四八年三月，佩斯。

① 见本书《裴多菲的诗歌创作》第十一页注②。

光荣的大老爷们[①]

啊，光荣的大老爷们！你们
近来怎样？
你们那肥胖的脖子是不是
有点发痒？
现在把一条时髦的新领带
献给你们，
为你们准备……它并不艳丽，
可是很紧。

你们知道吗，我们要求你们
多少次了，
要把我们当人一样看待，
总办不到！
你们要把我们这些人放进
人的行列，

---

① 这是一首尖锐深刻的讽刺诗。作者号召贫苦农民起来，同贵族老爷们进行斗争，鼓励他们拿起铁叉、镐头同压迫者厮拚，这是本篇精采的地方。但是，作者对阶级斗争的认识是模糊的，在本篇中有着明显的反映，也是这首诗的不足之处。

饥寒交迫的人民恳求着，
但一无所得。

多少年以来，你们把人民
当作牛马，
啊，现在调换一下，你们
可当牛马？
假如人民象野兽一样
向你们扑抓，
用你们的鲜血染红他们的
爪和牙？

亿万人民哟！你们走出茅屋，
奔向战场！
拿起你们的镐头、铁锹……
抡起铁铲！
一旦时机成熟了，它自己
就会来临，
丁当地敲起那伟大的
复仇的钟！

一千年以来，老爷们靠我们养活，
已经胖起；
现在我们的狗胖起来了，吃的是
他们的尸体！

我们用铁叉把他们挑起来，
抛进垃圾堆，
在那里，让野狗们进一次午餐，
吃得丰美！……

可是不能这样干呀！乡亲们！
我们停一停！
我们要比他们善良得多啊，
比他们文明；
上帝背后最美丽的名字，
就是人民；
让我们以崇高的道德忘掉
他们的罪行。

我们是伟人，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
名声相称，
那时候，上帝也会愉快地
赞赏我们，
它就会高兴地用它的
万能的手
长久地祝福着，并且抚摸着
我们的头。

假如现在老爷们把我们当作
兄弟般对待，

那就让我们忘记一千年以来的
痛苦和悲哀；
假如老爷们不再妄自尊大，
放弃传统，
并且彻底承认和我们一样——
完全平等。

贵族老爷们！ 假如你们愿意，
你们过来，
这是我们的手，快点儿伸出
你们的手。
让我们大家都成为锁链中的
一个铁环，
我们大家都是祖国所需要的
一个成员。

我们没有时间等待太久了，
行动快一点！
今天是好时机，明天也许
已经太晚。
假如现在你们对我们还是
瞧不起，
上帝会残酷地处罚你们——
该下地狱！

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一日以前，佩斯。

民 族 之 歌[①]

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
是时候了，现在干，还不算太晚！
愿意作自由人呢，还是作奴隶？
你们自己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
向匈牙利人的上帝宣誓，
我们宣誓，
我们宣誓，我们
不再继续作奴隶！

我们过奴隶生活，直到今天，
连我们的祖先也总是遭受诽谤；
他们原来自由地活着或者死去……
死后无法在受奴役的地下安息。
向匈牙利人的上帝宣誓，

① 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三日，维也纳爆发了革命，梅特涅首相被迫辞职，并颁布了新宪法。作者当天晚上写下这首诗。诗人冲破了书报审查机关的障碍，作为起义的传单印行了这篇作品。它成了匈牙利人民争取自由的最初的吼声。

我们宣誓，
我们宣誓，我们
不再继续作奴隶！

假如有谁把他渺小的生命，
看得比他的祖国还要贵重，
祖国需要时，他不肯战死，
那他太下贱，太卑鄙无耻！
向匈牙利人的上帝宣誓，
我们宣誓，
我们宣誓，我们
不再继续作奴隶！

军刀要比铁锁链更加光亮，
佩戴起军刀，却也十分辉煌；
如今我们还是戴着脚镣和手铐！
你过来吧，我们的古老的军刀！
向匈牙利人的上帝宣誓，
我们宣誓，
我们宣誓，我们
不再继续作奴隶！

匈牙利这名字还会重新壮丽，
让它真正恢复古代的伟大荣誉；
我们要在激烈的战斗之前宣誓，

要清洗几世纪来所遭受的羞耻！
向匈牙利人的上帝宣誓，
我们宣誓，
我们宣誓，我们
不再继续作奴隶！

在我们阵亡的地方将筑起坟丘，
后代子孙将在坟前哀哭和叩头，
他们念着为我们祝福的祷词，
念着我们的无比神圣的名字。
向匈牙利人的上帝宣誓，
我们宣誓，
我们宣誓，我们
不再继续作奴隶！

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三日，佩斯。

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

匈牙利历史的缪斯①啊，
你的雕刻刀长久地闲放，
拿起来吧，把这伟大的日子，
刻在那永垂不朽的石板上。

我们的祖父和父亲，
在过去的一百年当中，
从未做过这样多的事情，
我们一昼夜就已经完成。

拍击起来吧，拍击起来吧，
我们的思想的翅膀！
你们不再是奴隶了，
你们可以自由地飞翔。

你们飞遍全国吧！
而在过去的日子里，

① 缪斯是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诗神，司文艺美术九位女神之一。

你们带着烧红的铁链，
为祖国痛苦地哭泣。

出版自由了！……从现在起，
我的民族呀，我不再为你担心；
热血在你的心中沸腾，
你半僵硬的躯体又将苏醒。

佩斯青年们①！你们的名字，
将永远写在历史的篇页中，
祖国在病势危急的时候，
才看出你们是它的好医生。

上面的国家代表大会还在进行，
和往常的情形一模一样；
他们只是发表无用的议论：
在这里，警钟已经敲响！

为了事业，起来，青年们！
从神圣的出版事业的身上，
把那些违背上帝意志的人
所戴上的枷锁彻底砸烂。

如果残暴的敌人来了，

① 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的起义，首先从当时的首都佩斯开始，然后蔓延到布达。

给他们的回答却是这样：
宁可让刺刀插进胸膛，
我们的手决不再戴铁链！

起来，意志坚强的佩斯青年，
我们以自由的名义去作战！
在这神圣的愤怒当中，
我们要奔向杀敌的战场。

谁敢来反对我们呢？
我们的队伍成千上万，
每个人的脸上和眼睛里，
都燃烧着可怕的火光。

成千上万个人的声音，
汇成一个呼喊、一阵雷响，
它向出版事业飞去了，
把它从枷锁之下解放。

还不够啊……我们冲向布达，
一位作家① 被囚禁在牢房，
只因为在他的作品里，

---

① 这里指的是谭启奇·米哈依（见本书《裴多菲的诗歌创作第十二页注①）。释放谭启奇·米哈依等政治犯，是三月十五日起义的目的之一。

描写了祖国所遭受的苦难。

我们象鹰群一样，
飞向古老的布达，
而那古老的布达山麓，
几乎要在我们的脚下坍塌。

我们怀着欢乐和胜利的心情，
救出了那位被囚禁的作家；
要看见这样盛大的节日，
只有在马加什① 统治之下！

匈牙利历史的缪斯啊，
要把这日子在石板上刻记！
为了我们后代的子子孙孙，
让它永远在那里屹立。

如果可以骄傲的话，
我的心也有骄傲的自由！
在这伟大的事变当中，
我是起义青年的领袖。

这是多么伟大的日子啊！

---

① 马加什（1440—1490）是匈牙利国王，匈牙利王室中央集权统治的建立者。

只能以人的生命来报偿……
拿破仑啊，我绝不愿和你，
交换我这无上的荣光！

一八四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以前，佩斯。

自 由 颂

啊，自由！让我们注视着你，
让我们在渴望中等待着你；
度过多少暗夜，我们的灵魂，
好象幽灵一样在世界上流浪。

我们在天空和大地间寻求你，
寻求你这唯一的真正的上帝；
你是永恒的，别的都是偶像，
站立一会儿，偶像就会倒掉。

如今你仍然被叛处无期流放，
好象凶杀犯该隐①飘泊人间；
一群刽子手窥视你何时到达，
就将你神圣的名字钉上绞架。

① 该隐，据《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四章，第一至八节记载，是亚当的长子，出于嫉妒，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亚伯。

当你那漫长的流亡生活结，
替你掘墓的人就会倒进坟墓，
统治完结了，你取得继承权利，
你自己就将国王的宝座占据。

你是我们世袭的法定的国王，
我们欢呼，围在你的宝座旁；
千百万把火炬在你四周照耀，
飘舞的火焰在我们心里燃烧。

高贵的自由啊，你看我们一眼！
向我们投射一瞥欢呼的目光；
由于狂欢我们的力量壮大起来，
自由啊，你就向我们大放光彩！

自由啊！为什么你的脸苍白？
过去苦难的回忆又向你袭来？
难道我们为你做得不够尽善？
还是你畏惧你那未来的冠冕？

不要怕！我们保卫你……我只说一句：
举起你的大旗，挥舞你的大旗！
千百万大军跟在你后面进击，
我们准备阵亡，或者获得胜利！

假如我们一个不剩地死了，
深更半夜，我们爬出墓园，
我们一群幽灵……同那些
取得胜利的敌人死拚一场！

一八四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以前，佩斯。

大 海 沸 腾 了[1]

大海沸腾了，
人民的大海；
那可怕的威力，
掀起滔天巨浪，
震动着天和地。

你们见过这舞蹈？
你们听过这音乐？
若是你们没见过，
现在就应该懂得：
人民是多么欢乐！

海在怒吼，咆哮……
船儿不停地颠簸，

---

① 本篇写于佩斯三月起义后不多几天，表现了作者对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对人民力量的确信。他不仅把匈牙利人民的起义比喻成"沸腾的大海"，而且也包括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家的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诗人以他锐利的眼光看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指出人民起义必胜的真理。

它向地狱沉去了，
拖着扯碎了的帆，
和折断了的桅杆。

咆哮吧，洪水！
你深深的海底，
腾起巨大的威力，
把狂怒的浪花
喷入云层里去。

一条永恒的真理，
由浪花写在天上：
船在水上航行，
水在船下翻腾，
可是水永远是主人翁。

一八四八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佩斯。

甲

现在还有那样的小伙子吗?

现在还有那样的小伙子吗,
他害怕,
霹雳在他的头顶上
轰然爆炸?
怕死鬼从我们的队伍中
逃跑了,
躲藏在壁炉后面的炉膛里
啜泣哀号!

弟兄们哟! 以自由的
名义,
我们要鼓起勇气来哟,
坚持到底!
我们是怎样的人呢?
是这样:
以机智战胜各种的
危险!

我们打出了第一道

信号，
我们倒下，新的队伍
跟上来了；
假如只剩下两个匈牙利人
活在世上：
（只有这两个人成了自由人，
我也并不懊丧！）

匈牙利的三色旗哟，
光荣的旗！
我们要竭尽全力
保卫你；
将你神圣的翅膀，
举上青天，
在天幕下，在我们面前，
你自由飞翔！

匈牙利的三色旗哟，
走在最前列，
我们没有一个人吝惜
自己的血！
从前你的敌人未能把你
践踏在地，
至今还没有用我们的血，
把你浸透！

一八四八年四月，佩斯。

准备好吧，我的祖国！①

准备好吧，我的祖国！
你准备好吧，我幸福的祖国！
匈牙利人还没有见过的
那样的盛大节日在等待着你，
它将要向许多国家宣布胜利，
并且将永远记载在《吕契年鉴》② 里。
你准备好吧，我幸福的祖国！

居住在维也纳的德国佬，
人人卖身投靠，个个受贿，
他们背叛了上帝，
并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
如今这些麻风病患者，
这样大声呼喊：

---

① 这是一首讽刺诗。在一八四八年四月五日布达佩斯举行的群众代表大会上，裴多菲朗诵这首诗。这次代表大会是为了欢迎维也纳大学派遣的代表团前来匈牙利祝贺三月革命的胜利而召开的。

② 《吕契年鉴》是十七世纪开始记载欧洲历史上巨大事件的年鉴。

"我们不需要
自由的暗淡的碎影，
我们需要的是自由本身，
不惜任何代价的完整的自由！"
撒旦的同谋者们
这样高声叫喊，
然而那历史的结局将会怎样？
那结局，将是赶走皇帝，
赶走大慈大悲的
好心肠的皇帝，
再将皇族一道驱逐出去，
愿耶和华保佑，
将他们驱除！①

可是幸福的日子
等待着匈牙利人，
天赐的节日的幸福！
皇帝和他的家族
尊贵的家族，
将要来到我们中间！
他们对我们这样说：
"忠实的匈牙利人哟，
我们永远相信你们，

① 本篇在这一行(第二十六行)以后，有四行诗被作者自己删掉。

我们永远爱你们，
在我们的人民中间，
我们以慈父般的爱对待你们；
我们就这样扑向你们的胸膛，
你们拥抱我们吧，
可爱的忠实的孩子们！”

我的忠实的匈牙利人民哟，
还需要更多的甜言蜜语吗？
我们在他们面前跪下，
用我们的吻，
舔去他们流浪途中的灰尘，
感激和欢乐的眼泪，
好象是第二道多瑙河，
一直流经我们的祖国，
整个民族发出一个吼声：
（由于这霹雳般的吼声，
星星都因震动而陨落了）
“为了我们的皇帝，
我们献出生命和鲜血！”①

---

① 引号内两行诗，原文是拉丁文：
“Vitam et sangvinem,
Pro rege nostro!”
这两行诗原是一四七一年匈牙利贵族的代表们在国家代表大会上向女皇马丽亚·帖雷尼亚喊出的口号。

好象从前，在中世纪，
我们光荣的祖先这样叫喊着。
我们中间出现了勇敢的人，
他思索着：
三百年以来，哈布斯堡① 王朝，
残酷地统治着我们的祖国；
从那时起，我们的祖国
没有统一的思想，
没有统一的意志，
大胆的人必遭祸殃。
勇敢的人
被宣布为无耻之徒，
诬蔑为不光彩的人，
宣布他们是卖国贼，
用长矛把他们统统挑死了！

准备好吧，祖国，迎接这节日，
准备好吧！你狂喜吧，幸福的祖国！

你们这些被驱除的国王哟，
欧洲所有的国王们哟，
到我们这里来吧！
匈牙利人民愿意接待你们，

① 哈布斯堡是奥地利的皇族。

给你们以荣誉，
喂得你们又白又胖，
你们到这里来吧！
我们给你们住宅和吃的，
你们戴上已经失去了的冠冕，
受审是你们应该得到的报偿，
让我们成为上诉的法官！

一八四八年四月，佩斯。

我们还在说，而且只是说……

我们还在说，而且只是说，
舌头翻转着，手却在休息；
难道匈牙利是个长舌妇吗？
它不愿承受着英雄的荣誉。

我们的光荣的军刀啊！
你刚被铸成，就已经生锈。
你们看吧，不久的将来，
一切都还是向老路上走。

我站立，象一匹烈性的马，
鞍子已经在马背上装好；
它喘息，扬蹄，甩动长鬃……
却只等待着饶舌的主人。

在建立功勋的战场上，
我会不会流星似的陨落？
那无情的愤怒的手臂，

会勒死我，不许我活。

假如就我自己，那也无妨，
一个人怎能把全世界代表；
可是还有成千上万的人，
却忧郁地啃着马嚼①。

啊，青年们！啊，朋友们！
你们是被捆起翅膀的山鹰，
当我把你们从头到脚看一遍，
我的头就燃烧，心就冻结成冰！

起来，我的祖国，快快前进吧！
难道你想在半途中停止不前？
尽管铁链在你身上松了一松，
可是还没有最后把它彻底砸烂！

一八四八年四月，佩斯。

① 啃着马嚼，比喻资产阶级议会的代表们的空谈。

国王与刽子手

妄自尊大的国王
在宝座上昂首高坐，
老爷们（下贱的侍从们！）
环护他，舔着他的手。

宝座开始摇晃……
难道是地震爆发？
地震：这是人民起义！
它明显地日益扩大。

象河水冲破堤岸，
人民挣脱了铁链，
砸烂后铸成武器，
人民手中紧握刀剑。

宝座越来越摇晃，
暗中都悄悄地溜了，
老爷们都溜掉了。

国王身边只剩下一人。

你们知道他是谁呢，
为了国王他不肯逃走？
白脸、黄手、血衣……
他的名字叫刽子手。

国王说："都逃跑了，
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是你呀，你是我的
唯一的忠实的侍从！"

"我虽然留下来了，"
刽子手走上前去说：
"国王！我不是你的亲信，
这里没有国王的拥护者。

"他们在宝座旁走动，
只是一群灰暗的魔影，
当太阳从云后涌出，
魔影即在阳光中消融。

"我和你留下来了，
因为你给了我面包，
我们应该相依为命，

离别了，我们都活不了。”

一八四八年四月，佩斯。

拉　科　治[1]

祖国的圣者，自由的将领！
你是我们黑夜里的一颗星；
啊，拉科治，我们想起你，
我们就燃烧，就大放悲声。

你是我们事业的伟大战士，
不久你会看到为胜利欢呼；
可是在凯旋中你不能来临，
你不可能走出深邃的坟墓。

你的骨灰已被狂风吹散，
我们情愿去寻找你的荒冢；
把你埋葬在哪一块土地上？
你的坟墓呢？无处可寻！

---

① 拉科治·费伦茨(1676—1735)是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领导匈牙利人民反抗奥地利统治的民族独立斗争的领袖。

敌人把你从你的民族中驱除，
把你的名字同样一下子抛开；
一百年的重压，坟墓已坍塌，
放在你坟上的只是一块盾牌。

啊，拉科治，你的灵魂没有死，
伟大的英灵永垂不朽！
你驾驶你英雄的幽灵飞来吧，
当新的战斗开始的时候。

你用你幽灵的手紧握战旗，
你保卫我们，和以前一样；
在另一个世界你鼓舞我们，
给我们军队以无比的力量。

我们向敌人勇猛地冲锋，
亲人们拉着我们的后腿，
我们眼前浮现死亡的景象，
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后退。

假如将来有胜利的那一天，
有庆祝获得自由的那一天，
千百万人的嘴会齐声欢呼：
“开始得好，结束得辉煌！”

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佩斯。

倒掉的青铜像

一尊雕像耸立在峰顶上，
山是多么高；一道云彩
宛如带子似的束在山腰，
太阳从山尖上滚了下来。

青铜像耸立在高山顶上，
这是一个崇高的巨人形象；
它一只手举着胜利的旗帜，
另一只手紧握战斗的宝剑。

雕像是怎样竖起来的呢？
人们从地面把它运往山顶，
还是从天而降？……是人工建造；
啊，它更显得无比神圣。

天堂和人间的共同劳动，
上帝援助，人受尽疲劳；
几百年的时光已经过去，

千万只手把它竖起来了。

终于竣工了。雕像竖起来了。
整个欧洲都向它注视着；
人们以崇敬和恐惧的心情，
在它面前停下来倾心拜倒。

山屹立着，可是峰顶上凄冷。
雕像头上的桂冠已无影无踪！
也许是上帝嫉妒人间的创造，
将它偷进天堂？……但怎么可能！

地震来了！它毁灭一切，
雕像已被大风暴所动摇；
它从高处突然倒下来了，
倒入深山峡谷中的泥沼。

祖国啊祖国！你神圣的雕像，
如今被湮没在污浊的泥潭；
它躺在泥潭里已经三百年了，
被浪涛浮起的渣滓所腐烂。

你邻近的群星环护着你，
代替你从前在头上的桂冠；
沼泽中令人厌恶的蛀虫，

蠕动在你丑陋的躯体上。

祖国啊！可怜的祖国啊！
我怎能抑制自己的情感？
它好象一阵倾盆大雨，
从我心里流泻到你的纪念碑上！

悲伤吗？哀悼吗？一切都过去了！
沼泽中的雕像已不见踪影；
从倒卧的地方把它抬起来吧，
把它举入清新的大气层中。

来吧，让我们洗刷它的四肢，
让它象从前那样完美无缺；
来吧，每个人都要帮助洗刷，
用女人的眼泪和男人的血。

假如它闪耀着古老的光辉，
我们就走开，去休息；朋友们！……
那时也不能休息！除此之外，
新的战斗任务在等待我们。

我们再次竖起这尊雕像吧，
竖在它曾经闪光的峰顶上，
让它从高山上骄傲地注视

整个世界惊慌失措的景象。

起来，我的民族的老老少少！
耻辱！当他懒惰地静止不动，
光荣！当他不息地工作着……
如今你们选择：耻辱还是光荣！

一八四八年四月，佩斯。

邦克总督[1]

安德烈二世[2]是一个
软弱无能的国王，
上帝给他创造了
一副怯懦的心肠；
他的妻子操持国政，
开始治理这个国家，
她乘着一辆快马车
到全国各地视察。

女人的手软弱无力，
她不适于掌握政体，

---

① 一八四八年匈牙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时期，裴多菲运用历史题材，揭露与鞭挞国王的背信弃义和出卖人民利益。作者在他的创作后期采用小型叙事诗的形式，叙述国王和他的佞臣们是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必须组织革命人民彻底推翻专制制度。《邦克总督》一诗描写了十三世纪安德烈二世统治时期，匈牙利人民遭受德国侵略者欺凌的历史真实，描写了邦克总督和侵略者德籍王后盖尔鲁特(1185?—1213)之间的斗争。

② 安德烈二世是一二〇五年至一二三五年之间的匈牙利国王。在他统治时期，实权掌握在他的德籍老婆盖尔鲁特的手中。盖尔鲁特于一二一三年被匈牙利人民处死。

可是比她更软弱的，
却是她的一群党羽！
安德烈王，你的妻子
是一个可恶的娼妓，
她心狠，她名叫盖尔鲁特，
她是日耳曼民族的后裔。

她把善良的匈牙利人，
当狗一般来对待，
她从高官的职位上
把匈牙利人赶下来；
她把随行的狐群狗党，
以高官厚禄捧上台，
他们在自己的祖国，
是失势者的奴才！

贵族大老爷们
受到极大的欺凌，
一群穷哥儿们
陷入泥潭中蠕动，
上帝所创造的
孤苦的匈牙利人，
好象耶稣一样
在十字架上受刑。

穷哥儿们纳税完粮，
德国佬向他们瞪眼，
不是对他们的恩赐，
不是对他们的哀怜；
从国王的宫廷里，
突然传出一道命令：
“农夫啊，劳动吧，纳税吧，
随后我就要你们的命！”

终于有些穷哥儿们
把内心的感情发泄，
他们暗地里进行
可怕的密谋，并且说：
“让我们一起捣毁
那富丽的王宫，
干掉那些坏家伙，
为穷人报仇雪恨！”

只有邦克总督
善意地劝阻他们，
他不希望获得成功，
还是等待时机暴动？
当邦克的妻子被强奸……
发生了可怕的事件！……
怎样开始？怎样结束？……

说吧，德国的暴君们！

那王后的弟弟①
以强迫的手段，
把邦克总督的
贤慧的妻子霸占。
她是女人中的一枝花，
她年轻而又娇艳！
她被践踏，她被投入
苦难的泥潭！

“起来，我的朋友们！”
邦克总督悲哀地喊道：
“我的心渴望着复仇，
我的刀尖有死神狞笑；
起来，我的朋友们！
我们一直冲向宫殿……
王宫吗？那是匪巢
和荒淫无耻的妓院！”

他们结成一大队
走进了豪华的王宫，
在那里，德国老爷们

① 指奥托(Otto)，安德烈二世统治时期匈牙利王室的重要成员之一，主管内政事务。

高声大笑，随意狂饮，
他们喝匈牙利的葡萄酒，
吃匈牙利的面包……
却又狂妄地讽刺
匈牙利民族的弱小。

在王宫大厅的中央，
匈牙利人傲然站立，
每一个人的眼睛，
象是一把火炬在燃烧。
这时候，德国佬
感到惊恐万状，
酒在他们的咽喉里，
突然变成了酸醋。

这时邦克总督自己
开始了他的言谈，
他向王后和侯臣们
道了一声晚安：
"尊贵的老爷们！
祝贺晚安，祝贺快乐……"
王后问道："干什么，
你们这些不速之客？"

邦克总督回答道：

“我向你和佞臣们说，
不需要你们等待很久，
你们就会完全晓得。
我命令尊贵的老爷们！
只因为一个民族，
一个被欺凌的民族
和复仇之神在这里生存。

“我们在这里作客？
还是你们作客？
你们是忘恩负义的
不速之客！
我们招待你们，
你们却把我们折磨，
你们吃我们的肉，
你们喝我们的血！

“你们吃吧……这面包
是你们的最后一块，
它将卡住你们的喉咙，
噎得你们喘不过气来。
盖尔鲁特，你德国的荡妇！
我首先宣判你的死刑，
你一人扮演两个角色：
王后与拉皮条的人！”

邦克总督的宝剑
插进王后的胸膛，
匈牙利人把德国佬
挑在刀尖上。
凡是能逃跑的人，
都向国外争相逃亡；
没有跑掉的都死了……
国家变得一片晴朗！

一八四八年五月，佩斯。

黑红旗之歌

卸下那红、白、绿三色旗①吧，
它已经过时了！
现在标志着匈牙利民族命运的
是红色和黑色。
我们绣起一面缀着黑边的红旗吧，
服丧和流血是匈牙利民族的命运。

我们是大海中的一个小岛，
抵御着凶猛的风暴；
四面八方滚来的黑潮，那怒涛
朝着我的祖国喧嚣。
我们绣起一面缀着黑边的红旗吧，
服丧和流血是匈牙利民族的命运。

敌人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准备好了吗？

---

① 指匈牙利国旗。

政府[1]在干什么？
它在祖国的塔楼里已经熟睡了，
怎能保卫祖国！
我们绣起一面缀着黑边的红旗吧，
服丧和流血是匈牙利民族的命运。

政府已经睡着，我们却纵饮作乐，
无限欢欣，
好象全能的上帝不关怀别人，
而只关怀我们。
我们绣起一面缀着黑边的红旗吧，
服丧和流血是匈牙利民族的命运。

我回忆起摩哈奇，那是悲惨的时代！
那时只好这样：
我们环绕在桌子上的酒杯的周围，
把悲痛遗忘。
我们绣起一面缀着黑边的红旗吧，
服丧和流血是匈牙利民族的命运。

摩哈奇，摩哈奇！……你是一只花蝴蝶，
无忧无虑地翻飞；

① 指巴江尼政府。这个政府自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七日成立起，一直干着背叛人民的勾当。巴江尼主张实行一些比较温和的改革，反对同哈布斯堡王朝分裂，因此这个政府并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然而土耳其这只雄狮要把我们吞噬，
在我们身后扑追。
我们绣起一面缀着黑边的红旗吧，
服丧和流血是匈牙利民族的命运。

新的摩哈奇呢？有二万名匈牙利勇士
再一次阵亡，①
他们流泻的鲜血浸透了伸展数里的
光秃的平原。
我们绣起一面缀着黑边的红旗吧，
服丧和流血是匈牙利民族的命运。

新的摩哈奇呢？在那里，祖国的太阳
再一次沉落；
三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它没有向我们
露过它的脸。
我们绣起一面缀着黑边的红旗吧，
服丧和流血是匈牙利民族的命运。

一八四八年五月，佩斯。

---

① 参见第一五三页注，一五二六年摩哈奇战役，匈军伤亡约有二万人。

你为什么护送

你工人的热爱祖国的思想啊！
为什么寸步不离地护送我呢？
为什么你日夜地把你那
覆盖着忧郁的脸露给我呢？
你长久地跟踵我向前走去，
当我合上眼，我就看见了你！

我知道我为祖国效劳太少了，
但是我尽了我的一切力量去做，
有的人精力无限充沛和旺盛，
实际干的却比我要少得多；
我请求你把你的脸转过去吧，
只有一点时间了，你爱国主义的思想！

啊，让我忘记我是一个公民吧！
春天来了，大地一片绚丽，
花香和聒噪的鸟雀的歌唱，
充满于天空和大地，

金色的云朵和温暖的微风，
在我的头顶上愉快地飘动。

啊，让我忘记我是一个公民吧！
诗歌之神，
对我是那样的崇敬，
我怎能成为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让我消耗我的七弦琴吧，
直到因痛苦而折断琴弦。

啊，让我忘记我是一个公民吧！
我的青春，我的爱人，
占有了我许多美妙的时光，
青春、爱情……
我没有耗费它们的时间，
和一个无益的长久的祝愿。

啊，多少天仙聚集在一起——
青春、诗歌、爱情、春天！
我抛弃了它们，它们离去了。
我伸出渴望的手在它们后面呼唤，
来吧……张开你们的臂膀……
拥抱我吧，我是属于你们的！

一八四八年五月，佩斯。

怯懦的人种，侏儒的灵魂[①]

怯懦的人种，侏儒的灵魂！
你们不觉得耻辱？不觉得悲哀？
当我的琴猛烈地响起来的时候，
你们不是被吓得脸色苍白？
预兆风暴来临的信号升起来了，
它射出红光，把我轻轻触动；
我的歌啊，你象振翅凌空的鸟儿，
歌唱着，从地面飞上了云霄。

现在，大风暴快要来临了！
它将世界上的邪恶一扫而光；
与此同时也卷去了我的歌声，
摘掉树上的大片叶子驰向远方。
必有一天，风暴用所有的力量，
无情地蹂躏，狂怒地呼号，

① 本篇是作者预感革命风暴即将来临、自己将去参加战争的誓言，同时对自由妥协派作了无情的揭露，讽刺他们是侏儒，胆小鬼，而不是真正的匈牙利人，因为他们害怕战争，采取投降主义政策。

它翻腾起了我的痛苦的心底，
好象把槲树的根子一下拔掉！

假如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因发生地震和霹雳闪电，
都从根基上摇晃起来了，
那时你们怎样说，怎样干？
风暴刮来了！它呜呜地
从大地上吹过；那时候，
我就把我的琴蘸上我的血，
用我沾满鲜血的手把琴弹奏。

一八四八年五月，佩斯。

我正在男子的壮年时期

我正在男子的壮年时期，
已经过去了，人生的春天；
它带走了我许多灿烂的花朵，
带走了我许多美丽的梦幻，
带走了一大群歌唱的百灵鸟，
黎明时分，它们不再歌唱；
假如你不爱我，光辉的天使，
生命多么凄苦，世界多么黑暗！

红色的光线已从空中消失，
聒噪的小鸟已从大地上飞去；
愤怒的风暴和凄苦的寒风，
向着鸟巢袭击，不停地哀泣；
在我想象中的枯树林中，
只听得飒飒风声，树冠不再摇晃……
假如你不爱我，光辉的天使，
生命多么凄苦，世界多么黑暗！

地上的银色晨露已经消失，
天上的金色星辰已经陨落，
上帝用它冷酷无情的手
骤然间把它们全部消灭：
烦闷的窒息的大气低低压下，
天气酷热，大片乌云蔽天；
假如你不爱我，光辉的天使，
生命多么凄苦，世界多么黑暗！

在绚丽的高耸的巉岩中间，
一条跳跃的小河日夜喧响；
光荣的河流！在青年时期，
我沉浸在无限的幸福中间；
河流在奔腾，但别喝这水，
我不渴了！我也不再向往……
假如你不爱我，光辉的天使，
生命多么凄苦，世界多么黑暗！

假如我与从前的我绝交呢，
我以公民的身分观察祖国的前途，
我看见不如从前的虚弱的后代，
看见一个已经走向灭亡的民族。
我昂首挺胸，心在盛怒，有什么用？
我不能做别的，只会哭泣和哀伤……
假如你不爱我，光辉的天使，

生命多么凄苦，世界多么黑暗！

爱我吧，爱我吧，象我爱你那样，
象我的爱情那样热烈无边……
你向我发出了光，发出了热，
它从上帝的脸上积聚在你的心间……
你的心灵是我唯一欢乐的世界……
你是我黑夜的星，白昼的太阳……
假如你不爱我，明亮的星啊，
生命多么凄苦，世界多么黑暗！

一八四八年九月，佩斯。

起　　来！

我们做了很久的糊涂虫，
最后终于成了战斗的士兵！
牧笛对于我们已经过时了，
军号啊，你就放声大吼！

他们把你拳打脚踢，
祖国啊，你还继续忍受？
当愤怒的天空雷电交加，
你还不勃然大怒？

啊，我的民族！那些脑满肠肥
和心胸狭窄的人（法官们）的话，
怎么能够长久地
严厉地约束你呢？

正象法官所说的那样，
匈牙利人都变成了孬种，
软弱无能，胆战心惊，

不敢斗，也不想斗争？

撒谎！肮脏的可耻的谎言！
它的大小象你们的舌头那样；
匈牙利人沉静；不激昂，不沸腾……
可是他们象烧酒含有火焰。

只是斗争，只是流血，
我们的血流得太多了；
看哪！我们流血，敌人喝，
他们喝得失去了知觉。

祖国！快点行动起来吧！
让你惊人的盛名重见光明；
德国的羁绊，德国的阴谋，
夺取它，再把它埋葬。

有如太阳从云后涌现，
你就从剑鞘中拔出宝剑；
那些向它看一眼的人们，
瞬息间都变成了瞎眼。

我们做了很久的糊涂虫，
最后终于成了战斗的士兵！
牧笛对于我们已经过时了，

军号啊，你就放声大吼！

一八四八年六月，佩斯。

你没有伴随我在途中

你没有伴随我在途中，
我的天使，我的爱人；
但是我已知道你的心，
跟随着我的脚步缓行。
亲爱的，我需要晓得：
你以什么形象伴随着我？
也许你是微风，把浓香
轻轻地撒在我的前额？
也许你变成黄昏的晚霞，
悬挂在弧形的天边？
也许你变成夜晚的星星，
向我投射着银色的光芒？
也许你变成一只小鸟，
在树林中婉转地歌唱？
也许你变成朵朵的小花，
灿烂的颜色闪耀我的两眼？
鲜花对我说：你把我摘去吧，
把我带走，插在你爱人的胸前！

告诉我吧，悄悄告诉我吧——
你是我所说形象中的哪一个？

一八四八年六月五日至六日，
纳吉-克洛什。

在我的故乡①

我生长在这美丽的地方，
生长在阿伏德平原上，
这城市是我的出生之地，
荡漾着我的保姆的歌曲，
如今我仍然听到这声浪：
"金龟子，黄色的金龟子！"②

儿时我离开了我的故乡，
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壮年。
哎，已经过去二十个年头，
二十年充满着欢乐和哀愁……
二十年……时光迅速地飞逝！

① 裴多菲生于吉什-克洛什村，可是这首诗是作者回忆他同他的父母从一八二三至一八三〇年在菲尔艾吉哈兹村居住时期的一段生活而写的。裴多菲幼年时期，家庭生活比较富裕，他父亲在本村开设肉铺，有少许土地，并有保姆照料他，实属小康之家。一八三八年前后，多瑙河大水成灾，浪涛卷去了他家的一切财产，从此家中生活日趋贫穷。

② 这是匈牙利古老民歌中的一句。

"金龟子，黄色的金龟子！"

小伙伴，你们哪里去了？
能看见你们中间一个也好！
让我忘记我已经是壮年，
你们坐下来吧，在我身旁。
我肩负二十五年的重压，
"金龟子，黄色的金龟子！"

我的幻想如同欢跃的小鸟，
从一个树梢飞到另一个树梢，
它采集着我的美好的记忆，
好象蜜蜂在花朵中间采蜜；
它飞遍我怀恋的一切地方……
"金龟子，黄色的金龟子！"

我是孩子，又变成个孩子，
吹着柳叶笛，骑着马急驰，
我骑着一匹烈性的芦苇马，
到处奔跑，渴了在井旁停下。
喝吧，我的马，我的拜加①……
"金龟子，黄色的金龟子！"

① 拜加，匈牙利文的原意是"山盗"、"强盗"、"侠盗"等。匈牙利人经常以"拜加"给马命名。

晚钟的声音丁当地敲响，
马和骑手已经疲劳不堪；
我回家，躺在保姆的怀里，
她嘴里哼起了催眠的歌曲，
我听着，我已沉入半眠中……
“金龟子，黄色的金龟子！”

一八四八年六月至八月，菲尔艾吉哈兹。

为什么你们封锁我的路？

为什么你们封锁我的路？
放我走，我要前去！
我的愿望引导我向前，
而我想实干，不求荣誉。

祖国在危急中！[①] 她号召她的
孩子们起来行动，
我站在希望的巉岩高处，
百次的回音震荡我的心灵。

我的坚实的信念如同磐石，
它一动也不动，
在我的身后留下了荣誉，
我为祖国作了许多事情。

---

① “祖国在危急中！”是科苏特·芳若什在一八四八年革命爆发后发表演说的一个口号，他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打击敌人。

行动的愿望，行动的力量，
它象一条小河，
从我身上流过；它的浪花
被汹涌的波涛卷入漩涡。

我抬头仰望夏天的太阳，
我的眼睛不痛，
我低头望着漩涡的深处，
勇敢地望着，我的头不晕。

一些人在和平的日子里，
能够东奔西跑，
可是在战场上却恐惧起来。
我到那里去，我毫不动摇！

令人可怕的日子来临了！
只有在月夜里，
恐怖的幻想到了疯狂地步，
才能梦见那样的日子。

为了我的工作，我不期待
荣誉和奖励……
应当无报酬地尽到职责，
我为我的祖国工作不息。

什么是荣誉？从我身边，
你快点儿滚吧！
我拥抱着我忠实的妻子，
我不需要卖弄风情的女人。

为什么你们封锁我的路？
放我走，我要前去！
我的愿望引导我向前，
而我想实干，不求荣誉。

一八四八年七月，佩斯。

朗克依轻骑连①

我采摘槲树叶，
编织一个花环，
我的眼泪化为晨露，
在花环上晶莹闪光……
我把花环献给谁，
怎能献给别人呢？
献给朗克依的
英勇的轻骑队！

---

① 朗克依·雅诺什（1810—1849）是匈牙利著名的革命战士。一八四八年被派遣到国外的匈牙利军队当中的许多战士，在科苏特的"祖国在危急中"这一口号的影响下，纷纷归国，参加独立战争。当时驻扎在俄国马思扬波列市的维克舟伯克骑兵团作出了榜样。其中的一个骑兵连在朗克依连长率领下，于一八四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渡过德涅斯特河，幸运地返回匈牙利。这一行动表现了战士们对祖国的极大热爱。可是当时匈牙利军事部长梅萨洛什却诬蔑朗克依骑兵连是"叛乱"行为，并唆使居住在匈牙利境内的少数民族塞尔维亚人同朗克依骑兵连交战。在全国人民舆论压力下，这位军事部长被迫下令停战，并接受了朗克依骑兵连参加匈牙利军队的要求。作者以极大的热情在这首诗中歌颂了朗克依骑兵连战士们的爱国行动，同时对梅萨洛什进行了谴责。

正是这些小伙子，
正是这支轻骑队！
才与我们的祖先
十分相配。
他们的血是纯净的，
是古老的匈牙利人的血……
我献给他们一曲歌，
是对他们最大的酬谢！

他们是光荣的男儿！
假若你们不相信我，
啊，向那里瞧一瞧，
他们在干什么。
我静息下来一言不发，
他们的行动叙述了一切……
我百遍地欢呼，
向他们表示祝贺。

德涅斯特河① 彼岸，
马里扬波列② 城里，
波兰的国土上，
驻扎一队轻骑。
匈牙利的轻骑兵，

① 德涅斯特河，现在苏联境内西南部的一条河流。
② 马里扬波列，现为苏联城市，在立陶宛。

年轻的小伙子们，
有什么不幸，
他们为什么不欢欣？

轻骑队生气勃勃，
他们跳舞又唱歌，
可是有一个骑兵连，
士兵们总不娱乐。
在战斗中，轻骑队
英勇杀敌，高歌狂舞，
只有一个骑兵连
那样悲伤，那样痛苦。

匈牙利的轻骑兵，
为什么这样忧伤？
为什么有的人
眼泪一个劲儿流淌？
“我们怎能不忧伤，
我们怎能不忧伤？
匈牙利人的祖国，
在危急中受尽苦难！

“多特人、拉慈人、德国人①……
凶狠地想把我们吓倒，

① 多特人，匈文中对斯洛伐克人之贬称。拉慈人，匈文中对塞尔维亚人之贬称。这里所提到的，皆指居住在匈牙利境内的少数民族。

他们必将遭受到
雷电击、天火烧!
我们一心想保卫
自己神圣的国土,
就是在异乡土地上,
也要尽到我们的义务。"

痛苦和忧伤
吞噬着他们的心……
他们轻轻地低语……
不知说了些什么?
他们小声地说,
脸色显得十分神秘……
一个伟大的计划产生了,
它伟大,却十分危险。

他们在头脑中
将邪恶的念头煮沸,
他们不敢说在明处,
只能在暗中密谋;
在他们的思想中,
盘算着如何亵渎神圣;
他们怎么不应该
秘密地进行活动?

这不是亵渎神圣的罪行……
他们想要援助
受压榨、受欺凌的
匈牙利人民。
骑兵们来到故乡的
土地上，给予支援，
匈牙利人的鲜血
在那里流淌。

这样的思想隐藏
在骑兵们的内心，
他们保守秘密，
也有它的重大原因……
他们进行活动，
只有在暗地里，
才能感觉到你，
你，神圣的爱国主义！

有一次夜间，
骑兵连跃马扬鞭，
来到德涅斯特河
流经的岸边。
从前阿尔帕德① 勇士

① 阿尔帕德（?—907），匈牙利国家的缔造者之一。大约在八九六年前后，由他率领的匈牙利人，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占领了今天的匈牙利的一部分。

在这河岸上聚集力量，
他把阿提拉①的国家
握在自己的手中。

威武的轻骑兵们
站在这神圣的地方，
上帝使他们张开
神圣的嘴巴宣读誓言；
匈牙利十分欢迎
这一大队轻骑，
他们将要保卫
自己的匈牙利！

在他们宣读
誓言以后，
他们纵身跳进
德涅斯特河急流；
在黑暗的夜色中，
他们的战马
驮着自己的主人，
顺利地完成了横渡。

在归国的征途中，

① 阿提拉(约406—453)，匈奴帝国国王。在阿提拉时代，匈奴部落极为强盛，他奠定了匈牙利国家。

他们不停地前进，
忽然在他们身后，
出现一个什么人？
他是朗克依大尉，
是轻骑连的连长！
他在队伍后面跛行，
因为他受了重伤。

“站下，小伙子们！
快点返回骑兵队，
将军发出命令：
让我把你们召回！”
可是这些轻骑兵
不回返，没停下，
甚至对大尉连长
作了这样的回答：

“大尉先生！
要我们服从命令，
只有您和我们同行，
不能勒令我们归营。
您做我们的连长吧，
勇敢的大尉先生！
我们多么需要
象您这样的指挥官！

“谁都不能使我们
从这里返回兵营，
不管是上帝，
还是将军。
不要向我们说那些
关于我们的责任；
拯救神圣的祖国，
就是我们的使命。”

大尉连长是一个
真正的匈牙利人，
他并不怎样责难
士兵们的革命行动。
他在队伍的最前列，
同士兵们一起走去，
他们踏上了可爱的
祖国的大地。

在你们日夜渴念的
祖国的大地上，
我们热烈地拥抱，
我们向你们致敬！
英勇的弟兄们哟，
我们一千遍地致敬……

不管他军事部长①
说了些什么！

一八四八年八月，佩斯。

① 这里指梅萨洛什·拉萨尔（1796—1858），匈牙利将军。一八四八年他曾经担任过匈牙利军事部部长。革命失败后，他逃往土耳其，后来到了英国，一八五八年死于伦敦。

给 民 族

让警钟丁当地敲响吧！
快把绳子送到我的手中！
我战栗，但不是由于恐惧：
痛苦和愤怒在我的心里沸腾！

痛苦啊，我看见新的暴风雨，
正向我的被毁灭的祖国逼近，
愤怒，愤怒，我们还不动手，
我们还没有从睡梦中惊醒。

这民族只惊醒了片刻时间，
它四处张望，世界在震荡？
它又转过身去看了一眼，
如今又蒙起头来，睡得香甜。

醒来吧，你受上帝鞭挞的民族！
你本来站在各民族的最前列，
由于你那致命的懒惰的性情，

你总是落伍，总愿意懒卧。

醒来吧，祖国！现在你不醒来，
你就再也不会惊醒，
假如你醒了，片刻时间也只能
在你的墓碑上刻下你的姓名。

起来，祖国！伟大的一小时，
可以弥补一个世纪的损失，
我们在成千的旗帜上写下誓言：
“彻底取得胜利，或者战死！”

我们长期象牲口一样生活，
我们有祖国，又没有祖国；①
我们终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我们的国家任何人不得干涉。

敌人要把我们从世界上消灭，
假如完结，我们就全部灭亡！……
我不否认我害怕死的威胁，
但我更怕的却是不光荣的死亡。

① 这是当时在匈牙利人民中间流传的一句话。所谓“有祖国”，就是奥皇表面上承认匈牙利独立；所谓“没有祖国”，就是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无不受到奥地利政府的控制。

不许我们活着，我们就死，
我们要死得光荣，死得英勇，
让那些屠杀我们的刽子手，
看到我们的死而胆战心惊！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
兹里尼·米克洛什[①]的子孙，
每一个人都英勇地战斗着，
好象祖国只靠他一个人！

啊，要是那样，我们就永不失败，
等待我们的是生活和荣光，
我们自己祖传的一切财产，
长久渴望的一切如愿以偿。

起来，我的祖国！起来，我的民族！
匈牙利人民！同敌人决战到底！
你要象雷电一样迅猛异常，
鼓足力气向你的敌人进击！

你问敌人在哪里？不要问了，
到处都有，凡是你看到的地方；

---

① 兹里尼·米克洛什（1508—1566），反抗土耳其侵略的民族英雄和诗人，他在率领匈牙利军队坚守希格蒂堡的战役中英勇牺牲。

可是那最大、最危险的敌人，
正象兄弟般抚摸我们的胸膛。

最大的敌人隐藏在我们中间，
正是那些卑劣的卖国的兄弟，
一个人就破坏我们千百万人，
好象一杯酒掺入了一滴毒液。

判他们死刑，判他们死刑！
尽管刽子手多次抡起板斧，
尽管沸腾的血海汹涌起来，
穿过窗户，流进了房屋。

只要把内部的敌人肃清，
就一定能战胜入侵的敌人……
现在，我要放下我的琴，
跑进钟楼里去敲响警钟！

一八四八年八月，佩斯。

致魏勒斯马尔蒂①

（在八月二十一日召开的国家代表大会上，讨论关于军事问题，当取得多数投票的时候……）

我还沉默吗？我曾对你那样崇敬，
不是象对我父亲一样崇敬过你？
我还沉默吗？你说出那样的话②，

---

① 魏勒斯马尔蒂·米哈依（1800—1855），是十九世纪匈牙利浪漫主义诗人。裴多菲开始走上文坛，全靠他的资助。他发现裴多菲是一位天才的诗人，帮助他出版第一本诗集。最初结识阶段，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很深厚的。一八四八年革命爆发后，特别是在议会制共和国酝酿时期及其后，裴多菲对魏勒斯马尔蒂的感情，有着明显的变化，那便是由崇敬转变为哀怜惋惜。本篇诗作实质上是两位诗人的绝交书。裴多菲以十分惋惜的心情劝告魏勒斯马尔蒂不要向右转，不要朝着钻营禄位的一伙有权势者方面跑。爱国战争发展到高潮时期，他们终因政治主张的明显对立而分道扬镳了。这首诗在《生活景象》杂志上发表时，作者写了一篇附记："我写诗不是为了自己消遣，而是为了发表，让人们去欣赏或者去驳斥。（是否能达到我的目的？我就管不了啦！）许多人反对我发表这篇诗歌。我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我觉得我最大的痛苦是我迫不得已这样做，因为我爱、我崇敬魏勒斯马尔蒂，象许多人爱他，崇敬他一样；但是我更爱我的原则，崇敬我的原则，要胜过于他多少倍啊！……"

② 指一八四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在国家代表大会上，魏勒斯马尔蒂所作的投降主义的发言。他屈服于资产阶级议会的压力，同意外国军队进驻匈牙利，并同意在匈牙利军队内部使用德语发号施令的错误作法。

难道你不觉得痛苦，不懊悔自己？……
啊，你做吧，象你从前那样做吧，
为了我们独尊的、神圣的上帝！——
不是我从你的头上扯下了桂冠，
扯下你头上桂冠的却是你自己。

啊，你抛弃了你的缪司女神，
你恐惧地放下了你的七弦琴，
你象彗星一样从空中落下来了，
陨落到积满浊水的臭泥塘中！
如今我看见你身上沾满了泥水，
然而我更希望看见你身上的血迹。——
不是我从你的头上扯下了桂冠，
扯下你头上桂冠的却是你自己。

看哪！若是山鹰停落在地面，
一只巨鸟，它显得多么威严，
当它在起伏的云层中间飞翔，
它多么渺小，勉强可以看见。
你在上面伟大，在下面渺小；①
人怎能做出这样的神异奇迹！——
不是我从你的头上扯下了桂冠，
扯下你头上桂冠的却是你自己。

① "上面"，指国家代表大会；"下面"，指在人民群众当中。

直到今天，我的民族已厌倦了
它所走过来的肮脏的途程，
为了达到一个崭新的目的，
它顽强不息地进行斗争。
我的民族从沼泽中爬起来了，
然而你们又把它拖了回去。——
不是我从你的头上扯下了桂冠，
扯下你头上桂冠的却是你自己。

我感到耻辱！你不能胡来呀！
难道你和千百万人民在一块？
尽管你们那一边① 人数很多，
你应当站到我们的队伍里来。
假若诗人放弃他的神圣职责，
有谁能为我们的事业斗争不息？——
不是我从你的头上扯下了桂冠，
扯下你头上桂冠的却是你自己。

你不是我们民族的诗人吗？
不是你写下著名的诗篇《号召》②，
它曾经激励过全国人民的心？……

---

① 指资产阶级自由妥协派那一边。

② 《号召》是魏勒斯马尔蒂的代表诗作，写于一八三六年。中译文见《译文》杂志一九五五年四月号。

如今你把这诗篇一下撕碎了，
这诗篇中堆满了 hieroglif①，
任何人都不能理解它的含义，——
不是我从你的头上扯下了桂冠，
扯下你头上桂冠的却是你自己。

有谁相信呢？我已不相信了——
你的名字怎么能够永垂不朽！
不是别的，你是我们祖国上空的
一颗流星；一闪而过，没有停留。
我哭了，我的眼泪流下来了，
为了你这颗美丽的星陨落到地！
不是我从你的头上扯下了桂冠，
扯下你头上桂冠的却是你自己。

一八四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佩斯。

① hieroglif，希腊文，意为"象形文字"，这里指《号召》一诗的作者没有革命的行动，只停留在口头上。

革　　命

我的歌啊，你是革命风暴的信号！
懦夫们害怕了，吓得四处奔逃。

时代如此悲哀，日子如此黑暗，
民族啊，人民啊，你被祖先遗忘！

你奋起把手上的铁锁链一下砸断，
不然他们会给你戴上更重的铁链。

你那病态的脸上沾满旧日的灰尘，
看哪！命运重新把你践踏在泥坑。

命运，不是命运！而是你自己，
和你的儿子们使革命浪潮降低。

这样的行动该是多么恶劣、卑鄙……
它比上帝的复仇还要叫人恐惧！

祖国啊！你怎能损害自己的尊严？
肮脏的破帽怎能代替辉煌的桂冠？

从前，暴君愤怒地给你戴上羁绊，
祖国啊，你真的屈服在皮鞭下面？

让暴君们用铁链埋葬我们的腐尸，
人民为我们举行隆重的送葬仪式。

我们的坟墓可作暴君们的宝座，
让他们把坟墓中的蛀虫来折磨！

祖国啊！你不要毁灭你自己，
愤怒的火焰不是已在你的脸上燃起？

你紧握剑柄，紧握雪亮的大刀……
除了你，还有谁能自由地活着？

过来吧，我的妻子，让我们亲吻，
过来吧，我的孩子，让我们痛饮！

亲吻，痛饮！一面大旗已经升起，
我们欢呼：那是千百万奴隶起义。

我的歌啊，你是革命风暴的信号！

懦夫们害怕了，吓得四处奔逃。

一八四八年八月，佩斯。

刑　　场[1]

古老的布达宫[2]座落在高山之巅，
它屹立，俯视着多瑙河日夜流淌，
也许由于长久俯视，它已经昏迷，
深深地坠落，并沉入多瑙河水底。
一生中它看见许多悲惨的事件，
在那深邃的水底看得更加明显，
它看见许多悲惨事件，真是可怕，
它等待，等待，布达宫何时坍塌？

它看见凶恶的日格蒙德王[3]统治时期，

① 刑场，匈牙利原文的意思是"血洗的草地"。这是多瑙河右岸布达山下的一块草坪。一七九五年五月，"匈牙利雅各宾党"的秘密团体的领袖马尔丁诺维奇和他的战友们在这里被杀害。从此这块"血洗的草地"被匈牙利人民称为"刑场"，成为历代封建王侯屠杀革命者的地方。

② 布达宫，位于多瑙河右岸的布达山上，是历代匈牙利封建王朝和法西斯统治者的老巢。一九四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曾是法西斯占领军守得最久的地方，因而成了最后一个反动堡垒。它终于被摧毁，成为一片焦土。

③ 日格蒙德(1387—1437)，匈牙利国王。

康多①的头颅落在刽子手的手里，
砍掉赫泰尔堡的康多·伊斯特万勇士的头，
同时遇难的，还有他的许多战友。
它看见在拉斯洛②国王统治的年代，
苍老的胡尼亚第③被押上断头台。
胡尼亚第·拉斯洛④，年轻的勇士，
刽子手拉起利刀刷地把他杀死。

它看见马尔丁诺维奇⑤被杀了——
和他的四位战友在血泊中拥抱；

---

① 康多·伊斯特万(？—1393)是反对匈牙利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农民起义领袖。

② 拉斯洛即拉斯洛五世，匈牙利国王，他统治时期从一四四四年起至一四五七年止。

③ 胡尼亚第·雅诺什(1407？—1456)，匈牙利中央集权的最高领导者兼军事家。

④ 胡尼亚第·拉斯洛(1433？—1457)是胡尼亚第·雅诺什的儿子。他父亲死后，贵族阶级的代表人物采用卑劣的手段，杀害了胡尼亚第·拉斯洛。

⑤ 马尔丁诺维奇·伊格诺茨(1755—1795)，大学教授，修道院院长，"匈牙利雅各宾党"的秘密团体的领袖。在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他同封建势力进行英勇的斗争。他是天主教猛烈的攻击者，极力反对宗教界的上层分子。他的集团转入地下，进行秘密活动，准备起义，推翻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但是在他们刚刚着手组织工作时，反动当局借助于叛徒发现了他们的踪迹，这个集团的领袖们被捕了。经过多次审讯、拷打和所谓"公正审判"的可笑的丑剧之后，以马尔丁诺维奇为首的七个共和政体的拥护者，于一七九五年五月在布达刑场上被处死刑。

它看见血从他们的脖颈里喷出，
那些被砍下的头颅狰狞可怖。
啊，它又看见谁死了？我沉默：
谁知道，现在死亡该轮到我？
杀我吗？象割下别人的头颅一样，
祖国！假如我死，我愿为你而死亡！

黑夜里，你们不要在布达走动，
遇见刽子手，你们会丧失性命；
刽子手把砍下来的头颅挟在腋下，
哼唱着，去巡视黑色的绞刑架。
康多和胡尼亚第在圣—久尔吉集市上，
呻吟着，度过一夜，到处游荡；
马尔丁诺维奇和他的战友们，
在血洗的草地上攻打午夜的村镇。

刑场啊，刑场！你那样干渴，
一次你就能喝那么多的鲜血，
匈牙利人的血几乎被你喝光，
德国佬给你摆设酬谢的盛宴。
我们把德国人当作客人宴请，
可是客人很快就变成了富翁。
嗐！德国佬丑恶地大发横财，
却给我们带来了痛苦和悲哀。

马尔丁诺维奇神甫、赫依诺茨、日格罗依、
拉茨柯维奇、年轻的森特马尔诺依①……
和他们的战友暗中进行密谋：
砸断匈牙利民族的奴隶枷锁，
他们共同策划，不怕死亡的威胁，
将自由带给匈牙利人的祖国，
带给匈牙利祖国被压榨的人民，
带给受压榨人民的叹息的心灵。

"你还在叹息吗，匈牙利民族？
继续受奴役？向上帝宣誓：绝不！
今后你不要再作异族的奴隶了，
特别是压榨我们的那些德国佬。
你看出了我们是你的解放者，
我们从你身上打落了奴隶枷锁。
让我们用暴君沸腾的血洗涤
遍布在你头上的耻辱的污痕！"

密谋者们这样勇敢地议论，
天天在秘密工作中奋勇前进，

---

① 赫依诺茨·尤若夫(1750—1795)，法学家，马尔丁诺维奇的秘密团体的领袖之一。日格罗依·尤克波(1750—1795)，"匈牙利雅各宾党"的秘密团体的领袖之一。拉茨柯维奇·雅诺什(1750—1795)，他没有参加秘密团体的战斗核心，只是一位同情马尔丁诺维奇的进步诗人。森特马尔诺依·费伦茨(？—1795)，"匈牙利雅各宾党"的普通成员之一。

啊，在果实即将成熟之前，
一只违背神意的手把它折断。
他们被一个坏家伙暗中出卖，
一个跟着一个被抓了起来。
他们被关进监狱，带上铁链，
伟大的救国计划突然间破产。

过了不久，他们被牵出牢房，
押上法庭，接受最后的审判。
法官说："把你们统统处决，
你们阴谋反对神圣的祖国！"
他们十分坚定地这样讲：
"不反对祖国，只反对国王！
国王与祖国怎能相提并论，
应该打倒一个，打倒国王暴君！"

伟大的神圣的真理！但是直到现在
还没有人敢于把它全部讲出来，
只是一点一滴地讲；就是这样，
讲话人同真理一起要遭受到损伤；
讲出人类的真理，并且毫无隐讳，
在那个时代里确实是难得的机会……
有谁冒犯了大老爷和审判官，
他的生命完结了，灵魂归天。

他们被杀了。在布达刑场上，
一天里连续杀了五位青年。
可怜的匈牙利人放声哭嚎，
那些德国佬却傲慢地狂笑。
他们被判了罪，勇敢地走向
刽子手，走向恐怖的刑场……
五月季节里，黎明闪现于天边，
血洗刑场，玫瑰花在园中怒放。

光荣的英烈们哟！你们为自由而死亡！
什么地方，你们的坟墓在什么地方？
被埋葬在哪里？我们怎能寻找到
你们神圣的骨灰，并为它虔诚地哀悼？
很长时间了，你们的被诅咒的名字，
谁有权利能够自由地回忆呢！
终于有了尽头……我们将赁金收回，
为了你们的流血，我们献出了眼泪！

一八四八年八月，佩斯。

小树致大风

狂风温暖地吹吧，你这忿怒的精灵，
且不要让你的忿怒吹乱我的树丛！
我是一座教堂，神坛是我的窝巢，
小夜莺正是这神坛虔诚的神甫；
不要管，让它歌唱，让它赞美上帝，
让它歌唱大自然，赞美共同的圣母。

一八四八年九月八日，朱哥力盖特。

致塞克列人[①]

浓重的阴云弥漫于天空，
只有一颗星在天上闪烁。
这星象征着匈牙利人民，
它在异族中间光芒四射。

世界上没有我们的弟兄，
遇到灾难从来无人过问；
你看有谁靠拢匈牙利呢，
凡是看到的都反对我们！

谁若忘记他是匈牙利人，
我们就用法律将他审判；
一旦天空起了大片乌云，

① 一八四八年九月二十四日，裴多菲奉军令，从佩斯启程前往塞克列人地区，准备发动当地居民起义。由于维也纳反动政府煽动民族主义，使裴多菲无法前往进行组织工作。塞克列人是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区的匈牙利少数民族，一八四八年匈牙利独立战争中，他们表现了无比英勇的战斗精神。

他会象流星顷刻间消散。

起来，塞克列人，向敌人冲锋！
危害你们，也同样危害我们，
让我们砸碎共同的铁锁链吧！
我们上了镣铐，不久就该是你们！

让全世界都反对我们吧，
我们终究会成为自由人！
我们胜利！祖国，你确信勿疑，
因为我们有真理和上帝！

匈牙利人不是一支蜡烛，
不用它就可以把它吹熄；
匈牙利人要永久地生存，
决不容许再做奴隶！

起来，塞克列人，你看敌人来了！
假如不是你们，谁敢冲锋？
塞克列人，愿上帝保佑，
你们不愧是阿蒂拉的子孙！

维也纳①！你白白豢养一批流氓，

① 这里指在维也纳的奥地利反动政府。

你派遣拉慈、霍尔瓦提① 同我们作战；
我们生存，永远自由地生存，
匈牙利人的祖国将永久顽健！

一八四八年九月，佩斯。

① 拉慈，匈语塞尔维亚人的贬称；霍尔瓦提，匈语克罗地亚人的贬称。

生存或者死亡[①]

从喀尔巴阡山到多瑙河下游，
一阵粗野的风暴、一阵怒吼！
匈牙利人血迹斑斑，披头散发，
在暴风雨中屹立，和风暴搏斗。
假如我生来就不是匈牙利人，
如今我也要站在他们这一边，
因为他们在各族人民当中，
在地球上，是孤单的、最孤单。

可怜的人民，你孤苦无依的民族！
你有什么罪，如今人们把你抛弃？
他们在你的生命树上无情蹂躏，

① 一八四八年十月间，匈牙利人民在科苏特领导下，同奥军作战，连续取得胜利。匈牙利革命军打败了奥军以后，乘胜作勇猛的追击，直抵维也纳城下。裴多菲于一八四八年九月底奉命前往塞克列人地区，计划组织当地的人民起义。但是，匈牙利境内的少数民族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德国人、斯洛伐克人、窝拉基亚人等受奥皇挑动，曾一度反对匈牙利革命。本篇作于一八四八年九月底，发表于一八四九年五月。

上帝、魔鬼和所有的人都反对你。
他们用拔野草一样的愤怒的手，
疯狂地折断了你的碧绿的树枝？
从前他们在树荫下休息、乘凉，
如今漫长的世纪已经消逝……

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德国人、斯洛伐克人、
　窝拉基亚人……
为什么你们总是狂咬匈牙利人？
从土耳其和鞑靼入侵①，直到今天，
匈牙利人总是紧握军刀保护你们！
每当匈牙利人获得了好的运气，
我们就忠实地同你们共同分享，
你们肩上堆积的不幸的灾难，
我们不是承担了那重量的一半。

感谢上帝！……那不忠诚的国王，
以罪人的勇敢向我们挑拨，
他以贪婪的胃口向我们扑来了，
好象一群绝叫的乌鸦向尸体飞落。
你们是乌鸦！讨厌的饥饿的乌鸦！
可是，匈牙利还不是一具尸身，

① 这里指的是一二四一至一二四二年间，蒙古人经过匈牙利的国土去侵略欧洲，以及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时期，土耳其人入侵匈牙利。

向上帝宣誓！它不是一具尸身，
它将用你们的鲜血染红黎明。

就那样吧！象你们所想的那样，
走上战场，来一次生死斗争，
只要匈牙利土地上还有一个敌人，
我们就不需要那种假冒的和平；
只要最后一滴血不从敌人心里流尽，
我们也不需要那种假冒的和平……
你们不承认我们是你们的朋友，
我们就象法官一样把你们审讯。

起来，匈牙利人民！反抗这群流氓！
他们毁灭了你们的生命和财产，
起来，进行伟大的神圣的斗争，
起来，进行最后时刻的审判！
几个世纪他们同我们白白厮拚，
难道在这一年里我们就被杀光？
从前我们同雄狮进行过角斗，
如今这种勇敢行动已不再出现？

起来，我的民族！你起来吧！
要记住你光荣的征服世界的先人。
从阿提拉一直到拉科治的时代，
一千年以审判的目光注视着我们。

啊，怎样的过去！象伟大的祖先，
但愿我们都成为有声望的人，
我们的影子在泥潭里消失了，
敌人的兵营淹没在血泊之中！

一八四八年九月三十日，艾尔多特。

老 旗 手[①]

耶拉契奇向维也纳逃去，
匈牙利军队在他后面追击；
他害怕匈牙利军队复仇，
更怕这军队里的那个老旗手。

这个年老的旗手是谁？
他竟那样热情，英勇无畏……
我骄傲地注视着这位老人，
这老旗手就是我的父亲！

这老旗手就是我的父亲，
伟大的号召"祖国在危急中"，

① 一八四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匈牙利军队在巴克茨特附近同敌军进行了一次激战。匈牙利军队分左、中、右三翼渡过蒂萨河，打败了侵略军。奥地利的反动军官、克罗地亚总督耶拉契奇·尤若夫(1801—1859)逃往维也纳。匈军乘胜追击，直逼维也纳城下。裴多菲的父亲彼多洛维奇·伊斯特万这时已经五十八岁，他依然作为护国军的旗手战斗在奥地利的边界线上。

传到他的床头，传到他的耳边，
他举起大旗，放下了拐杖。

一条苦难的生命压在他的肩上，
还有疾病和五十八年的重担，
但他忘记所有的悲伤和不幸，
率领着青年战友们奋勇前进。

在这以前，从桌旁到床旁，
慢慢地移动，却十分勉强，
现在他拼命地追击着敌人，
他的血管中又恢复了青春。

什么力量使他走上战场？
他一贫如洗，没有任何财产，
他不担心自己会遭到灾殃，
不担心财宝会被敌人夺抢。

连他死后的一小块坟地，
也说不上将属于他自己；
他在护国军的最前列奔跑，
举着一面大旗，越举越高。

他狙击，因为他无所牵挂。
富人作战，却不是为了国家，

他们只是为了自己财产增多；
只有穷人才热爱自己的祖国。

亲爱的父亲！你一直感觉到
以有了我这样的儿子而自豪；
转换了，事情竟然转变了——
我以有你这样的父亲而骄傲。

你实在值得佩戴一顶桂冠，
让我等待，让我看你一眼，
我亲吻，我因欢乐而颤抖，
我亲吻你紧握神圣战旗的手。

难道我再也不能见到你了？
只能听见你死后光辉的荣誉；
我的眼泪是晨露，落在你坟上，
你的荣誉是晒干晨露的太阳！

一八四八年九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作。

向士兵们致敬！[①]

我是军官……普通士兵看见我，
怀着崇敬的心情从我身边走去；
我羞耻得脸发红，我暗地里想，
这哪里有真理，哪里有真理呢。
坦率地说，我们应该感激他们，
他们比我们建立了更大的业绩。
你们向普通士兵们致敬吧，
他们是伟大的，和指挥官一样。

在战火中，我们同仇敌忾！
可是我们晓得我们为什么作战；
一些人为了理想而赴汤蹈火，
一些人为了保卫自己大片地产。
光荣引诱我们向前，无限欣喜，

① 裴多菲于一八四八年十月底到十一月中旬在德布勒森城驻防时，参加了招兵的工作，本篇就是写于欢送新兵开赴前线，同俄奥联军激战时期。这首诗的主题思想是对普通士兵的歌颂，反映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

它有着象魔术师的一双大眼，
你们向普通士兵们致敬吧，
他们是伟大的，和指挥官一样。

士兵们哪里懂得概念和原则？
然而祖国呢？它象残暴的继母；
他们流血流汗所获得的奖励——
只不过是黑面包和破烂的军服。
假如他们在祖国的旗帜下前进，
只能以旧的苦难换取新的苦难。
你们向普通士兵们致敬吧，
他们是伟大的，和指挥官一样。

士兵们不懂得：什么是荣誉？
假如他们懂得了，又有何益？
在历史书籍中没有哪一页
能把他们的战绩和姓名写进去。
胜利者在编写历史书的时候，
怎能写上人民群众的流血牺牲？
你们向普通士兵们致敬吧，
他们是伟大的，和指挥官一样。

假如他们变成残废者走下战场，
祖国将给他们一根讨饭的木棍，
假如他们阵亡了，那遗忘的激流

将完全卷去他们的坟墓和姓名。
可是他们仍然英勇无畏地扑向
敌人的刺刀，同敌人进行决战！
你们向普通士兵们致敬吧，
他们是伟大的，和指挥官一样。

一八四八年十月至十一月，德布勒森。

一八四八年

一八四八年，你是一颗星，
你是人民的启明星！……
黎明来了，大地已经苏醒，
浓重的黑夜在黎明前逃遁。
黎明带着红色脸庞
来临了，
红色脸庞的强烈的光线
把阴郁的阳光投射到世界上；
这通红的是：鲜血、愤怒、耻辱，
它们在惊醒的民族的眼睛里闪现。

我们羞愧于我们奴隶的暗夜！
暴君们哪！我们将愤怒地向你们发泄，
它代替了我们的早祷，
我们又向上帝献上我们的鲜血。
我们睡着了，
正在梦中的时候，
他们敲击着我们的心灵，

妄想毁灭我们的生命；
可是人民还有沸腾的鲜血，
它向上帝呼吁复仇。

大海在极端惊恐中平静了，
大海平静了，可是大地却在震荡，
渴望的浪涛向天空中冲去，
可怕的防汛设备高高地耸立。①
小船颠簸着……
它的帆
挂满泥沙，满是窟窿，
它恰似舵手的破碎了的心，
他站立着，束手无策，
好象穿上了破烂的紫衣。

广大的世界是战场。有多少只手，
就有多少武器和战士。
在我的脚下是什么呢？……啊，
是砸断的铁链和打碎的王冠。
把它们抛进火堆！
可是不能这样干，
把它们送进历史博物馆，
和那些古董放在一起，

① 此处"浪涛"指人民起义的怒潮；"防汛设备"指反动势力所采取的镇压措施。

为了对我们的青年进行教育，
因为他们不懂得那是一些什么东西。

伟大的时刻！《圣经》的预言实现了——
只有一群，只有一个牧师①。
大地上只有一个宗教：自由！
谁信仰异教，谁就要受到惩罚。
古代的圣者们
已全部倒塌，
就用那被毁坏了的石像，
建筑起一座崭新的神圣教堂，
蓝天是它的圆形的屋顶，
太阳是神坛前的明灯。

一八四八年十月末至十一月
十六日之间作，德布勒森。

---

① 见《圣经·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城堡下面有个荒凉的园子①

城堡下面有个荒凉的园子，
园子附近有个残破的城堡；
秋天的浓雾和阴沉的回忆
忧郁而低沉地在空中密集。

当我回忆起祖国的往事，
一幕幕惨景在我眼前浮现；
那城堡是倒下的英烈的陵墓，
这园子是我的爱情的摇篮。

我把妻子紧紧地搂在怀里，
摇荡着，拥抱我的爱人；
上面的城堡里栖息着老鹰，
上面是拉科治家族的陵墓。

---

① 一八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裴多菲全家迁往德布勒森城，途经他妻子森德莱·尤丽亚的故乡艾尔多特村，写下了这首诗。

光荣的勇士！甜蜜的爱情！
最后一次我来此地游览；
今天在这里，明天要离去，
也许我永远不再回还。

啊，园子呀！今后是否有人
以甜蜜的心情在树林下玩赏？
啊，城堡呀！今后是否有人
以崇敬的心情望着你的塔尖？

一八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艾尔敦特。

愤怒的箭头射出去！

愤怒的箭头射出去！
把我面前的宝座射穿；
我一箭射在天鹅绒上，
它痛得发抖，喷吐灰烟。
　　万岁，共和国！
　　万岁，共和国！

那流氓——可恶的国王，
他不配获得一顶桂冠；
一头骨瘦如柴的驴子，
怎能装配天鹅绒的马鞍？
　　万岁，共和国！
　　万岁，共和国！

拿来吧，快点拿来吧！
把国王的红袍拿给我；
把它改成盖马的毯子，
这才是十分适合。

万岁，共和国！
万岁，共和国！

你手中拿的金的王笏，
快点儿交给我们！
你就拿起铁锹和镐头……
替你自己挖个坟坑！
万岁，共和国！
万岁，共和国！

国王，我们告诉你吧，
我们当了好久的傻瓜；
现在我们聪明起来了，
把国王的头踩在脚下！
万岁，共和国！
万岁，共和国！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德布勒森。

战　　歌[1]

喇叭鸣，战鼓响，
冲锋队准备上战场。
前进！
子弹呼啸，军刀击响，
鼓舞匈牙利人永向前。
前进！

战旗高举入云霄，
让整个世界都看到。
前进！
让人们看到，并且念着：
“自由”这神圣的口号。
前进！

匈牙利人都是英雄，
勇敢地向敌人冲锋。

---

① 本篇是匈牙利护国军军歌的歌词，是应科苏特的约请而写的。

前进！
我们是匈牙利人民，
愿上帝赐福给我们。
前进！

脚下是血染的大地，
战友们被流弹击毙。
前进！
宁肯在战斗中阵亡，
我们决不屈膝投降。
前进！

假如我们双手放下了，
假如我们都死去了，
前进！
假如需要我们牺牲，
就牺牲，让祖国永存。
前进！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八日，德布勒森。

把国王吊上绞架！

杀死了朗伯格①，吊死了拉图尔②，
别的暴君也会得到同样的下场！
人民啊！这才显示出你们的力量，
你们干得太好了，干得实在漂亮！
可是，你们还要干最后一下——
　　把国王吊上绞架！

你们想把世上的野草一气割光，
可是今天割掉，明天还会生长。
你们想把树上的枝桠一气折下，
可是春天一到，又抽出了新芽；
你们要连根拔，你们要连根拔——
　　把国王吊上绞架！

世界啊，如今你还没有学懂，
用正义的良心来把国王憎恨？

① 见本书《裴多菲的诗歌创作》第十五页注①。
② 见本书《裴多菲的诗歌创作》第十五页注②。

啊，我要把我的心中的狂怒，
倾注到你们每一个人的肺腑，
我的胸膛象大海，咆哮吧！——
把国王吊上绞架！

凶暴的国王从他爬出娘胎，
他的心就已经恶臭，腐坏，
罪恶和耻辱充满了他的生命，
他的目光使空气都不能洁净；
他的污血把富饶的土地糟蹋——
把国王吊上绞架！

祖国到处是悲哀和凄凉的战场，
到处是死神横行的一片景象，
村庄燃烧着，城市燃烧着，
空气中弥漫着亿万人的哭号；
死亡、抢劫……国王一手造下——
把国王吊上绞架！

英雄们！若是不砸碎王冠，
你们流了的血也是枉然。
那些怪物又重新抬起了头，
过去的灾难又向你们伸手。
重大的牺牲又有什么代价？——
把国王吊上绞架！

给每一个人以友谊和恩惠，
只是不给国王，永远不给！
要是除了我谁都不肯动手，
那我甘心情愿做个刽子手，
我就把我的琴和宝剑放下——
　　把国王吊上绞架！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德布勒森。

整个世界位于战场上

整个世界位于战场上，
只有我没有走上战场；
我多次渴望战争来临，
我感受到，并为它歌唱！

这欲望，这火焰仍在燃烧，
它在我的心里没有熄灭；
奔向战地，还是留在家里，
啊，我绝不逃避战争的威胁。

耻辱的泪，痛苦的泪！
这两颗泪浸透我的肺腑；
痛苦袭击着我的心灵，
不，不是痛苦，而是耻辱！

啊，孩子，我的孩子哟！
你还没有诞生在人世间，
就因我的名字受到耻辱，

给我的心灵带来了忧伤！

我的孩子！假如你诞生，
就要顽强地生活下去，
你要洗刷先人们身上的
为你操劳而积满的泥污。

还得很久，到那时候，
我将安详地倒进坟墓……
墓碑上刻记我的姓名，
且莫用黑色的字母。

春天的季节来临了！
树木长出一片绿叶，
象征我声望的大树啊，
春天里将呈现出绿色。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德布勒森。

除　夕

去吧，你即将完结的一年！
去吧……可是等一等，不要孤行，
那边的世界已沉入黑夜，
一盏小小的灯光为你照明；
你就随身带去我的歌声。

古老的琴啊，我拨动着，
我的手指在琴弦上欢腾跳跃，
你在我的身边已有很长时间，
我唱过许多的歌……我拨动着，
你还能唱出什么样的曲调？

从前，你唱得那样缠绵，
如今你的歌声更要洪亮；
你要记住你旧日的功勋，
要记住你往日的光辉……
永不能忘……即使在最后一刻。

有谁知道呢？这也许是
你唱的最后的一首歌曲；
假如现在我把你放下了，
今后我不会再把你拿起，
让你的歌声和生命从此死去。

我到处寻求着战争之神，
我终于加入了战士的行列；
歌声就此年复一年地停息，
假如我写，我就用宝剑
蘸着我的沸腾的鲜血，
写下我的最壮丽的诗篇。

唱吧，唱吧，可爱的琴啊！
唱出你心中所有的一切；
你歌唱光明，歌唱黑暗，
你歌唱暴力，歌唱柔和，
歌唱悲哀，也歌唱欢乐。

你是一阵风暴，愤怒地
将古老的槲树连根拔起；
你是一阵和风，温柔地
在寂静的大自然的梦中，
将田野的一切生物摇醒。

你是一面明镜，你映照出
我的整个的悲惨的一生，
映照出我生命的两枝花朵：
已经永远消逝了的青春，
和那永无止境的爱情。

琴啊，唱出你所有的歌吧！
唱出你心中蕴藏的一切……
当黄昏渐渐向地面下降，
大地和天空笼罩着一片轻烟，
太阳也撒下了最后的光线。

我的琴啊，你勇猛地唱吧！
唱出你那最后的歌曲；
你的歌声永不消失！
让它回旋在未来的世纪里，
回旋在时代的高山之巅！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德布勒森。

一八四九年

欧洲平静了，又平静了[①]

欧洲平静了，又平静了，
革命的浪潮已经消退……
太可耻！欧洲又平静了，
它不再将自由保卫。

那些贪生怕死的民族，
早已经把匈牙利人忘掉；
他们身上是丁当响的铁链，
匈牙利人还紧握军刀。

我们只是抱怨，哀痛，
难道我们已陷入绝境？
不！可爱的祖国啊，

① 一八四八年底，整个欧洲革命已开始走向低潮。洛黎茨基的军队占领了意大利的米兰市；在法国，路易·波拿巴又开始了统治；普鲁士的革命浪潮已退；奥地利的反动军官温迪斯格莱兹于十月三十一日率军占领了维也纳。欧洲的反动势力又复活了。这一时期，只有匈牙利人民孤军奋战，拯救革命。

你给我们以无比的信心。

我们的心灵受到鼓舞，
因为我们是一盏明灯；
当欧洲早已经沉睡了，
它在漆黑的夜里照明。

假如我们的这盏灯光，
不能把无边的黑夜照遍，
居住在天堂的上帝会想：
世界是否已经沉沦？

自由啊，看哪，看我们吧，
谁忠于你？现在你该晓得：
别人连眼泪都不肯流了，
我们却向你献出了鲜血。

自由啊，这还不值得吗，
还不值得向我们祝福？
在这不忠实的时代里，
我们是你最后的、唯一的信徒！

一八四九年一月。

炮声响了四天

维卓克和德瓦①之间，
四天来大炮怒吼；
那里的每一块土地，
都被鲜血浸透。

银白色的旷野，
雪花不停地飘落，
腥红的鲜血流下，
染红了雪的世界。

可怕的残酷的战斗，
我们进行了四天，
两眼向远方一望，
硝烟遮住了太阳。

上帝早已经注定，

---

① 维卓克、德瓦是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小村庄。

未来的悲惨命运；
就是几十个敌人，
我们也无法战胜！

幸运和上帝
背叛了我们，
一个叛逆者同我们一起，
他就是贝姆① 老人。

啊，英明的军事长官，
我光荣的贝姆将军！
我以泪洗的眼睛，
注视你崇高的心灵。

我寻找不到语言，
来形容你的英明；
我无言地望着你，
衷心地对你崇敬。

我象祈祷上帝一样，

---

① 贝姆·尤若夫(1795—1850)，波兰军事家，曾参加一八三〇年至一八三一年波兰独立战争。一八四八年他战斗在维也纳，一八四九年一月转到匈牙利战场，任特兰西瓦尼亚一带军事总指挥。这年一月十三日，裴多菲写信给科苏特，要求转入贝姆部队，认为"只有战斗在贝姆身边，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摆脱一切耻辱的人……"裴多菲在转入贝姆部队以后不久，被任命为贝姆将军的少校副官。

对人我也作了祈祷，
在你面前我跪下来，
低下头虔诚地祷告。

这是既危险，也光荣：
啊，我的军事长官，
我能随同你一起
骑马巡视战场。

在战争的危险中，
我骑马在你身旁；
一切生命毁灭了，
死亡在到处蔓延。

许多人都逃跑了，
你这老人坚定不移，
可是我怎么能够
抛弃你，离开这里？

我要跟随着你，
一直到你倒进荒坟，
啊，英明的军事长官，
我光荣的贝姆将军！

一八四九年二月十日至十五日，德布勒森。

作　　战

愤怒布满大地，
愤怒封锁着高天！
鲜红的血流淌着，
象是红色的阳光！
看！西沉的太阳，
闪烁着紫色光线，
前进，战士们，
前进，匈牙利人！

太阳透过乌云，
向着我们窥探，
那可怕的刺刀，
在烟雾中闪光，
浓重懒惰的烟云，
一团团地上升。
前进，战士们，
前进，匈牙利人！

战士们的武器
闪耀着，射出寒光，
大炮轰隆隆吼叫，
世界被震得抖颤；
你高天，你大地啊，
如今你们就要毁灭！
前进，战士们，
前进，匈牙利人！

疯狂的热情
在我胸中沸腾，
硝烟和血腥气味，
美酒般使我沉醉，
不管我是活，还是死，
我要勇往直前！
跟着我进击，战士们，
跟着我杀敌，匈牙利人！

一八四九年三月二日至三日，麦德捷什。

爱尔德利的军队[1]

怎么不能胜利？有了贝姆将军，
自由的老战士！他千锤百炼；
奥斯特林卡[2]的红色的星辰，
在我们面前射出复仇的光线。

他在那里走动，那白发将军；
他的胡须象白旗一样飘动；
这就是在我们获得凯旋之后，
我们的和平和胜利的象征。

他在那里走动，那老将军；
他后面跟着我们祖国的青年，
大海上奔腾咆哮的滔天巨浪，

---

① 爱尔德利（匈牙利文）即特兰西瓦尼亚，位于匈牙利东南部，今属罗马尼亚。一八四九年革命时期，爱尔德利军队由波兰籍将军贝姆指挥，同俄奥联军进行殊死的战斗，在群众热情支持下，沉重地打击了俄奥联军。

② 奥斯特林卡是波兰的地名，在华沙北部，一八三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贝姆作为炮兵军官与俄军作战，表现了他的卓越的军事才能。

就这样跟随着暴风雨向前。

两个民族能够团结一致，
波兰和匈牙利！这两个民族！
两个民族有着共同的目标，
命运的威力怎能将它摆布。

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砸断
我们身上戴着的共同的镣铐，
被嘲弄的祖国啊！向你又深、
又红的创伤宣誓：把铁链打掉。

国王啊，你是戴着王冠的匪首！
你派遣雇佣兵侵略我们，
我们就用他们的尸体架起一座
你从这里通向地狱的大桥。

怎么不能胜利？有了贝姆将军，
自由的老战士！他千锤百炼；
奥斯特林卡的红色的星辰，
在我们面前射出复仇的光线。

一八四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至二十七日，班菲胡尼德。

瓦依达-胡尼亚第城堡[1]

一

放我进去吧，你光荣的高墙，
接待我吧，你著名的古老城堡！
向你致敬……你英雄的故乡，
诗人热情地来此地游览。

从前伟大的胡尼亚第住在这儿！
巨大的热情燃烧着我的心！
我的心沉重地跳动的声响，
代替了我的说话的双唇。

他住在这里。有时候，
他在碉堡上面独坐凝思，
他从那里所窥视的未来，
正是我今天回忆的历史。

---

① 瓦依达-胡尼亚第城堡位于匈牙利东南部，现属胡尼亚第州。

在这里，他因疲倦而休息了，
残酷的战争正打得激烈，
在君士坦丁堡[1]的宝塔上空，
震惊了一弯傲慢的新月。

多么好的休息地方……寂静的孤独
在倾斜的绿色山腰间聚集……
下面是城堡；就连狂怒的风暴，
也袭击不了宝塔顶尖的战旗。

在世界面前，神圣的孤独
隐藏起来了；什么都看不见，
只有那群山之王——莱基兹高峰[2]，
仰起它白色的头向我凝望。

二

胡尼亚第城堡以惊奇的喜悦说道：
"我看见了谁？我看见胡尼亚第！
啊，你终于回来了，我们的英雄，
四百年以来我一直等待着你。

"我相信有一天你会回来的！
正是这个信念给了我力量。

---

① 君士坦丁堡，即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② 莱基兹是匈牙利北部地区萨特马尔大山的最高峰。

我没有失去信心；为了它，
我忍受四百年痛苦和悲伤。

“你来了……热烈地向你致敬！
旅人等待很久了，啊，英雄！父亲！
如今不幸的是石头不会哭诉……
怎能流下我的欢乐的眼泪！”

旅人说：“十分惋惜，可怜的城堡！
你不要过早地这样高兴……
你失望了！这不是你所等待的人，
不是胡尼亚第，我是贝姆将军！”

城堡回答说：“我关心这事情，
从前你是谁？如今你的尊姓大名？
名字是易逝的，而且善变……
永恒的是：你的伟大的精神。

“不是你的名字，而是你的精神，
我熟悉你的作品，多次读过：
四百年以前你同现在一样，
竭力拯救匈牙利人民的祖国！”

一八四九年四月十四日，瓦依达-胡尼亚第。

致塞克列人[①]

我不用呼喊："前进，塞克列人！"
这些英勇的青年正向敌人冲锋；
每一个青年都渴望奔赴战场，
哪里打得凶，他们就向哪里飞奔。
他们不愧是出身于塞克列民族，
每一滴血都是一颗宝贵的珍珠！

他们毫不犹豫地阔步走向死亡，
象别人参加婚礼宴席一样心欢；
帽子上插着五彩缤纷的花朵，
手中紧握武器，歌唱在战场上。
他们不愧是出身于塞克列民族，
每一滴血都是一颗宝贵的珍珠！

世界上有谁胆敢反对他们呢？
谁的心里有那么多的勇敢精神？

① 见第二五〇页注①。

他们前进，奔袭，追击敌人，
好象风暴卷去了路上的灰尘！
他们不愧是出身于塞克列民族，
每一滴血都是一颗宝贵的珍珠！

一八四九年四月十七日，克兰塞伯什。

哀悼双亲[1]

长久疑虑着的再见，
终于来临了！
没有临别的感谢，
也没有上帝的祝福。
我看见我的父亲……只是他的棺材，
只看见他的棺材的一个侧面；
那还是在荒凉的坟场里，
埋葬我母亲，同他合墓的时候。

我没有父亲和母亲了，
我的亲人都死了。
最后一次我拥抱他们，

---

① 一八四九年春夏之交，激战刚刚过去，瘟疫遍及全国，给匈牙利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裴多菲的父亲彼多洛维奇·伊斯特万在一八四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死于伤寒；母亲赫鲁兹·马丽亚在同年五月十七日死于霍乱。父亲逝世时，因战情紧张，裴多菲未能返回佩斯料理丧事；母亲逝世时，他正在军队里当兵。裴多菲于五月中旬在德布勒森城得知他母亲逝世的消息以后，去萨洛特村接回他的妻子和儿子，一同赶到布达佩斯，料理丧事。

把他们搂到我的颤抖的胸前；
我亲吻他们的足迹，
因为他们用心血把我养育，
他们用神圣的爱把我照料，
好象太阳的光线温暖着大地。

我的父亲啊，我的母亲啊，
为什么你们离开了我？
我知道，上帝对你们的恩赐，
只是对那漆黑的寂静的坟穴；
对你们是恩赐，对我却是诅咒。
我的可怜的心不停地颤抖，
为什么你们还以亲人的爱纠缠我呢？
你们等待什么？ 你们还爱我吗？

你们把我抛下了！
你们再也不能回来了！
你们的坟墓喝干了
我的如注的眼泪。
流吧，我的眼泪！ 流吧，你奔腾的小河！
它静静地从我的冰冷的脸上流下来了，
让你们知道：活在世间的孤儿的心里，
仍然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痛苦的火焰！

我不能长久地留在你们的坟前，

我要离开这里，走向远方。
由于你们的死亡，
我的眼泪已经流干；
别了，我亲爱的父亲母亲啊！
如果你们能感受到我内心的苦痛，
你们两颗慈爱的心在坟墓中也不能平静！
痛苦烦扰着我，使我不得安宁！

愿上帝保佑你们……
只有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我拥抱，
我拥抱他们的十字架……
十字架的两翼象是两个拥抱的臂膀，
象是我父亲和母亲伸出来的臂膀，
他们从停尸的床上伸出手来了，
最后一次拥抱他们的儿子！

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至二十日，佩斯。

死亡来临了[1]

死亡来临了，瘟疫来临了，
它从地面上把我们一扫而光；
残暴的国王从他溃烂的灵魂中，
向我们喷吐着一群群的撒旦[2]。
蔓延的瘟疫以恐怖的力量，
对我们进行最后时刻的审判！
可是，我们仍然顽强地活着，
并不惊惶失措，也没有死亡。

匈牙利还活着，祖国还生存！
从前这块土地象坟场一样寂静，
然而现在战斗的宝剑丁当击响！
每一击响都闪射出一道火星！

---

① 一八四九年一月五日，奥地利的反动军官温迪斯格雷茨率军攻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匈牙利军队经过五个月的奋战，在同年五月间重新夺了回来。本篇就是作者在匈牙利军队攻克布达佩斯以后的胜利的日子里写成的。这是诗人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首诗。

② 撒旦，即魔鬼。

人民啊！至今你自己也不知道，
你是否生存？世界早已经宣告：
你落伍了，看哪！那些先锋队
瞪着眼睛恶狠狠地向你瞧。

从前哪一个匈牙利人不觉得耻辱，
当恶运注定了他是匈牙利人？
如今有谁不感到骄傲和自豪……
当上帝注定他成为这民族的一员？
我们要珍爱那光辉灿烂的冠冕，
有时它胜过真理和所有的一切，
啊，我到哪里寻找花朵和松枝？
插在你的头上，我神圣的祖国！

祖国啊，需要你做的工作，
如今你还没有最后把它完成；
你只做了一半，然而那一半，
你要继续去做，用你的刀锋。
当你完成了这伟大的工作，
你才配得上戴起光荣的冠冕，
那时给你加冕的不是我自己，
而是全世界人民——整个人类！

前进，我的民族，你不要停下！
你怎么能够中途停止不前？

你还在半途中，你要攀上高峰，
对于通向山谷的人就更加轻便。
前进吧，前进！ 高举你的大旗！
祖国啊，整个欧洲跟着你进军，
祖国啊，现在你是全世界的将领……
鼓舞人民前进，你起着巨大作用！

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佩斯。

轻　骑　兵[1]

我是个穷苦的青年，
没有什么财产；
我的心也不是我的，
它早被我的姑娘独占。

我神圣的祖国啊，
我愿贡献我的生命，
我愿为你献出一切，
我愿为你牺牲！

强盗们玷污了
你洁白的处女身，
唉，我愿和你一起
躺进旷古的坟茔！

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索伦塔。

---

① 本篇是作者死后于一八五〇年由德布勒森地方文学杂志《秋柯诺依》发表的。

投入神圣的战争![1]

这是考验，最后的
伟大的考验：
俄国人来了，俄国人来了，
已经出现在祖国的大地上了。
最后的审判
到来了。
可是我不怕，我不是为自己，
而是为了我的祖国而战。

为什么我害怕
审判的日子来临？
只有那些举止卑劣的家伙们，
才怕得要命；
他们用尽力气攻击
匈牙利人民，

---

① 一八四九年七月中旬，沙皇派出巴斯凯维奇将军，率领俄国十四万侵略军占领了匈牙利东部和东北部地区以后，继续向布达佩斯推进，使整个匈牙利处于白色恐怖之中。诗中描写了沙皇侵略匈牙利后的一片惨景。

如今上帝以无限的愤怒
处罚他们！

祖国的全体居民们哟，
起来吧，起来！
时候到了，每一个敌人
都要偿还血债；
人们哟，
走出房屋，奔向战场，
现在整个匈牙利，
是一个庞大的军队！

没话可说，我们大家
都要奔赴战场，
在神圣的战场上获得胜利，
或者阵亡。
战争是神圣的，我们不是
为国王而战；
反对国王！为我们的自由，
为我们的上帝和祖国而战！

可恶的国王！你已经觉察到
大灾大难的来临，
你去拯救出卖给魔鬼的
你的丑恶的灵魂。

但是这场买卖是落空了，
你要相信：
上帝把你抛弃了，
魔鬼不会搭救你了。

俄国人很多，数目很大，
这有什么用？
在战场上，匈牙利人更多；
也许一百个人对付一个俄国兵，
若是我们的人数少了，
大不了也就这样。
感谢上帝！
匈牙利人，世界把我们召唤！

不要怕，我的孩子们哟，
你们不要怕，
野蛮的哥萨克兵
不会用长矛把你们屠杀；
妻子们哟，亲人们哟，
你们不要哭！
外国人的搂抱，
不会给你们带来耻辱。

父亲们哟，母亲们哟，
神圣的先父和先母，

敌人不会践踏你们的坟墓，
不会挖掘你们的骸骨；
哪怕我们的民族灭亡了，
只剩下一个人，
我们流泻的血的波涛，
将汹涌泛滥，冲上九霄！

一切对于我们都是神圣的，
一切都是危险的，
假如世界向我们进攻，
在战场上我们应该取得胜利；
假如需要千百万人去牺牲，
那末我们就牺牲！
现在还有谁吝惜自己的
鲜血和生命？

上帝哟，匈牙利人的
伟大上帝哟！
你和你的人民，
忠实的善良的人民共受苦难！
你把你的权利交付给
你的孩子们的心灵吧，
把你震惊世界的愤怒，
凝结在我们的武器上吧。

一八四九年六月二十日至三十日，佩斯。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０３６　诗选　上　［匈牙利］裴多菲　兴万生
作者＝
页数＝３０７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